

La Libro de Laŭzi

Tradukis Wang Chongfang



Lernado de Esperanto

2003. 5.

不要以为多少世纪以来在你们的国土上诞生过一些伟人就自鸣得意。那不是你们的功劳。还是思考一下，你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你们是怎样遵循他们的教导的吧。

——爱因斯坦

前言

一部奇书

你现在打开的这本书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有奇书中最奇特的一本书。它告诉我们宇宙的本源是无，也就是道，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劝告我们处事要“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它建议我们效法水的榜样，水谦卑地居于低处，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劝导我们保持柔弱，因为，譬如舌头，它总是陪伴我们一生，而牙齿则容易蛀蚀；它告诫我们最大的乐声反而听来无声响，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形迹……这一切都是荒唐之语吗？恰恰相反！如果你阅读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几乎在它的每一章中都有类似的似非而是的隽语，而这些隽语恰恰就是作者伟大智慧的所在。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研读这部书：

哲学家把这部书看作哲学典籍，从中可以汲取无穷的智慧。

统治者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研读这部书，从中可以学到治国之道。

兵家认为上篇是对军事思想的理论上的概括和认证。下篇直接论述军事战略战术，并通过总结战争规律引申出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

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道教尊奉本书作者老子为始祖并以本书为基本经典。道教徒对本书的理解与常人大相径庭。他们把这本书看作一幅太极图（一种用S形曲线平分的圆形图像，一半白色，一半黑色，表示阴阳对立面的统一，用以作道教的标志；太极是中国古代宇宙论中的概念，意为“绝对”，它被认为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

养生家和气功家认为本书讲述的是关于如何通过避免与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发生冲突和通过气功锻炼来保养身体和保持活力的方法。

中医视老子的道的理论为中医学的主要理论基础。老子关于对立统一、阴阳调和、顺从自然规律和“无为”原则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依据。

许多文学家尤其是诗人从这本书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不朽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孟浩然、苏轼、辛弃疾、马致远等大诗人的诗篇。

普通人则以极其崇敬的心情看到了这本书的玄之又玄。

……

这部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其思想的传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心理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虽然儒家哲学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本书作者老子的学说却非常受儒家学者尊重，因为很多道家思想被儒家学说所吸收，对儒家学者产生直接影响。道家学说也同样影响了佛教哲学特别是禅学的发展。老子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本书作者老子其人

就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前570—前500）向他的门徒展示通向神的毕达哥拉斯之道、印度的悉达多·乔达摩（前565—前486）向他的信徒布讲“达摩”即佛教教义的同时，在中国还有第三位受人崇敬的伟大的智者，他在深刻思考着精神世界的真理，思考着宇宙和人生。他就是老子，他的深刻思考的成果就是这本被称为《老子》或《道德经》的书。

这部书据说是春秋时（前770—前476）老子（约前571—？）所著。他生于楚国苦县（今河南省境内）厉乡曲仁里。首次提到老子其人的是以其作者（约前369—前286）名字为书名的另一部道家典籍《庄子》。在这部著作中老子被描绘成庄子的一位老师，该书还收有许多老子的言论，通常以弟子的提问导入。从这一早期的史料来源中我们可以获知老子曾做过周朝（约前1066—前265）管理档案的官员，是著名的道学大师，比同时代的孔子（前551—前479）年长20岁。《庄子》还提到老子和孔子的会见。在那次会见中老子的道学方面的教导使他的大名鼎鼎的对话者感到困惑不解和惊讶。

首次有关老子传记的较为详实的记载见于中国第一部通史（止于公元前2世纪）由司马迁（约前145—？）编著的《史记》。这部简明的历史著作可作为这一著名哲学家生平的权威性史料来源。“老子”这个名字并不是这部奇书作者的本名，而是人们送给他的尊称，意为“年老的哲人”或“年老的大师”。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他在周朝宫廷任守藏室之史。据说孔子曾到他那里向他学礼。老子看到周朝的衰落，同时也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感到厌倦，便离开宫廷向着他理想的清静世界西行。他到达过关时，守关人尹喜请他为他的学说留下一点证据，于是他便独自一人在那宁静的山口写下他唯一的一部有关道和德的著作，并把这本书送给守关人，这样他就被允许出关了。他以后发生的事情，无人知道。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假如没有守关人的请求，我们就肯定不会读到这样一部奇书。此外，该史书作者还说他是一个极其长寿的人，大约活了160多岁或者200（？）多岁。这些就是有关公元前六世纪时这位智者生平的全部史料。现代史学家除了《史记》的记载以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料。

另一种意见认为，《老子》的作者是战国（前475—前221）时代的人，《老子》一书是稍后编成的。

第三种意见是：《道德经》与其说是单独一人的作品，不如说是公元三世纪时才成书的一部集体的编著。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得到充分肯定的猜想。

道——老子哲学的核心

老子所写的这部书由81章组成，约五千字，因而它又名为《老子五千言》。它分为两部分：上篇37章，为《道经》，下篇44章，为《德经》，全书又名为《道德经》。

这部哲学著作主要论述道，即论述宇宙的本源，论述人生的和政治的原则。汉语的“道”本义为“路”，后来引申为“规律”，“原则”，“真理”等。在这本书中道被认为宇宙的本源，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生的原则。

道作为老子哲学的高度抽象的核心，是由他的宇宙论、人生论、社会论和政治论上升到本体论的睿智的概括。

老子的学说虽然古老，但也是崭新的，甚至具有现代性。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当今时代主要问题的答案。

这位年老哲人所提出的思想具有令人惊奇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明显地证明，这些思想是建立在永恒的真理之上的，因为，虽然从它们开始使人折服的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个世纪了，但是它们在当今时代仍然被看作意义最深、价值最大的一套完整的思想。

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

先秦时期，关于宇宙起源、发展、变化的核心的哲学问题是“天道观”；关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核心问题是“礼”与“法”。“天道观”已经成为所有先秦哲学家都要对它表明态度的一个问题。除了老子以外，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人都对天道观问题表示了他们的意见。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西方古代哲学所经历的差不多。西方古代哲学也是从它们的天道观开始的。古希腊哲学家探寻世界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原因，并据此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或结论；哲学家也就由此而区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不同的阵营。不但西方如此，印度古代哲学也是从它们的“天道观”开始的。先注意到“身外之物”，然后再认识自己，这可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要过程。古代哲学相当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幼年时期。儿童总是先认识外部世界，然后才认识自己。儿童开始时先认识他的保育者，即父母或其他人，随后认识生活的环境，最后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老子以前人们只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至于天的来源，无人触及这个问题。老子是一个探索天的来源的人，他赋予“道”更广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习惯上所理解的词义。他认为包括天地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来源于道。

就老子的天道观这个问题来看，老子的学说是进步的，因为它打击了“天命”的宗教迷信思想。天能赏罚，这是宗教加给天的特权。在原始社会里，神只是为人群造福，而不管赏功罚罪。赏功罚罪是有了国家以后所体现的统治者的意志。在老子的哲学里，天不具有人格，它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物，是万物中之一物：它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最根本的客观存在物，是能够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老子在他的著作中称它为“道”。

这个道是老子力图摆脱传统宗教的统治所提出的一个新的根据，它比上帝或天帝更有权威。老子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四章）但老子没有讲清楚，他提出的用以取代上帝的最高权威的道，是精神，抑是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古代已经存在，但不像现在这么清楚。古代的先觉思想家只是朦胧地探索着解决思维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的途径。那时的答案没有现在这样明确。

老子的哲学，力图使人们的思想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获得解放，他的自然无为的学说尽管说得还不够清楚，但却十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

对老子的道，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他的道是一种精神本体，这种精神本体作为最高本原独立于物质之外，因而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是客观唯心主义。另一些人则认为老子的道是处于原始状态中的混成物质，因而老子的道接近于唯物主义。老子认为万物形成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成宇宙万物后，作为存在的根据，道存在于万物之间或之中，因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虽然它存在于宇宙之中，但它不同于任何可感知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甚至是不能用言辞表达的；它只能用明喻或隐喻来描述，也只能通过直觉来认识。还有一些人认为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甚至把他的道解释为“物质的实体和它的规律”。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的唯物主义哲学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抽象思维的水平，以致在他的哲学中甚至已经有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概念。

道的主要特性

“道”这个词在老子五千言中共出现七十四次，其含义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含义表示道的各种不同特性，但从总体上看，各种含义之间又有意义上的连贯。综观《老子》，我们可以发现“道”有五种主要特性：

一. 道是处于混沌未分状态中的原始材料：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二十五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三十二章）
二．它独立于万物，总是处于运动之中：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二十五章）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
三．道是无形的东西，肉眼看不见，感官不能感知：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二十一章）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十四章）
四．它虽生长并滋养万物，但毫不居功：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二章）
五．道意味着事物的规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道的几个其他名称

因为道是不可能准确描述的，也是不可能恰当命名的，老子使用比喻或象征物来暗指它，因而道也就有了其他的名称。

一．虽然老子尽可能对道加以描述，但他还是不能确切地把它的性质说清楚，因此他对道的描述通常依赖于“无”、“无形”、“无状之状”、“夷”（看不见）、“希”（听不到）、“微”（摸不着）等诸如此类的否定词语。无是万物的开端。因为道的形状是不可见的，它也就被称为“无形”；因为这个道可以生成万物，它也被称为“有”。“无”和“有”都是用来指称道的；它们是同一个来源，只是名称不同。这是从无到有最终到万物的永恒不变的发展过程。作为万物之根的负概念的“无”这一范畴的出现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被论述，这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过程的巨大进步。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一章）

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十四章）

有生于无。（四十章）

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二．因为这种不可见的“无”（即“道”）是天地和万物的总根，因而道也就被称为“大”。

……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

夫唯大，故是不肖。（六十七章）

三．道也被称为“大象”。

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

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四．因为老子的道只是对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材料的猜想，对这种一般性的物质老子只有模糊的认识，因而他在探求过程中提出了混成物的概念。他不知道怎样给这种混成物命名，因而道也就被称为“无名”或“朴”。

道常，无名，朴。（三十二章）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三十七章）

五．老子也用比喻手法把道称为“母”、“谷神”和“玄牝”（最后这个比喻有古代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六章）

六. 此外，道也可以用“一”和“玄同”来指称。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三十九章）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
是谓玄同。（五十六章）

德——道在客观世界中的显现

如上所述，《老子》分为两部分：《道经》和《德经》。那么，本书中的“德”究竟有什么涵义呢？

在汉语中，“德”同“得”，原义为“获得”，后来引申为“道德”。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万物的性质都是从宇宙的本源获得的。在老子的哲学中“道”意味着宇宙的本源和普遍的原则，因而“德”就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具体事物从道获得的特性。德作为道的作用或功能存在于万物之中，是一种潜在的能力，例如，它可以使种子自发地转化成树木，因而德也就是不可见的道在人类活动和人的生活中的显现并可看作能够使人获得道的一种手段。具体地说，德就是在人的行为准则中显现出来的道。如果有人遵守这些准则，人就与道和谐相处，也就是与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抗拒的自然力和谐相处。道和德的关系是体与用之间的关系。道是指没有一丝一毫的人为干预的自然状态，德是指参与了人为的因素而仍然返回到自然的状态。换句话说，形而上学的道落实到人的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其所显现出的特性为人类所体验、所取法，都可以看作德的范畴。按照《老子》一书，德（也就是道）主要表现在：1）自然无为 2）虚静 3）柔弱不争。

“无为”

“无为”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常被误解为“什么事都不做”或“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按照老子的观点，宇宙万物应在没有外来意志和外力的情况下按自身的自然规律发展。任何事物本身都包含着潜在性和潜在能力，人们应该让事物顺其自然而不加人为干预。这里的“人为干预”意思是不作不必要的行动，也不任意强加逼迫。

老子的哲学常常被称为自然的哲学。它的自然性可以从老子的以下句子中看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地、天都效法其自身的自然，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因此人们就不应该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动，也不强作妄为，让事物顺其自然。老子认为，只有深刻理解“无为”的含义并遵循自然规律的人才能达到完全的成功。

在第十七章中我们也可以读到意思几乎相同的句子：“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这句话，就是对他的“自然无为”思想的形象的说明。

《老子》中的辩证法思想

春秋（前 770—前 476）末期，由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一些国家兴起，另一些国家灭亡，人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作为史官的老子，亲眼看到许多说明事物无常的事件。另一方面，他又从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中认识到自然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停地运动着的，世界的总根源就是“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的无所不在的“道”。他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二十三章）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当时重大社会变革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出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孤立的。如美丑、难易、长短、

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因此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二章）矛盾统一观念的进一步明确，意味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化。

老子概括了当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指出事物都向着它的相反的方向变去。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老子看到了这一基本规律，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老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决定了他认识世界、对待生活的态度：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

老子通过农业生产实践，看到植物的幼苗虽然柔弱，但它能从柔弱中壮大；相反，等到壮大了，反而接近死亡。他说：“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七十六章）在他看来，对待生活也应当这样，他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这就是说，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有意造成事物的强大，是违反道的原则的。因为这会促进它们早日结束生命。老子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他认为最好处在柔弱的状态，不转化为强大，就可以避免暴死的结局。他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又说“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胜生之徒。”（七十六章）而他主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他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他以此教人向柔弱的水的品质学习，因为水是柔弱的，但它可以冲决一切比它坚强的东西，所以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由于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所有这些都是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原则在生活方面的运用。他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二十八章）。在这一方面老子的辩证法代表了那些处于低下社会地位、不享有任何特权的人力图用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方式来保持自身利益的人的愿望。

对待敌人，老子主张创造一些不利于敌人的条件，使他们陷于不利地位。他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进行对敌斗争的人应该采用这套策略。

老子发现了事物转化的规律，并用来反对有意志的上帝（也就是天），这是值得称道的。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五十八章）但是老子认为在对于祸福、得失的问题上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在这样的变化和转变面前，人是显得无能为力的。如果对它们“有为”，就必然遭致失败。有所得必然有所失。为了避免转化带来的危害，他认为最好不要多藏，因为“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他说：“圣人无执故无失。”（六十四章）因为强大会导致死亡，为了避免死亡，最好不要过于强大。他看到刚强会带来挫折（“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宁肯安于柔弱；抢先会落到后面，他宁肯居后；争荣誉会招致屈辱，他宁肯不要荣誉。他要“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老子有丰富的生活和政治经验，也亲身感受到不少人，特别是统治者，是怎样由于过分的贪欲而遭到更大的失败的，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进取的精神。老子劝告人们要安于现状。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老子的辩证法还不可能正确认识量和质的关系，但确已模糊地初步触及到事物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的某些现象。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六十四章）他还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难和易，大和细，是质的不同，但从一点一滴的细小努力做起，就可以克服困难，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老子对于一定的量的积累可以引起性质变化的初步认识。老子也把这一原则应用于生活方面，他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六十四章）他还说：“多易必多难。”（六十三章）老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十分深刻的，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很精辟的。

虽然老子的辩证法中没有明确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观念，但他也指出经过发展阶段的事物比前一阶段的事物表面相似，但实质上是提高了。他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在他看来，好似空虚的充实并不是真正的空虚，好似拙的大巧并不是真正的拙，它们都是原来的质进一步提高后的新质。他还说：“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四十一章）这里的“若”字，指的是比原来阶段的质有所提高的新的质。老子有时用婴儿的朴素天真的状态来描绘有德的人，他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五十五章）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他当然不是主张人们都退回去真正当婴儿，而是希望人们最好能够像婴儿那样纯朴。

在老子以前，中国哲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哲学家像老子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世界的运动变化的规律。无论主张老子的哲学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人，都认为老子的哲学有着高度的辩证法。老子哲学中一些辩证法警句，长期流传在社会上，如“柔弱胜刚强”，“强梁者不得其死”，“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大巧若拙”，“耄耋始于足下”等，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如“大智若愚”（由“大巧若拙”衍生），“漫藏诲盗”（由“多藏必厚亡”衍生）等。所有这些警句和格言几千年来已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道和现代文明

如上所述，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不仅可以应用于古代人的生活，而且对于当今时代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很大的价值。虽然有关老子的道的研究通常主要集中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上和这些思想在人的立身处世、养身、气功甚至军事方面的应用上，但是老子的道也有着很大的不应忽视的现实性和实用价值。

现代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多元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要求老子的学说走向世界并进入现代人类活动的各个不同领域，以使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能够和人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并应用于现代科学之中。

事实上在国外人们已在广泛地阅读《老子》一书，老子的思想已经受到西方人的青睐。《老子》的外文译本在国外大量出版以及不少国外读者为这本书所倾倒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常年居住在英国的著名美籍犹太裔小提琴家梅纽因，晚年时对《道德经》一书抱有虔诚的敬意，并随身携带它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直至逝世于德国。老子的思想跨越时代、地理和文化的差异抵达梅纽因的生活，足以证明《老子》在现今时代的巨大魅力和不朽。

道学绝对不是纯学术的研究，纯学术研究必然使老子的道失去它的现实价值。值得欣喜的是，现在国内外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老子的道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内的实际应用。

在 20 世纪中期，出现了自然医学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健康是生命的自然状态。人们只有遵循一定的生命法则，才能保持健康，而不良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则能产生疾病。自然医学以使用自然存在的东西和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为基础，即合理利用空气、水、阳光、自然食品等和良好的使用诸如休息、睡眠、体操、保持卫生等自然手段以及有利于健康的其他精神因素，如希望、信仰等。这种疗法实际上是老子道的思想的应用，例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

日本著名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提出了“自然农法”的理论。他认为，科学农法是建立在多施化肥、多用农药、勤于机耕作业上的，实际上是一种浪费的农法，因为这些手段并不是真正积极的增产措施，而只是一种消极的预防减产的办法。他几十年的农业实践表明，“自然农法”不但有效，而且比“科学”农法更有好

处。

老子关于自然无为的思想也可以应用于建筑、环保、企业管理等方面。

在《老子》一书中人们可以读到不少可以应用于企业管理方面的言论，例如“善用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六十八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按照老子“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的思想，最好的管理者应该对下级谦虚，乐于助人，善于使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加以干预，从而达到最佳效益，以致于所有的下属都觉得好像没有任何管理他们的人存在。关于这方面，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章）

越来越多的当代科学家意识到，《老子》一书能够给现代甚至未来的科学以新的启迪。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老子的这种关于宇宙起源的思想已被创世大爆炸理论所证实。

美国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卡普拉博士在其《物理学之道》一书中写道：“中国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新理论的一个哲学框架，中国哲学中的‘道’暗示着‘场’的概念，而且在‘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之间也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澍曾谈到老子思想对现代科学家的影响：

“他们（老子和庄子）论证说，脱离了自然界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而且人对自然界的抵抗力是小的可怜的。……

“在成年初期，我非常厌恶关于人的无能的理论以及关于人应当自愿顺从自然界的想法。那时我尽大努力通过勤奋学习获取科学知识，以便我将来有能力征服自然。

“然而，随着原子弹的出现，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我们在原始的自然界面前不再感到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现在不得不担忧人类会不会沉没到科学文明这种人造的第二自然中去。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五章）的断言获得了新的和威胁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天地”看作包括第自然界在内的自然界，并把人类本身看作‘万物’的一部分的话。

“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预见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更确切地说，老子当时就发现了一种形势，这种形势虽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但事实上二者却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下了《老子》这部奇书。不管怎么说，人们总是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的时代，老子怎么会向从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

老子是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不仅能够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或实质，不仅能够看到正面，而且看到反面。在我们这个科学高度发达、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当今时代，许多人不但不感到满足，反而感到精神空虚、生活无聊。满足贪得无厌的物欲导致了更激烈的竞争和环境的破坏，以致生态失去平衡，甚至人类唯一的住所地球也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面对现代科学文明如此不利的影 响，我们确实需要认真读一读《老子》并从中获得有益的教诲，以便我们能够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

通向永恒之路

冥冥宇宙中的奥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当今时代，人类能够知道的又有多少？然而道却可以作为人类开启自然界所有奥秘的金钥匙。认识了道的特性，人们就可以了解阴阳的互变，可以知道万物体内中空的妙用，可以明白人类的来源和归宿，可以倾听无声之声，可以看见无形的“大象”，可以感觉大地的呼吸……

大道之中包涵着自然界一切事物发展的变化的规律，人类若能掌握大道，大自然便将呈现一个崭新的世界。科学只有遵循大道，才是真科学。譬如，如果人体仅仅分离为细胞，则

人与无精神的禽兽何异？此即为伪科学。研究人，必先以精神为本，人若没有精神，就不称其为人。而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纯属研究人类对外界事物的机械反映而已，丝毫不涉及人类心灵奥秘的千变万化。物理学的研究，比起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则更必须以道为本。例如相对论稍合道的特性，便已重写了物理学的历史。爱因斯坦耗费后半生试图创立的想像中的“统一场”论之所以壮丽神奇，正是因为它已涉及了道的本质。如果这一尝试得以成功，宇宙中的各种作用力都将统一于一个特殊的“统一场”中，那时宇宙万物就将统一于这个有道行于其中的巨大的“场”中。如果人类掌握了这个“场”，就肯定会成为大自然的真正的主人。

在当今时代现代科学已经被证明在许多自然现象和自然奥秘面前无能为力。人类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改变对自身和对自然界认识的思想观念并寻求摆脱实验科学的机械性的新途径。在这一方面，爱因斯坦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1936年爱因斯坦接到一封纽约一所学校一个学生的来信。孩子问他，科学家是否也向上帝祈祷，如果祈祷，他们祈求些什么？

爱因斯坦经过考虑，郑重地作了如下回答：

“科学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之上的，即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人类的行为也是如此。因此，很难相信一个科学家只要向超越于自然之上的上帝祷告一番，就能影响事物。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些自然规律的认识非常不完善和非常零碎；因此我相信自然界存在一种普遍的根本规律，这种观点本身也是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的。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已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信念是站得住脚的。

“任何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显示出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同一些幼稚的人对宗教的笃信实在是大不相同的。”（《致一位询问科学家是否也祈祷的男孩子的信》1936年1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42-601）

这才是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坦诚的胸怀！不知爱因斯坦是否知道，在2000多年前的东方曾经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而他自己的这番话竟然与那位智者的话如此不谋而合。毫无疑问，爱因斯坦在信中所提到的那种“普遍的根本规律”只有老子的道与之相比拟。而老子在论及道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与爱因斯坦表达他宗教式情感所用的语言又是多么的相似。爱因斯坦断言存在的那种精神，便是时空中永恒的真理，也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大道，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解释。

爱因斯坦虽然未必知道老子和他的道学，但他却从另一途径无意中接近了老子的道，因此他成了一位科学巨人。同时，也正是因为爱因斯坦并未能够深入研究老子的学问，所以，当他触及那“普遍的根本规律”时，他便感到困惑；在他生命结束时，他为自己未能成就的统一场论的研究感到莫大的遗恨……

道永远在无限的时空中放射着它柔和的光辉，在这柔光的后面蕴含着宇宙自然中所有的奥秘。只要有人能接近它，依附它，便会有奇迹发生。

当老子经过无数岁月的探寻和思索而终于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他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言辞来说明这个真理，最后他以“道”作它的名称，意即通向永恒之路。

《老子》的外文译本

虽然这部书已被中国人研读了约两千五百年，但西方人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阅读它的译本。可靠的资料表明，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1842年巴黎出版的斯坦尼斯拉斯·朱里安的《老

子道德经》法文本。1870年莱比锡出版了由维克多·施特劳斯翻译的该书的第一个德文译本。1921年出版的卫礼贤《老子道德经》，一般认为是十分忠实于原文的德文译本。在俄国，托尔斯泰把《道德经》由德文转译成俄文。《道德经》的第一部英文译本是由鲍尔弗翻译，于1884年在伦敦出版的，从那时起先后已有数十种英译本问世。如此多的《道德经》译本在西方的出现和已有译本的多次重印反映了这部著作在国外的普及。很难说出这部书的外文译本的确切的数目，很可能已达一百多种。据说，在西方《道德经》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这无疑证明了，老子的深邃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关于这本书的世界语译本

作为中国人，我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而感到自豪。我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从童年起我就一直热爱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先秦至汉初的诸子的智慧，尤其喜爱老子和庄子。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的智慧不仅属于中国人，而且也属于全人类。这就是我不畏困难敢于着手翻译这部极有价值的著作的缘由。

在我把这部书译成世界语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第一，是汉语和世界语结构间的差异；第二，是两种文化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世界语通常被看作是西方文化的语言）之间的差异；第三，是原文的古奥难懂，由于原文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成书，因而书中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古语和含义模糊的词语；第四，同时也是困难中最大的，是原文内容的艰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所有古代典籍中《老子》是最难读懂的一本书，因为，一方面它论述的是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它是用十分简约含混的文体写成的，因此，它对普通读者从来就是十分难懂的，即使是非专业的学者，如果不查阅可靠的词书和参阅带有足够注释和评论的本书的各种版本，也是看不懂的。

由于这部著作是用文体高雅的散文诗的形式写成的，因此要在译文中完全保存原文的内容同时又保存原文的优美的形式，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认为，如果译者把同样的注意力同时放在形式和内容上，势必要丢失一些内容的细节。《老子》是哲学著作，而不是纯文学的作品：它的价值主要在于深奥的哲学内涵，因而译者的任务首先是传达原文的思想。因此，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遵循了以下原则：第一，我力求尽最大可能用流畅的世界语传达出原文的全部内容，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它的艺术价值；如果在一些场合下这样的努力不能奏效，我就不得不牺牲形式以保留内容。第二，在外国读者能够读懂的前提下，我采用直译；在可能产生误解的情况下，我就采用意译。有时同样的概念或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采用不同的译法，例如，汉语的“无为”译成“senagado”，“nĕnia agado”，“ne agi”和“fari nenion”。在按句翻译不足以表达句意的场合，则采用解释性的译法。第三，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我在每章的译文前加上简短的提要并在难懂的地方加上注释。

《老子》有许多不同版本，其中主要有马王堆汉墓《老子》、东汉（公元25—220）河上公《老子章句》和魏（公元220—265）王弼《道德经注》。我的译文以《道德经注》为主要依据（我认为这一版本比较可靠），并参考《老子章句》。

为了更确切地理解原文并用世界语把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我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了这部著作的各种现代汉语译注的版本和许多英文和法文的译本，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请求读者原谅，由于我个人的能力有限，译文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当和错误之处。然而，如果读者认为这本书值得阅读，那不是我的功劳：是作者的伟大智慧给与这部书以不可抗拒的魅力。

Ne fieru pri tio, ke grandaj saĝuloj naskiĝis en via lando dum la pasintaj jarcentoj. Tio ne estas via kontribuo. Pripensu nur, kiel vi traktas ilin kaj kiel vi sekvas iliajn instruojn.

— A. Ejnstejn

Antaŭparolo

Libro Strangeĝa

La libro, kiun vi nun malfermas, estas libro la plej mirinda el la mirindaj libroj en Ĉinio de la praantikveco ĝis la nuna tempo. Ĝi diras al ni, ke la origino de la universo estas la neekzisto, nome la Taŭo, kiu estas ĉieesta, ĉioampla kaj ĉiopova; ĝi konsilas al ni, ke ni restu en “senagado”, kaj tiam nenio restos nefarita; ĝi rekomendas al ni, ke ni sekvu la ekzemplon de la akvo, kiu humile loĝas en malaltaj lokoj, nutras ĉiujn estaĵojn, kaj konkuras kontraŭ nenio; ĝi admonas nin, ke ni estu molaj kaj malfortaj, ĉar, ekzemple, la lango ĉiam akompanas nin dum nia vivo, dum la dentoj facile kariigas; ĝi instruas al ni, ke la plej granda muziko havas apenaŭ sonon, kaj la plej granda bildo estas senforma ... Ĉu absurda estas ĉio ĉi tio? Tute male! Se vi legos tiun ĉi strangegan libron, vi povos trovi similajn paradoksojn preskaŭ en ĉiu ĝia ĉapitro, kaj ĝuste en ili kuŝas la granda saĝeco de la aŭtoro.

De la antikveco ĝis la nuna tempo tiu ĉi libro ĉiam estas legata kaj studata el diversaj anguloj:

La filozofoj rigardas la libron kiel filozofian klasikaĵon, el kiu ili povas ĉerpi senfinan saĝecon.

La registoj studas la libron el la angulo de la arto de regado kaj lernas el ĝi la arton de la regado.

La militistoj pensas, ke la unua parto de la libro estas la ĝeneraligo de primilitaj pensoj kaj la demonstro de tiaj pensoj. La dua parto rekte pritraktas militajn strategion kaj taktikojn, eltiras kaj starigas konceptojn pri la socia historio kaj la homa vivo per resumado de la militaj leĝoj.

La taŭisma religio, kiu estas indiĝena religio de Ĉinio, adoras Laŭzi, la aŭtoron de tiu ĉi libro, kiel sian fondinton kaj rigardas la libron kiel sian fundamentan sanktan skribon. La kompreno de la taŭistoj estas tre diferenca de la kutima. Ili rigardas ĝin kiel Bildon de Tajĝji-o (bildo konsistanta el S-forma kurba linio duoniganta cirklon, el kiu unu duono estas blanka kaj la alia nigra, kiu estas la simbolo de taŭismo; Tajĝji-o estas la Absoluto en la antikva ĉina kosmologio, prezentata kiel primara fonto de ĉiuj kreitaĵoj).

La praktikantoj de sanokonservado aŭ spirekzercado opinias, ke la libro pritraktas la manieron, kiel oni povas konservi sian sanon aŭ siajn vitalajn fortojn per evito de konflikto kun la neŝanĝeblaj leĝoj de la naturo aŭ per spirekzercoj.

La ĉinmedicinaj kuracistoj rigardas la teorion de Laŭzi pri la Taŭo kiel la ĉefan teorion bazon de la ĉina medicino. La Laŭzi-aj ideoj pri la unueco de kontraŭoj, pri la akordo de *jin*-o kaj *jang*-o kaj pri la sekvado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de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estas la apogo por la disvolviĝo de la tradicia ĉina medicino.

Multaj beletristoj, precipe poetoj, ĉerpis inspirojn el tiu ĉi libro kaj verkis senmortajn literaturajn verkojn, interalie la poemojn de Qu Yuan, Tao Yuanming, Li Bai, Wang Wei, Meng Haoran,

Su Shi, Xin Qiji, Ma Zhiyuan kaj aliaj grandaj poetoj.

La ordinaruloj vidas kun granda admiro en la libro misterojn sur misteroj.

.....

Tiu ĉi libro estas la unua verko kun kompleta kaj ampleksa filozofia sistemo en la historio de la ĉina filozofio. La disvastiĝo de ĝia penso havas profundan influon sur la penso kaj psikologio de la ĉina nacio. En la plurmiljara ĉina tradicia kulturo, kvankam la konfuceana filozofio ĉiam okupis superregantan pozicion, tamen la doktrino de Laŭzi, la aŭtoro de tiu ĉi libro, ĝuis grandan respekton de konfuceanoj, tiom pli, ke en multaj okazoj la ideoj de la Taŭista Skolo esti asimilitaj de la konfuceanismo kaj tiel faras influon rekte sur la konfuceanojn. La taŭisma doktrino same influis ankaŭ la disvolviĝon de la filozofio de budhismo, precipe tiun de la ĉina zeno. La penso de Laŭzi, kune kun la penso de Konfuceo, formas la ĉeffluon de la ĉina tradicia kulturo.

Kiu Estis Laŭzi, la Aŭtoro de la Libro?

En la sama tempo, kiam Pitagoro (ĉ. 570—500 a.K.), en la antikva Grekio, malvolvis al siaj disĉiploj la Pitagoran Vojon al Dio, kaj Sidarto Gotamo (565—486 a.K.), en Hindio, predikis pri sia Darma aŭ la doktrino de la budhismo al siaj adeptoj, ekzistis en Ĉinio tria granda saĝulo respektinda, kiu profunde pensis pri spirita vero, pri la universo kaj la homa vivo. Li estis Laŭzi, kaj la frukto de liaj profundaj meditoj estas la libro titolita *La Libro de Laŭzi* aŭ *Dao De Jing* (Klasikaĵo pri la Taŭo kaj Ĝia Virto).

Laŭdire la libro estis verkita de Laŭzi (ĉ. 571 a.K.—?), kiu vivis en la fino de la Periodo de Printempo kaj Aŭtuno (770—476 a.K.). Li naskiĝis en Quren-vilaĝo, Li-distrikto, Ku-gubernio (en la nuna Henan-provinco) en Chu-regno. La unua mencio pri Laŭzi estas trovebla en alia taŭisma klasikaĵo *Ĝŭangzi*, tiel nomita laŭ la nomo de ĝia aŭtoro (ĉ.369—286 a.K.). En tiu ĉi verko Laŭzi estas priskribita kiel unu el la instruistoj de Ĝŭangzi, kaj la sama libro enhavas ankaŭ multajn el la paroloj de Laŭzi, ĝenerale enkondukitaj per la demandoj de iu disĉiplo. El tiu ĉi frua fonto oni estas informita pri tio, ke Laŭzi, kuratoro de arkivoj ĉe la kortego de Zhou-dinastio (ĉ. 1066—256 a.K.) kaj renoma taŭisma majstro, estis je 20 jaroj pli aĝa samtempulo de Konfuceo (551—479 a.K.). *La Libro de Ĝŭangzi* mencias ankaŭ la renkontiĝon de Laŭzi kun Konfuceo, ĉe kiu la taŭismaj instruoj de Laŭzi konfuzis kaj surprizis lian faman kunparolanton.

La unua relative detala biografia registro pri Laŭzi troviĝas en *Registroj de la Historiografo* (*Shi Ji*), ĉina unua universala historio (ĝis la 2-a jarcento a.K.) kompilita de Sima Qian (ĉ. 145-? a.K.). Tiu ĉi konciza historia verko servas kiel la klasika fonto pri la vivo de tiu ĉi filozofo. La nomo “Laŭzi” ne estas la propra nomo de la aŭtoro de la strangegega libro, sed lia alnomo, kiu signifas “la Maljuna Filozofo” aŭ “la Maljuna Majstro”. La familinomo de Laŭzi estas Li, lia persona nomo estas Er, kaj Dan estas lia adoltiĝa nomo. Li tenis la oficon de arkivisto ĉe la kortego de Zhou-dinastio. Laŭdire Konfuceo iam venis al li por peti de li instruojn pri rito aŭ deco. Vidante la dekadencan de Zhou-dinastio kaj sentante sin laca de la maljusteco de la socio, Laŭzi forlasis la kortegon kaj sin direktis okcidenten al sia ideala Paradizo de Paco. Kiam li atingis la landliman pasejon, Yin Xi, la gardisto de la pasejo, petis, ke li postlasu ian atestaĵon pri liaj instruoj, kaj li, tie en la izoliteco kaj kvieteco de la montopasejo, skribis sian ununuran verkon pri la Taŭo kaj ĝia Virto, kiun li donacis al la pesejogardisto, kaj tiel li estis permesita trairi la pasejon, kaj ĉio, kio poste fariĝis al li, estas konata al neniuj. El tio oni povas imagi, ke sen la peto de la pesejogardisto ni certe neniel povus legi tian mirindan libron. Krome, la historiografo atribuas al

li ankaŭ esceptan longvivecon, asertante, ke li vivis pli ol 160 aŭ pli ol 200 jarojn (?). Jen la tuto de la informoj pri la vivo de la saĝulo de la sesa jarcento antaŭ nia erao. Modernaj historiistoj havas preskaŭ nenion por aldoni al la registro de *Shi Ji*.

Alia opinio estas, ke la aŭtoro de *La Libro de Laŭzi* vivis dum la Periodo de Militantaj Regnoj (475-221 a.K.) kaj *La Libro de Laŭzi* estis kompilita iom pli poste.

La tria opinio estas, ke la libro *Dao De Jing* estas pli kompilaĵo de kolektivo ol verko de unu sola aŭtoro, kompilaĵo, kiu atingis sian definitivan formon nur en la 3-a jarcento p.K. Sed tio estas nur supozo ne sufiĉe konfirmita.

El la tri suprediritaj opinioj la unua estas universale akceptita kaj *La Libro de Laŭzi*, kiu, kun ĉiuj siaj ĉarmoj kaj enigmoj, servas kiel la fundamenta kaj sankta teksto de la filozofio de la Taŭisma Skolo.

La Taŭo — la Kerno de la Filozfio de Laŭzi

La libro, kiun verkis Laŭzi, konsistas el 81 mallongaj ĉapitroj kaj enhavas entute nur ĉ. 5,000 ideografiaĵojn, el kiu fakto devenas ĝia ankoraŭ alia titolo: *Kvinmil Ideografiaĵoj de Laŭzi*. Ĝi estas dividita en du partojn: la unuaj 37 ĉapitroj estas *Dao Jing* (Klasikaĵo pri la Taŭo), la ceteraj 44 ĉapitroj estas *De Jing* (Klasikaĵo pri la Virto), sekve la titolo de la tuta libro estas *Dao De Jing* (Klasikaĵo pri la Taŭo kaj Ĝia Virto).

Tiu ĉi filozofia verko traktas ĉefe pri la Taŭo, t.e. pri la origino de la universo, pri la principoj de la homa vivo kaj la politiko. En la ĉina lingvo la vorto “*Dao*” (la Taŭo) proprasence signifas “vojon”, kaj poste, per sencoplivastigo, ĝi ricevis ankaŭ la signifojn “leĝo”, “principo”, “vero” ktp. En la libro la Taŭo estas rigardata kiel la origino de la universo, la universala leĝo de la naturo kaj la principo de la homa vivo.

La Taŭo, kiel la metafizika kerno de la filozofio de Laŭzi, devenas de lia sagaca ĝeneraligo de liaj pensoj pri la universo, la homa vivo, socio kaj politiko en ontologion.

La instruoj de Laŭzi, kvankam tiel antikvaj, estas ankaŭ tre novaj kaj eĉ modernaj. En lia verko oni povas trovi solvojn de preskaŭ ĉiuj ĉefaj problemoj de la nuna tempo.

La mirinda freŝeco de la ideoj prezentitaj de la Maljuna Filozofo estas frapanta atesto, ke ili ja estas fonditaj sur eterna vero: ĉar, kvankam dudek kvin jarcentoj jam forpasis post kiam ili komencis rave teni la homajn mensojn, tamen ili estas ankoraŭ rigardataj nuntempe kiel kolekto da pensoj de plej profunda signifo kaj plej granda valoro.

La Taŭo Kiel la Origino de Ĉiuj Estaĵoj en la Universo

En la antaŭ-Qin-dinastia epoko la esenca filozofia demando koncernanta la originon, evoluon kaj ŝanĝiĝadon de la universo estas la koncepto pri la “Taŭo de la Ĉielo”, dum la esenca demando koncernanta sociajn kaj politikajn aferojn estas “deco” kaj “leĝo”. La koncepto pri la “Taŭo de la Ĉielo” fariĝis demando, kiu postulis, ke ĉiuj antaŭ-Qin-dinastiaj filozofoj deklaru siajn opiniojn pri ĝi. Krom Laŭzi, ankaŭ Konfuceo, Mozi, Mengzi, Ĝuangzi, Ŝjunzi ktp. esprimis siajn opiniojn pri la “Taŭo de la Ĉielo”. La ĉina filozofio evoluis laŭ vojo simila al tiu de la antikva Okcidenta filozofio. Ankaŭ la Okcidentaj filozofoj komencis sian pensadon per sia koncepto pri providenco. Klasikaj grekaj filozofoj esploris la kaŭzon de la estiĝo, disvolviĝo kaj ŝanĝiĝado de aferoj kaj per tio faris diversajn interpretojn kaj konkludojn; sekve la filozofoj estis

dividitaj en du malsamajn tendarojn — materiismon kaj ideismo. Tio okazis ne nur al la Okcidento, sed ankaŭ al Hindio, en kiu la unua grava demando, kiun la hindaj antikvaj filozofoj alfrontis, estis la koncepto pri la providenco. Doni atenton unue al “la aferoj ekster la korpo” kaj poste ekkoni sin mem probable estas la nepra procezo por la konado de la mondo fare de la homaro. La antikva filozofio respondas al la infanaĝo de la homo en lia konado de la mondo. La infano ĉiam unue ekkonas la eksteran mondon kaj poste sin mem. Ĝi komence ekkonas siajn prizorgantojn, gepatrojn aŭ aliajn, poste la medion, en kiu ĝi vivas, kaj laste ekhavas konscion pri si mem. En Ĉinio, en la tempo antaŭa al Laŭzi, oni atribuis la originon de ĉiuj estaĵoj nur al la Ĉielo, kaj koncerne la originon de la Ĉielo, neniu tuŝis la demandon. Laŭzi la unua esploris la originon de la Ĉielo kaj donis al la vorto “Taŭo” signifon pli vastan kaj iagrade diferencon de tiu de la vorto kutime komprenata. Laŭ li ĉio en la universo, inkluzive la Ĉielon kaj la Teron, senescepte devenas de la Taŭo.

Juĝate laŭ sia koncepto pri la “Taŭo de la Ĉielo”, la doktrino de Laŭzi estas progresema, ĉar ĝi donas baton al la religia kaj superstiĉa ideo pri “la volo de la Ĉielo”. Ke la Ĉielo povas rekompenci aŭ puni homojn, tio estas privilegio atribuita de religioj al la Ĉielo. En la primitiva socio, Dio zorgis nur pri la bono de la popolo, ne pri la rekompencado aŭ punado. Rekompencado al merituloj kaj punado al krimuloj enkorpiĝis la volon de la regantoj post la apero de la ŝtato. E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la Ĉielo ne havas personecon, kaj ĝi estas nur ia estaĵo en natura stato kaj staras inter ĉiuj aliaj estaĵoj: ĝi estas nenio alia ol objektiva ekzistaĵo, plej fundamenta ekzistaĵo, la pramaterio povanta formi ĉiujn estaĵojn, kiu, kiel Laŭzi ĝin nomas en sia verko, estas la “Taŭo”.

La Taŭo estas nova bazo, sur kiu Laŭzi penis sin apogi por rompi kun la superrego de tradicia religio; ĝi estas pli aŭtoritata, ol Dio aŭ la Sinjoro de la Ĉielo. Laŭzi diris, ke “Mi ne scias, de kio ĝi naskiĝis, / Sed ŝajnas, ke ĝi ekestis jam antaŭ ol la Sinjoro de la Ĉielo.” (ĉap. 4) Sed Laŭzi ne precize klarigis, ĉu la Taŭo, kiun li elmetas por anstataŭigi la plej altan povon de Dio, estas la spirito aŭ la materio. La demando pri la rilato inter la penso kaj la esto jam ekzistis en la antikveco, sed ĝi ne estis tiel klare perceptata, kiel nun. Antikvaj progresemaĵoj nur palpulis sian vojon al la demando: el la penso kaj la esto, kiu estas la unua. La tiama respondo ne estas tiel evidenta, kiel en la nuna tempo.

La filozofio de Laŭzi penas liberigi la homojn el la katenoj de religio kaj teologio. Lia teorio pri la sekvado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pri la “senagado” multe kontribuas al la disvolviĝo de materiismo malgraŭ sia certagrade neklareco.

Pri la interpreto de la Taŭo de Laŭzi oni de ĉiam havas malsamajn opiniojn. Iuj opinias, ke lia Taŭo estas spiriteca noumeno, kiu, kiel la plej alta principo, ekzistas sendepende de la materio, kaj ke la teorio de Laŭzi pri la Taŭo estas objektiva ideismo. Aliaj asertas, ke la Taŭo de Laŭzi estas nedisigeble tuteca materia maso en la primitiva stato kaj tial la teorio de Laŭzi pri la Taŭo estas proksima al materiismo. Laŭ Laŭzi, la procezo de la estiĝado de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estas la jena: “La Taŭo naskas la Unuon (ion unuecan), / La Unuo naskas la Duon (du kontraŭajn aspektojn), / la Duo naskas la Trion (alion), / La Trio produktas miriadojn da estaĵoj. /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entenas en si la *jin*-on kaj la *jang*-on kiel du kontraŭajn fortojn, / Kiuj estas unuecigitaj en harmonion per nevidebla spiro.” (ĉap. 42) Estiginte ĉiujn estaĵojn de la universo, la Taŭo ekzistas inter kaj en ili kiel ilia ekzistkialo, kaj tial la Taŭo estas ĉieesta kaj ĉioamplaksa. Kvankam ĝi ekzistas en la universo, tamen ĝi, diferenca de ĉio sensebla, estas nevidebla, neaŭdebla, nepalpebla kaj eĉ neesprimebla per vortoj; ĝi estas priskribebla nur per komparoj kaj metaforoj kaj konebla nur per intuicio. Ankoraŭ aliaj opinias, ke la filozofio de Laŭzi estas

materiisma, eĉ interpretas lian Taŭon kiel “La substancon de materio kaj ĝian leĝon”. Laŭ ili la materiisma filozofio de Laŭzi jam atingis tiel altan nivelon de abstrakta pensado, ke en ĝi troviĝas eĉ tia koncepto pri “materio” en ĝeneraleco.

La Ĉefaj Ecoj de la Taŭo

La vorto “Taŭo” estas menciita en la 5.000-ideografiaĵa libro de Laŭzi entute 74 fojojn kun diversaj nuancoj de signifo, sed, ĝenerale, ni povas vidi, ke ekzistas interligiteco en tiuj ĉi malsamaj signifonuancoj, kiuj indikas la diversajn ecojn de la Taŭo. Traleginte *La Libron de Laŭzi*, ni povas trovi, ke la Taŭo havas la jenajn kvin ĉefajn ecojn:

1. La Taŭo estas pramaterio en intermiksiĝa primitiva stato (ĥaoso):

Ekzistas io intermiksiĝa kaj nedisigeble tuteca / Kio estiĝis antaŭ ol la Ĉielo kaj la Tero. / ... / Ĝi povas esti rigardata kiel la Patrino de ĉio sub la Ĉielo. (ĉap. 25)

La Taŭo estas eterna, sennoma kaj simpla. / Kvankam ŝajne malgranda, ĝi povas esti subigita al nenio sub la Ĉielo. (ĉap. 32)

2. Ĝi estas sendependa de ĉiuj aliaj ekzistaĵoj kaj ĉiam estas en movado:

Ĝi dependas de nenio kaj neniam sin ŝanĝas, / Ĝi cirkle iradas ĉie kaj neniam haltas. (ĉap.25)

Ĝi estas senfine granda kaj iradas konstante; / Iradi konstante signifas atingi foren; / Atingi foren signifas reveni al la origino. (ĉap.25)

3. La Taŭo estas io senforma kaj sekve estas nevidebla por la homaj okuloj kaj neperceptebla por la homaj sensorganoj:

La io, kiu estas nomata Taŭo, / Havas nenian difinitan formon. (ĉap.21)

Tio estas nomata la senforma formo, / La senkorpa bildo. / Tio estas nomata la Nepalpebla kaj Neperceptebla. (ĉap.14)

Oni rigardas ĝin kaj ĝi ne estas vidata: / Ĝi estas nomata la Nevidebla. / Oni aŭskultas ĝin kaj ĝi ne estas aŭdata: / Ĝi estas nomata la Neaŭdebla. / Oni penas palpi ĝin kaj ĝi ne estas tuŝata: / Ĝi estas nomata la Nepalpebla. (ĉap. 14)

4. Kvankam ĝi naskas kaj nutras ĉion, tamen ĝi estas tute ne pretendema:

Ĉiuj estaĵoj ŝuldas al ĝi sian ekziston sen ricevi ian ajn rifuzon de ĝi. / Kiam ĝia laboro estas plenumita, ĝi ne atribuas al si la meriton; / Ĝi nutras ĉiujn estaĵojn, sed ĝi ne pretendas esti ilia mastro. (ĉap.34)

Li (la Saĝulo, nome la portanto de la Taŭo) nutras ilin (ĉiujn estaĵojn) sen pretendi esti ilia posedanto, / Akcelas ilin sen atribui al si la kontribuon. (ĉap. 2)

5. La Taŭo signifas la leĝon de la aferoj:

La Taŭo de la Ĉielo estas / Malpliigi la eksceson por pliigi la nesufiĉon. / Sed la Taŭo de la homoj estas male— / Ĝi forprenas de tiuj, kiuj ne havas sufiĉon, por doni al tiuj, kiuj havas superabundon. (ĉap.77)

Kelkaj Aliaj Nomoj de la Taŭo

Ĉar la Taŭo ne estas precize priskribebla, nek adekvate nomebla, tial Laŭzi ofte aludas la Taŭon per metaforoj aŭ simboloj, kaj sekve la Taŭo ricevis ankaŭ aliajn nomojn. Jen la ĉefaj el ili.

1. Kvankam Laŭzi kiom eble priskribis la Taŭon, tamen li ne sukcesis precize klarigi ĝian

tutan karakteron; tial lia priskribo de la Taŭo sin apogas kutime sur tiaj negativaj vortoj, kiel “neekzisto”, “senforma”, “la senforma formo”, “la Nevidebla”, “la Neaŭdebla”, “la Nepalpebla”, ktp. La neekzisto estas la komenco de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Ĉar la formo de la Taŭo estas nevidebla, ĝi estas nomata ankaŭ “senforma”; kaj ĉar tiu ĉi Taŭo povas esti la miriadojn da estaĵoj, ĝi estas nomata ankaŭ la ekzisto. La neekzisto kaj la ekzisto ambaŭ estas uzataj por aludi la Taŭon; ili estas de la sama origino nur kun malsamaj nomoj. Tio estas konstanta procezo de la disvolviĝado de la neekzisto al la ekzisto kaj fine al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La apero de la kategorio “neekzisto”, kiu, kiel la negativa koncepto pri la radiko de ĉiuj estaĵoj, estis unufoje pritraktata en la historio de la ĉina filozofio, markas grandan progreson en la konado de la mondo fare de la homaro.

La neekzisto estas la origino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 La ekzisto estas la patrino de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 ... / Tiuj ĉi du havas la saman originon kaj malsamajn nomojn. (ĉap. 1)

Senfina kaj senlima, ĝi estas apenaŭ nomebla / Kaj esence devenas de la neekzisto. (ĉap.14)

Kaj la ekzisto mem estas la produkto de la neekzisto. (ĉap. 40)

La plej granda bildo estas senforma. (ĉap.41)

2. Ĉar tiu ĉi nevidebla “neekzisto”, nome “la Taŭo”, estas la ĝenerala radiko de la Ĉielo, la Tero kaj ĉiuj estaĵoj, tial ĝi estas nomata ankaŭ “la Granda”.

... / Kaj neadekvate kvalifikas ĝin per “granda”. (ĉap. 25)

Ĝuste ĉar ĝi estas granda, / Ĝi ne estas kiel io ajn konkreta. (ĉap. 67)

3. Ĝi estas alinomata ankaŭ “granda bildo”.

Firme tenu vin je la granda bildo (la Taŭo), / Kaj ĉiuj sub la Ĉielo al vi iros. (ĉap. 35)

La plej granda bildo estas senforma. (ĉap. 41)

4. Ĉar la Taŭo de Laŭzi estas nur supozo pri la pramaterio, kiu formas ĉiujn estaĵojn, kaj Laŭzi havis nur nebulan komprenon pri materio en ĝeneraleco, tial li elmetis la koncepton pri la io intermiksiĝa en sia filozofiado. Li ne sciis, kiel nomi la intermiksiĝan aĵon, kaj sekve ĝi estas nomata “la sennoma” aŭ “simpleco”.

La Taŭo estas eterna, sennoma kaj simpla. (ĉap.32)

Mi bridus ilin per la sennoma simpleco. (ĉap.37)

5. Laŭzi ankaŭ metafore alinomas la Taŭon “la Patrino”, “la Spirito de la Valo” kaj “la Mistera Femalo” (tiu ĉi lasta estas la postsigno de la antikva kulto al virina seksorgano kiel fekundeco).

Mi sola estas diferenca de ili ĉiuj, / Ĉar mi estas nutrata de la Patrino, la Taŭo. (ĉap. 20)

La Spirito de la Valo neniam mortas. / Ĝi estas nomata la Mistera Femalo. / La pordo de la Mistera Femalo / Estas la radiko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ĉap.6)

6. Krome la Taŭo estas aludataj ankaŭ per “la Unuo” aŭ “la Praa Unuo” kaj “la Perfekta Harmonio”.

La Ĉielo, atinginte la Unuon, fariĝis klara; / La Tero, atingitne la Unuon, fariĝis firma. (ĉap. 39)

Tial la Saĝulo tenas sin je la Praa Unuo, la Taŭo. (ĉap. 22)

Ĉio ĉi tio povas esti nomata “la perfekta harmonio”. (ĉap. 56)

La Virto — la Manifestiĝo de la Taŭo en la Objektiva Mondo

Kiel supre dirite, *La Libro de Laŭzi* estas dividita en du partojn: *Dao Jing* (Klasikaĵon pri la Taŭo) kaj *De Jing* (Klasikaĵon pri la Virto). Kion do la Virto signifas en la libro?

En la ĉina lingvo la origina signifo de la vorto *De* estas “akiri”, kaj poste, per sencoplivastigo, ĝi ricevis ankaŭ la signifon “virto”. Laŭ ĉinaj antikvaj filozofoj, la propreco de ĉiu ekzistaĵo estas akirita el la origino de la mondo. E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la Taŭo signifas la originon de la universo kaj la universalan principon, kaj la Virto nature signifas la econ de la konkreta estaĵo akiritan el la Taŭo. Kiel la aktiveco aŭ la funkcio de la Taŭo, la Virto troviĝas en ĉiuj estaĵoj kaj estas la latentaj povoj, kiu povas transformi, kiel ekzemple, la semon en arbon kun nenia peno de la flanko de la semo. La Virto do estas ankaŭ la manifestiĝo de la nevidebla Taŭo en la homaj aktivecoj kaj en la homa vivo, kaj estas konsiderata kiel la rimedo ebliganta al homoj atingi la Taŭon. Konkrete dirite, la Virto estas la Taŭo manifestiĝanta en la homaj kondutreguloj. Se oni sekvas tiujn regulojn, oni tiam vivas en harmonio kun la Taŭo, t.e. kun la fortoj de la naturo, kiuj ĉiaokaze estas nerezisteblaj. La rilato inter la Taŭo kaj la Virto estas kvazaŭ tiu inter korpo kaj ĝia funkcio. La Taŭo aludas naturan staton sen ajna signo de homa interveno, dum la Virto aludas la revenon al la natura stato kun homaj aktivecoj inkluzivitaj. Alivorte, kiam la metafizika Taŭo estas aplikata al la homa socia vivo, ĝiaj manifestiĝantaj katakterizaĵoj spertataj kaj sekvataj de la homoj estas rigardataj en la amplekso de la Virto. Laŭ *La Libro de Laŭzi*, la Virto, aŭ la Taŭo, manifestiĝas ĉefe en: 1) la sekvado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de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2) la malplenigo de sia menso kaj la kvietigo de sia koro; 3) la penado resti mola kaj malforta kaj fari neniajn konkuradon.

La “Senagado”

La “senagado” estas unu el la plej gravaj nocioj e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kiu konfuzas kaj perpleksigas homojn dum dekoj da jarcentoj kaj ofte estas misinterpretita kiel nenifrado aŭ indiferece senzorga sintenado. En efektiveco, Laŭzi ja ne kontraŭstaras al ĉiaj agoj kaj penoj de homoj, kaj tio, al kio Laŭzi oponas, estas nur tiaj agoj kaj penoj, kiuj estas kontraŭ la leĝoj de la naturo. Laŭ Laŭzi, ĉiu afero en la universo devas disvolviĝi laŭ la leĝoj de sia propra naturo sen interveno de eksteraj volo kaj forto. Ĉiu afero mem havas en si potencialecon kaj latentan povon, kaj oni devas lasi la aferojn sekvi sian naturan vojon de disvolviĝo sen homa interveno. Ĉi tie la “homa interveno” signifas ne fari nenecesajn agojn, nek arbitran trudo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ofte estas nomata filozofio natura. Ĝia natureco povas esti vidata en la jena frazo de Laŭzi: “La Hom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Tero, / La Ter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Ĉielo, / La Ĉiel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Taŭo, / La Taŭo sekvas la leĝojn de sia propra naturo”. (ĉap. 25). Tio signifas, ke la Homo, la Tero kaj la Ĉielo ĉiuj devas sekvi tion, kio estas natura al ili, kaj tial, se la Hom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naturo kaj la principon de “senagado”, tiam, “Kvankam nenia agado, tamen nenio restas nefarita”. (ĉap. 48) Laŭ Laŭzi nur tiu, kiu profunde komprenas la signifon de “senagado” kaj sekvas de la leĝojn de la naturo, povas atingi plenan sukceson.

En la ĉapitro 17 ni povas legi frazojn kun preskaŭ la sama signifo: “Senokupaj kaj senzorgaj, la plej bonaj regantoj malofte donas ordonojn. / Kiam iu grava tasko estas plenumita, / Ĉiuj popoloj diras: ‘Ni sekvas la naturan vojon.’” Ĉi tie “Ni sekvas la naturan vojon” signifas, ke la regantoj sekvas la politikon de “ne-interveno” kaj ĉio, kion ili faras, estas nur helpi al la popolo plenumi aferojn lasante al ili libere ekspluati siajn kapablojn, tiel ke la popolo havos

tian senton, kvazaŭ ekzistus neniam regantoj super si; kaj tial Laŭzi diras, ke “La plej bonaj regantoj estas tiuj, pri kies ekzisto la popolo apenaŭ scias” (ĉap. 17) kaj, rezulte de tio, kiel la Saĝulo (la ideala perfekta portanto de la Taŭo) diris: “Mi faras nenion, kaj la popolo spontanee submetiĝas, / Mi amas kvietecon, kaj la popolo spontanee sin korektas, / Mi ne agas, kaj la popolo nature riĉiĝas, / Mi havas neniam dezirojn, kaj la popolo nature restas en primitiva simpleco.” Sed se la regantoj estas agademaj, t.e. amas doni multajn arbitrajn ordonojn, meti tro da malpermesoj kaj fari rigoregajn leĝojn, tiam la popolo ne povos libere agi katenitaj de tiaj ordonoj, malpermesoj kaj leĝoj kaj havos plendegan senton kontraŭ la regantoj, kio neeviteble kondukos al katastrofa socia tumulto, kaj eĉ al ribelo, kaj pro tio Laŭzi diras, ke “Kiam la popolo ne timas vian potencon, / Io pli potenca kaj terura baldaŭ okazos” (ĉap. 72) kaj “La popolo ne timas la morton; / Kial do minaci ilin per ĝi?” (ĉap. 74)

Kiam Laŭzi diras, ke “La Ĉielo kaj la Tero ne estas favoraj, / Ili rigardas ĉiujn estaĵojn egale kiel pajlohundojn. / La Saĝulo ne estas favora; / Li rigardas ĉiujn homojn egale kiel pajlohundojn” (ĉap. 5), tiu ĉi diro ja estas ilustraĵo al lia penso de “la sekvado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de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La Dialektika Penso en *La Libro de Laŭzi*

Dum la malfrua Periodo de Printempo kaj Aŭtuno (770—476 a.K.), pro tre oftaj interregnaj militoj, iuj regnoj leviĝis kaj aliaj falis, kaj la sociaj pozicioj de iliaj popolanoj ŝanĝiĝadis supren aŭ malsupren. Kiel arkivisto de oficialaj historiaj aktoj kaj dokumentoj, Laŭzi propraokule vidis multajn eventojn, kiuj pruvis la ŝanĝiĝemecon kaj efemerecon de la aferoj de la mondo. Aliflanke, el la scioj pri la naturaj sciencoj en sia tempo li formis al si la ideon, ke la naturo estas en konstanta movado, sendepende de la homa volo, kaj ke la ĝenerala radiko de la mondo estas la ĉieesta Taŭo, kiu “cirkle iradas ĉie kaj neniam haltas.” (ĉap. 25) Por li la Ĉielo, la Tero kaj ĉiuj aliaj estaĵoj, kiuj devenas el la Taŭo, ĉiam ŝanĝiĝadas. “Se la forto eĉ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ne povas longe daŭri,” li demandis, “Kiel do povus tiele daŭri tiu de la homo?” (ĉap. 23) La dialektika penso de Laŭzi do estas la speguliĝo de la objektiva dialektiko de la granda socia ŝanĝiĝo en la socio.

Laŭzi sisteme montris, ke ĉiuj aferoj en sia ekzistado estas interdependantaj kaj ne izolitaj unu disde la alia. Ekzemple, beleco kaj malbeleco, facileco kaj malfacileco, longo kaj mallongo, alto kaj malalto, antaŭo kaj malantaŭo, ekzisto kaj neekzisto, kresko kaj malkresko, moleco kaj malmoleco, forteco kaj malforteco, feliĉo kaj malfeliĉo, favoro kaj malfavoro, saĝeco kaj malsaĝeco, lerteco kaj mallerteco, grandeco kaj malgrandeco, naskiĝo kaj morto, sukceso kaj malsukceso, ofensivo kaj defensivo, antaŭeniĝo kaj retiriĝo, silento kaj laŭteco, pezeco kaj malpezeco, ktp, ĉiuj estas de unueco de du kontraŭoj, el kiuj unu ne povas ekzisti sen la alia. Tial Laŭzi diris, ke “La io kaj la nenio interdependas en estiĝo, / La facileco kaj la malfacileco interdependas en sinkompletigo, / La longo kaj la mallongo interdependas en kontrasto, / La alto kaj la malalto interdependas en pozicio, / La sono kaj la voĉo interdependas en harmonio, / La antaŭo kaj la malantaŭo interdependas en sinsekvo.” (ĉap. 2) La fakto, ke la koncepto pri la unueco de kontraŭoj estas tiele pliklarigita, signifas pliprofundigon de la homa konado de la mondo.

Resumante la ŝanĝiĝojn de la tiamaj naturaj kaj sociaj fenomenoj, Laŭzi montris, ke ĉiuj aferoj senescepte povas ŝanĝiĝi en sian malon. “Ho malfeliĉo! La feliĉo sin apogas sur ĝi; / Ho felico! La malfeliĉo sin kaŝas en ĝi,” li diris, “La normala povas ajnatempe fariĝi nenormala, /

La bona povas ajnatempe fariĝi malbona.” (ĉap. 58) Trovinte tiun ĉi fundamentan leĝon, Laŭzi adoptis sian propran sintenadon kontraŭ la mondo kaj la vivo: ŝati la molecon kaj la malfortecon, al kroĉiĝi al la femaleca pozicio, malŝati la malmolecon kaj fortecon, sin deteni de ambicio.

Dank’ al la agrokultura praktikado Laŭzi trovis, ke, malgraŭ siaj moleco kaj malforteco, la plantidoj povas kreski fortaj kaj grandaj, kaj ke, kreskinte tiaj, ili jam venas al sia fino. Li diris, ke “Ĉiuj estaĵoj, herboj kaj arboj, estas supraj dum sia vivo, / Sed ili fariĝas sekaj kaj rompiĝemaj post sia morto.” (ĉap. 76) Ŝajnas al li, ke la samo aplikiĝas ankaŭ al la vivo. “La estaĵoj, atinginte sian plejfortecon, devas kreski maljunaj, / Kio estas kontraŭ la Taŭo, / Kaj ĉio, kio estas kontraŭ la Taŭo, senescepte iras al sia baldaŭa pere.” (ĉap. 30) Tio signifas, ke la estaĵoj fariĝas maljunaj kaj rompiĝemaj tuj post sia fortiĝo kaj tial, se oni intence fortigas aŭ potencigas estaĵojn, tio estas kontraŭa al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ĉar tio kondukos ilin al pli frua morto. Laŭzi diris, ke “La violentulo certe mortos violentan morton.” (ĉap. 42) Por li la plej bona maniero eviti violentan morton estas konstante teni sin en la mola kaj malforta stato kaj ne fariĝi forta kaj potenca. Li asertis, ke “La armeo, fariĝinte potenca, frakasiĝos, / Kaj la arbo, kreskinte forta, rompiĝos”. (ĉap. 76) Li aldonis: “La mola kaj malforta venkas la malmolan kaj fortan.” (ĉap.36) kaj ke “La malmola kaj forta apartenas al la morto, / Dum la mola kaj malforta apartenas al la vivo.” (ĉap.76) Sekve li konsilis, ke “Estu cedema, kaj vi konservos vin tuta; / Estu fleksebla, kaj vi restos rekta; / Estu malplena, kaj vi fariĝos plena; / Estu kaduka, kaj vi renoviĝos; / Prenu malmulton, kaj vi ricevos; / Havu multon, kaj vi konfuziĝos.” (ĉap. 22) Li diris ankaŭ, ke “Nenio sub la Ĉielo estas pli mola kaj pli malforta, ol la akvo, / Sed, en atako al io malmola kaj forta, nenia forto estas komparebla kun ĝi. (ĉap. 78) Per tio li instruis homojn lerni de la mola kaj malforta kvalito de la akvo, ĉar kvankam la akvo aspektas mola kaj malforta, tamen ĝi povas trarompi ion ajn malmolan kaj fortan, kaj tial li diris: “Tio, kio estas la plej mola sub la Ĉielo, / Povas galopi tra tio, kio estas la plej malmola.” (ĉap. 43) kaj ke “La supera bono estas kiel akvo. / La akvo nutras ĉiujn estaĵojn kaj ne konkuras kontraŭ ili.” (ĉap. 8) Ĉar la akvo ne estas konkurema, “nenio sub la Ĉielo povas konkuri kontraŭ ĝi”. (Kp. ĉap. 66) Ĉio ĉi tio estas la apliko de la Laŭzi-a principo, ke la malforta povas venki la fortan, en la ĉiutaga vivo. Li diris, ke “Tiu, kiu konas la masklecon, / Kaj tamen gardas la femalecon, / Estas preta fariĝi la ravino de la mondo. / ... Tiu, kiu konas la blankecon, / Kaj tamen gardas la nigrecon, / Estas preta fariĝi la ilo de la mondo. / ... Tiu, kiu konas la gloron, / Kaj tamen gardas la humiliĝon, / Estas preta fariĝi la valo de la mondo.” (ĉap. 28) Ĉi-rilate la dialektiko de Laŭzi reprezentas la volon de tiuj, kiuj okupas malaltan socian pozicion kaj ĝuas nenan privilegion, volon gardi siajn proprajn interesojn penante venki la malmolan per la mola kaj uzante retiriĝon por antaŭeniri.

Koncerne batalon kontraŭ malamiko, Laŭzi opiniis, ke oni devas krei iajn kondiĉojn malfavorajn al la malamiko por meti ĝin en pasivan pozicion. “Se vi volas malfortigi ion, / Vi devas unue fortigi ĝin portempe; / Se vi volas renversi ion, / Vi devas unue starigi ĝin portempe. / Se vi volas preni al vi ion, / Vi devas unue doni ĝin portempe.” (ĉap. 36) Tio ĉi kompleto da taktikoj devas esti adoptitaj de tiuj, kiuj batalas kontraŭ siaj malamikoj.

Laŭzi malkovris la leĝon de reciproka transformiĝo de kontraŭoj kaj uzis ĝin por defii la Dion aŭ la Ĉielon, kiu havas volon; tio ja estas laŭdinda. Li asertis, ke “Ho malfeliĉo! La feliĉo sin apogas sur ĝi; / Ho feliĉo! La malfeliĉo sin kaŝas en ĝi. / Kiu do povus antaŭvidi la lastajn rezultojn? / Ja ekzistas nenia mastro de la universo.? (ĉap.58) Sed laŭ li oni devas esti tre singarda pri feliĉo kaj malfeliĉo, pri akiro kaj perdo, kaj senti sin senpova kontraŭ tiaj ŝanĝiĝoj kaj transformiĝoj. Se oni faras agojn kontraŭ ili, oni neeviteble suferos malsukceson. Tio, kion oni

akiras, devos esti perdita. Por eviti danĝerojn kaŭzitaĵajn de la transformiĝo, li konsilas ne amasigi tro da provizo, ĉar “La tro abunda provizo devas suferi seriozan perdon.” (ĉap.44) Li diris, ke “La Saĝulo perdas nenion, ĉar Li tenas nenion.” (ĉap. 64) Ĉar la forteco kaj potenceco devas konduki al morto, la plej bona maniero eviti morton estas ne fariĝi tro forta kaj potenca. Trovinte, ke la malmoleco kaj forteco devas konduki al malsukceso (“la armeo, fariĝinte potenca, frakasiĝos, / Kaj la arbo, kreskinte forta, rompiĝos”), Laŭzi preferis esti kontenta pri sia malforteĉo kaj moleco; ke la penado esti la unua aŭ antaŭi aliajn devas konduki al postiĝo, li preferis resti post la aliaj; ke la ĉasado de honoro devas konduki al humiliĝo, li preferis rezigni ĉian honoron. Li trovis necesa “eviti la ekstremecon, la troecon kaj la ekscesecon. (ĉap. 29) Laŭzi havis riĉajn spertojn pri la vivo kaj la politiko kaj estis rekte influata de la fakto, ke ne malmultaj homoj, precipe regantoj, suferis seriozajn perdojn ŝuldatajn al iliaj troaj deziroj kaj nesatigebla avido, kaj tial al lia dialektiko mankas ambicia spirito. Li konsilis, ke oni estu kontenta pri la ekzistanta stato de la aferoj. Li diris, ke “Nenia malfeliĉo estas pli granda ol la malkontenteco, / Nenia kulpo estas pli granda ol la nesatigebla avido. / Tial tiu, kiu estas kontenta pri sia kontenteco, / Ĉiam estas kontentigita.” (ĉap. 46)

Kvankvam Laŭzi ankoraŭ ne klare komprenis la dialektikan rilaton inter la kvalito kaj la kvanto, tamen lia dialektiko donis sugeston pri tio, ke kvanta akumuliĝo de aferoj povas kaŭzi kvalitan ŝanĝiĝon. Li diris, ke “Grandega arbo, kiun oni apenaŭ povas ĉirkaŭi per la du brakoj, kreskas el malgranda arbido. / Alta teraso, kiu havas naŭ etaĝojn, leviĝas el malgranda teramaso.” (ĉap. 64) Li aldonis: “Preparu vin kontraŭ io malfacila dum ĝi estas facila; / Ekplenumu grandan taskon dum ĝi estas malgranda.” (ĉap. 63) Ekzistas ja kvalita diferenco inter facileco kaj malfacileco, grandeco kaj malgrandeco, sed la malfacila problemo povas esti solvita kaj la granda tasko povas esti finplenumita, se oni faras, iom post iom, persistan penadon; tio estas rudimenta kompreno de Laŭzi pri la fakto, ke la donita kvanta akumuliĝo povas kaŭzi kvalitan ŝanĝiĝon. Laŭzi aplikis tiun ĉi principon ankaŭ al la ĉiutaga vivo kaj diris, ke “Tio, kio estas en stabileco, estas facile tenebla; / Tio, kio montras ankoraŭ nenian signon de ŝanĝiĝo, estas facile priplanebla; / Tio, kio estas fragila, estas facile rompebla; / Tio, kio estas tre malgranda, estas facile dispecetigebla. (ĉap.64) Li diris ankaŭ, ke “Tiu, kiu trovas ĉion facila, renkontas malfacilaĵojn.” (ĉap. 63) Tiaj ideoj de Laŭzi estis tre profundaj por lia tempo kaj iuj el ili estas ankoraŭ brilaj eĉ en la nuna tempo.

Kvankam Laŭzi ankoraŭ ne havis klaran koncepton pri la disvolviĝo de malpli altaj stadioj al pli altaj en sia dialektiko, tamen li rimarkigis, ke la afero, kiu trapasis antaŭajn stadiojn de disvolviĝo estas ŝajne simila al tia, kia ĝi estis antaŭe, sed ĝi estas esence pliboniĝinta kompare kun la antaŭa. Li diris, ke “Tio, kio estas plej perfekta, ŝajnas nekompleta, / Sed ĝia utileco estas nereduktebla. / Tio, kio estas plej plena, ŝajnas malplena, / Sed ĝia utileco estas neelĉerpebla. / Tio, kio estas plej rekta, ŝajnas kurba; / Tiu, kiu estas plej lerta, ŝajnas mallerta; / Tiu, kiu estas plej elokventa, ŝajnas balbutema.” (ĉap. 45) Por li la pleneco, kiu ŝajnas malplena, efektive ne estas malplena kaj la pleja lerteco, kiu ŝajnas mallerta, efektive ne estas mallerta. Ili ambaŭ estas nova kvalito kreita per plibonigo de la origina kvalito. Li diris ankaŭ, ke “La Taŭo, kiu estas brila, ŝajnas esti malhela; / La Taŭo, kiu antaŭeniras, ŝajnas retroiri; / La Taŭo, kiu estas ebena, ŝajnas esti malebena; / La supera Virto ŝajnas esti valo humila; / La plej granda honoro ŝajnas esti malhono; / La plej granda Virto ŝajnas esti nesufiĉa; / La vigla Virto ŝajnas esti inerta; / La simpla pureco ŝajnas esti ŝanĝiĝema.” (ĉap. 41) Ĉi tie la vorto “ŝajnas” indikas novan kvaliton, kiu estas pli alta, ol tiu de la antaŭaj stadioj. Laŭzi iafoje priskribis la virtan homon kiel simplan kaj na-

ivan infaneton. Li diris, ke “La profundeco de la entenata Virto / Devas esti komparata kun la infaneto novnaskita.” (ĉap.55) Tio estas viva metaforo. Kompreneble, li per tio ne celis rekomendi, ke oni revenu al sia novnaskiteco, sed deziris, ke oni restu pura kaj simpla kiel infaneto.

En la historio de la ĉina filozofio antaŭ Laŭzi, neniu alia filozofo diskutis pri la leĝo de la movado kaj ŝanĝiĝado de la mondo tiel vaste kaj profunde, kiel Laŭzi. Ĉiuj filozofoj, ne nur tiuj, kiuj rigardas la filozofion de Laŭzi kiel materiisman, sed eĉ tiuj, kiuj rigardas ĝin kiel ideisman, senescepte konsentas, ke la filozofio de Laŭzi estas altgrade dialektika. Iuj dialektikaj aforismoj el lia filozofia verko fariĝis socie popularaj kaj jam de longe vaste uzataj, ekzemple: “La mola kaj malforta venkas la malmolan kaj fortan”, “La violentulo certe mortos violentan morton”, “Se vi volas kuntiri ion, / Vi devas unue etendi ĝin portempe”, “Ho malfeliĉo! La feliĉo sin apogas sur ĝi; / Ho feliĉo! La malfeliĉo sin kaŝas en ĝi”, “Tiu, kiu estas plej lerta, ŝajnas mallerta,” “Vojaĝo de mil lioj komenciĝas per la unua paŝo” ktp., kaj el ili devenis ankaŭ iuj maksimumoj, ekzemple: “La homo de granda saĝo ofte ŝajnas malsprita” (“Tiu, kiu estas plej lerta, ŝajnas mallerta”), “Malbone konservataj objektoj invitas ŝteliston” (“La tro abunda provizo devas suferi seriozan perdon”), ktp. Ĉiuj ĉi tiuj aforismoj kaj maksimumoj estas la spiritaj trezoroj de la ĉina popolo dum miloj da jaroj.

La Taŭo kaj la Moderna Civilizacio

Kiel supre dirite, la ideo de Laŭzi pri la Taŭo ne nur estis aplikebla al la antikva homa vivo, sed ankaŭ havas grandan signifon kaj valoron por nia moderna tempo. Kvankam la esploroj pri la Taŭo de Laŭzi kutime koncentriĝas ĉefe sur la filozofiaj pensoj de Laŭzi kaj ilia apliko al la homa kondutado en la mondo, sanokonservado, praktikado de spirekzercoj kaj eĉ al la militarto, tamen la Taŭo de Laŭzi havas ankaŭ aktualecon kaj grandan praktikan valoron, kiuj ne devas esti neglektataj.

Nuntempe la homaro jam eniris en la epokon de informo, en kiu la terglobiĝo de la ekonomio nepre kuntrenas la kunfandiĝon de diverstipaj kulturoj. Tia kunfandiĝo postulas, ke la teorio de Laŭzi iru al la mondo kaj eniru en la sferojn de la diversaj modernaj homaj aktivecoj, por ke la ideo pri la Taŭo de Laŭzi povu intime ligiĝi kun la aktuala homa vivo kaj aplikiĝi al la moderna scienco.

Fakte la *Libro de Laŭzi* jam vaste legata eksterlande kaj liaj pensoj jam estas tre ŝatataj de okcidentanoj. Tion klare pruvis la eldoniĝo de multaj fremdlingvaj tradukoj de *La Libro de Laŭzi* en la eksterlando kaj la fakto, ke ne malmultaj alilandanoj legas ĝin kun raviĝo. Yehudi Menuhin, fama usona violonisto de juda deveno, kiu loĝis konstante en Anglio, havis pian respekton al la libro *Dao De Jing*, kaj turneadis en la mondo kunportante kun si la libron, ĝis li mortis en Germanio. La fakto, ke la pensoj de Laŭzi, malgraŭ la diferenco inter la epokoj, nacioj, kulturoj kaj religioj, transpasis la landlimojn kaj atingis la vivon de Menuhin, elokvente pruvis la grandan ĉarmecon kaj eternecon de *La Libro de Laŭzi* en la nuna epoko.

La taŭologio absolute ne estas nura akademia studado, kiu perdigus al la Taŭo de Laŭzi ĝian aktualan valoron. Ĝojinde estas, ke kiel en Ĉinio, tiel ankaŭ en la eksterlando, nun pli kaj pli da homoj jam komencis doni atenton al la praktika apliko de la Taŭo de Laŭzi al ĉiuj terenoj de la homaj aktivecoj.

En la mezo de la 20-a jarcento aperis la teroio de natura medicino, laŭ kiu la sano estas la natura stato de la vivo. La homo povas konservi sian sanon, kondiĉe nur ke li sekvu la naturajn leĝojn de la vivo, dum malbonaj vivkutimoj kaj netaŭgaj nutraĵoj kaŭzas malsanojn kaj sekve de-

truas la sanon. La natura medicino sin bazas sur la uzo de aĵoj, kiuj nature ekzistas, kaj sur la propra malsanrezista kapablo de la homa korpo, nome la racia utiligo de la aero, akvo, sunlumo, naturaj nutraĵoj ktp. kaj la bona uzo de naturaj rimedoj, ekz. la ripozo, dormo, gimnastikaj ekzercoj, gardo de pureco ktp. kaj aliaj spiritaj faktoroj utilaj al la sano, ekz. la espero, kredo ktp. Tia kuraca maniero efektive estas la apliko de la pensoj de Laŭzi pri la Taŭo, ekz. “La hom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Tero, / La Ĉiel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Taŭo, / Kaj la Taŭo sekvas la leĝojn de sia propra naturo.” (ĉap. 25) “Nenia malfeliĉo estas pli granda ol la malkontenteco, / Nenia kulpo estas pli granda ol la nesatigebla avido.” (ĉap. 46)

S-ro Fukuoka Masanobu, fama japana filozofo kaj agronomo, laŭ la penso de Laŭzi pri la sekvado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de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elmetis la teorion de “natura agrokulturado”. Laŭ li, la “scienca agrokulturado”, kiu sin bazas sur la multa uzo de kemiaj grasumoj kaj insekticidoj kaj la intensa maŝinplugado, estas efektive malekonomia terkultiva metodo, ĉar tiuj rimedoj estas rimedoj ne aktivaj por pliigo de produktado, sed nur rimedoj pasivaj kontraŭ produktomalpliigo. Lia plurdekjara terkultura praktikado montris, ke la “natura agrokulturado” estas ne nur efika, sed eĉ pli avantaĝa ol la “scienca” terkulturado.

La penso de Laŭzi pri la sekvado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de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estas aplikebla ankaŭ en arkitekturo, media protekto, administrado de entreprenoj, ktp.

En *La Libro de Laŭzi* oni povas trovi ne malmultajn dirojn aplikeblajn al la administrado de entreprenoj, ekz. “La plej bona uzanto de homoj montras sin humila al ili. / Tio estas nomata la Virto de nekonkuro; / Tio estas nomata la kapablo uzi alies forton” (ĉap. 68), “Kiam iu tasko estas plenumita, / Ĉiuj popolanoj diras: “Ni sekvas la naturan vojon.” (ĉap. 17) Laŭ la penso de Laŭzi pri “Kvankam nenia agado, tamen nenio restas nefarita” (ĉap.48), la plej bona administranto devas esti tia, kia estas modesta kaj helpema al siaj subuloj kaj scii sen interveno lasi ĉiun el ili plene ludi sian rolon, por atingi kiel eble plej bonan profitan rezulton, tiel ke ĉiuj subuloj havas tian senton, kvazaŭ nenia administranto ekzistus. Ĉi-rilate Lauzi diris, ke “La plej bonaj regantoj estas tiuj, pri kies ekzisto la popolo apenaŭ scias. / La meze bonaj estas tiuj, kiujn la popolo amas kaj laŭdas. / La malpli bonaj estas tiuj, kiujn la popolo timas. / La malplej bonaj estas tiuj, kiujn la popolo malrespektas.” (ĉap. 17)

Nuntempe pli kaj pli multaj sciencistoj konscias, ke *La Libro de Laŭzi* povas sugesti novajn inspirojn al la modernaj kaj eĉ estontaj sciencoj.

Laŭzi diris: “La Taŭo naskas la Unuon (ion unuecan), / La Unuo naskas la Duon (du kontraŭajn aspektojn), / La Duo naskas la Trion (aliojn), / La Trio produktas miriadojn da estaĵoj.” (ĉap. 42) kaj “Ĉiuj estaĵoj sub la Ĉielo estas la produktoj de la ekzisto, / Kaj la ekzisto mem estas la produkto de la neekzisto.” (ĉap. 40) Tiaj ideoj de Laŭzi pri la kosmogonio jam estas konfirmitaj de la grand-eksplosa kosmologio (anglalingve: big-bang theory).

D-ro Frijof Capra, usona esploristo pri altenergia fiziko skribis en sia verko *La Taŭo de Fiziko*: “La ĉinaj filozofiaj pensoj liveras filozofian kadron, kiu povas adaptiĝi al la nova teorio de la moderna fiziko, kaj la ‘Taŭo’ en la ĉina filozofio sugestas la nocion pri la ‘kampo’, kaj inter la nocio pri la ‘*qi*’ kaj la nocio pri la ‘kvantuma kampo’ ja ekzistas tre mirinda simileco.”

Yukawa Hideki, japana Nobelpremiito pri fiziko, diris pri la influo de la pensoj de Laŭzi sur modernaj sciencistoj:

“Ili (Laŭzi kaj Ĝŭangzi) demonstras al ni, ke homoj apartigitaj for de la naturo ne povas esti feliĉaj, kaj ke la homa rezistkapablo kontraŭ la naturo estas treege malgranda. ...

“Dum la fruaj jaroj de mia plena aĝo mi sentis abomenon kontraŭ la teorio pri la homa neka-

pableco kaj la penso pri la obeo al la naturo. Tiam mi faris mian plejblon por akiri al mi sciencajn sciojn per diligenta studado, por ke mi havu la kapablon konkuri la naturon.

“Kaj tamen, kun la apero de la atombombo mia opinio multe ŝanĝiĝis. Unuflanke, ni ne plu sentas nin senpovaj antaŭ la praa naturo kaj, aliflanke, ni nun ne povas ne esti maltrankvilaj pri tio, ĉu la homaro iam dronos en la artefarita ‘dua naturo’, nome la scienca civilizacio. La aserto de Laŭzi, ke ‘La Ĉielo kaj la Tero ne estas favoraj; / Ili rigardas ĉiujn estaĵojn egale kiel pajlohundojn.’ (ĉap. 5) jam ricevas novan minacan signifon, se ni rigardas la Ĉielon kaj la Teron kiel la naturon, en kiu estas inkluzivita la ‘dua naturo’, kaj la homaron mem kiel parton de ‘ĉiuj estaĵoj’.

“Tiel frue kiel antaŭ la pli ol 2,000 jaroj Laŭzi jam antaŭvidis la hodiaŭan staton de la homa civilizacio kaj eĉ la atingotan staton de nia estonta civilizacio aŭ, pli ĝuste, li tiam jam malkovris tian situacion, kia, kvankam ŝajne diferenca de tiu, en kiu la hodiaŭa homaro troviĝas, tamen efektive estas tre simila al tiu, kaj ĝuste pro tio li skribis sian mirindan verkon. Sed, malgrau tio, oni ĉiam miregas, kiel do Laŭzi, kiu vivis en la epoko antaŭ la disvolviĝo de la scienca civilizacio, povis fari tian severan akuzon kontraŭ la moderna scienca civilizacio.”

Laŭzi estas vera saĝulo, ĉar li povis vidi ne nur la eksteran aspekton de afero, sed ankaŭ ĝian esencon aŭ substancon, ne nur la pozitivan flankon, sed ankaŭ la negativan flankon. En nia nuna epoko, en kiu la scienco estas altagrade evoluinta kaj la materiaj riĉaĵoj fariĝas pli kaj pli abundaj, multaj homoj ne nur ne estas kontentaj, sed, kontraŭe, eĉ sentas sian spiriton sterila kaj sian vivon sensignifa. La kontentigo de la senbrida deziro je la materia ĝuo jam rezultigas pli intensan konkuradon kaj difekton de la natura medio, tiel ke la ekologia ekvilibro estas rompita kaj eĉ la terglobo, kiu estas la sola loĝejo de la homaro, ne estas plu taŭga por la homloĝado! Alvizaĝe tian malfavoran influon de la moderna scienca civilizacio, ni ja bezonas serioze legi *La Libron de Laŭzi* kaj tiri el ĝi utilajn instruojn, por ke ni povu restarigi la harmonian rilaton inter la homoj kaj la naturo.

La Vojo al la Eterneco

Pri la vastega universo mistera, kiel malmulte scias la homo eĉ en la nuna epoko, en kiu la scienco estas tiel altagrade evoluinta! Sed la Taŭo povas servi kiel la ora ŝlosilo de ĉiuj misteroj de la naturo. Konante la karakteron de la Taŭo, oni povas kompreni la reciprokan transformiĝon de *jin*-o kaj *jang*-o, la mirindan utilecon de la malpleneco en ĉiuj estaĵoj kaj la devenon kaj la finan alirotan lokon de la homaro, aŭdi la plej grandan muzikon sensonan, vidi la plej grandan bildon senforman, senti la spiradon de la Tero ...

La Taŭo ampleksas la leĝojn de la evoluado kaj ŝanĝiĝado de ĉiuj estaĵoj. Se la homaro povos posedi la Taŭon, la naturo prezentos al ĝi tute novan fizionomion. La scienco, se ĝi nur sekvos la Taŭon, povos esti scienco en la vera senco de la vorto. Ekzemple, se la homa korpo estus disigita nur en ĉelojn, kia diferenco do ekzistus inter la homo kaj la besto, kiu havas nenian spiriton? Tio estus pseŭdoscienco. La esploroj pri la homo devas esti bazitaj sur la spirito; sen spirito, la homo ne povus esti nomata homo, sed la psikologio kiel scienco esploras nur la mekanikecan reflektion de eksteraj objektoj kaj fenomenoj en la homa cerbo kaj tute ne tuŝas la misteran kalejdoskopadon de la homa spirito. La esploroj sur la kampo de fiziko, pli ol la esploroj en ĉiuj aliaj branĉoj de scienco, devas esti fonditaj sur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Ekzemple, la teorio de la relativeco, kiu estas certgrade konforma al la karaktero de la Taŭo, jam reskribis la historion de fiziko. La kaŭzo, kial la provo starigi la teorion de la imagata “unuigita kampo”, al

kiu Ejnstejn dediĉis la duan duonon de sia vivo, tiel ravas nin per sia grandioza mistereco, kuŝas en tio, ke la teorio tuŝas la esencon de la Taŭo. Se la provo sukcesos kaj ĉiuj agantaj fortoj en la universo estos kunmetitaj en ian apartan “unuigitan kampon”, tiam ĉiuj estaĵoj en la universo estos unuigitaj en la grandegan “kampon”, en kiu la Taŭo funkcios. Se la homaro regos la “kampon”, ĝi certe fariĝos vera mastro de la naturo.

Nuntempe la moderna scienco jam pruviĝis senpova antaŭ ne malmultaj naturaj fenomenoj kaj misteroj. La homaro devus ŝanĝi la koncepton pri la konado de si mem kaj de la naturo kaj serĉi novajn rimedojn por sin liberigi de la mekanikeco de la eksperimentaj sciencoj, por fariĝi la mastro de sia sorto. Ĉi-rilate A. Ejnstejn jam faris la unuan paŝon.

En 1936 Ejnstejn ricevis leteron de lerneja knabo el Nov-Jorko. Li demandis lin, ĉu sciencistoj preĝas al Dio kaj, se jes, pri kio ili preĝas. Post pripenso li serioze faris la jenan respondon:

“La sciencaj esploroj estas bazitaj sur tia teorio, ke ĉio, kio okazas en la mondo, estas decidita de la leĝoj de la naturo, kaj same la agoj de la homaro. Tial estas apenaŭ kredeble, ke la preĝo al la supernatura Dio fare de sciencisto povas havi influon sur io ajn.

“Kaj tamen ni devas konfesi, ke nia konado de tiuj ĉi leĝoj estas tre nekompletaj kaj tre fragmentaj, kaj pro tio mi kredas, ke en la naturo ekzistas ia universala fundamenta leĝo, kaj tia kredo estas fondita sur ia konvinko. La progreso farita en sciencaj esploroj jam sufiĉe solide pruvis tiun ĉi konvinkon pravigebla.

“Ĉiu, kiu serioze sin okupas pri scienca esplorado, fariĝas konvinkita, ke ia spirito manifestiĝas en la leĝoj de la Universo — spirito multe supera al tiu de la homo, kiu, kun kapablo limigita, devus senti sin tre eta antaŭ tia spirito. Tiamaniere la sindediĉo al scienco kondukas al ia aparta religieca sento, kiu ja estas diferenca de la religia pio de iu pli naiva.” (el *Letero al Knabo, Kiu Demandis, Ĉu Sciencistoj Preĝas*, la 24-a de Januaro 1936, Ejnstejna Arkivo 42-601)

Kia sincereco de granda sciencisto! Ni ne estas certaj, ĉu Ejnstejn sciis aŭ ne, ke en la Oriento, antaŭ pli ol 2,500 jaroj, iam vivis granda saĝulo, al kies pensoj liaj vortoj tiel mirinde alakordas. Estas tamen sendube, ke “la universala fundamenta leĝo”, menciita en la letero de Ejnstejn, estas komparebla nur kun la Taŭo de Laŭzi; kaj ke ekzistas ja treege granda simileco inter la vortoj, per kiuj Laŭzi pritraktis la Taŭon, kaj la vortoj, per kiuj Ejnstejn esprimis sian religiecan senton. La spirito, kiun Ejnstejn asertis ekzistanta, estas nenio alia ol la eterna vero en la tempo kaj spaco, t.e. la Taŭo ĉieesta, ĉioamplaksa kaj ĉiopova.

Kvankam probable Ejnstejn ne sciis pri Laŭzi kaj lia taŭologio, tamen li senintence alproksimiĝis al la Taŭo de Laŭzi per alia vojo, tial li fariĝis giganto en scienco; kaj samtempe, ĝuste ĉar la taŭologio de Laŭzi ne alvenis al la scienca esplorado de Ejnstejn, tial, kiam li tuŝis la “universalan fundamentan leĝon”, li fariĝis perpleksa, kaj kiam li mortis, li sentis grandan bedaŭron pri siaj senrezultaj esploroj pri la teorio de unuigita kampo ...

La Taŭo ĉiam milde lumas en la senfina tempo kaj la senlima spaco, kaj malantaŭ ĝia lumo kaŝiĝas ĉiuj misteroj de la universo. Ĉiu, kiu povos alproksimiĝi kaj alkroĉiĝi al ĝi, al tiu certe okazos mirakloj.

Kiam Laŭzi finfine ekkomprenis ĉion ĉi tion post siaj serĉado kaj meditado de sennombraj tagoj, li ne sukcesis trovi taŭgajn vortojn por priskribi la veron, al kiu li venis, kaj li nomis ĝin la “Taŭo” aŭ la “Vojo”, t.e. la Vojo al la Eterneco.

La Fremdlingvaj Tradukoj de *La Libro de Laŭzi*

Kvankam la libro estas legata kaj studata de ĉinoj dum ĉ. 2,500 jaroj, tamen la Okcidentanoj komencis legi ĝiajn tradukojn nur en la 19-a jarcento. La fidindaj fontoj montras, ke la unua traduko de *Lao Tseu Tao Te King* publikigita francelingve en Parizo estis farita de Stanislas Julien en Francio en 1842. En 1870, Lepsiko publikigis la unuan germanlingvan tradukon de la libro fare de Victor Strauß. La germanlingva traduko de la libro *Laotse vom Sinn und Leben* fare de Richard Wilhelm en 1921 estas ĝenerale rigardata kiel tre fidela al la originalo. En Rusio L. Tolstoj retradukis la libron *Dao De Jing* el la germana lingvo en la rusan. La unua anglalingva traduko de la libro publikigita en Londono estis farita de F. H. Balfour en 1884 kaj ekde tiam publikigis sinsekve jam dekoj da anglalingvaj tradukoj. La apero de tiom multe da tradukoj kaj represoj de ekzistantaj tradukoj de *Dao De Jing* en la 20-a jarcento en la Okcidento montras la popularecon de la verko eksterlande. Estas malfacile doni precizan nombron de la fremdlingvaj tradukoj de la libro. Probable ili jam nombriĝas je pli ol cent. Oni diras, ke en la Okcidento la nombro de la tradukoj de *Dao De Jing* estas plej proksima al tiu de la Biblio. Tio sendube pravas, ke la profunda penso de Laŭzi estas tre valora kultura heredaĵo ne nur por la ĉinoj, sed ankaŭ por la popolo de la tuta mondo.

Pri Tiu Ĉi Traduko Esperanta

Mi, kiel ĉino, tre fieras pri la ĉina riĉa kultura heredaĵo, kiun postlasis al ni niaj prapatroj. Mi elkreskis en la medio de la ĉina kulturo, kaj ekde mia infanaĝo mi ĉiam amas nian ĉinan tradicion kulturon kaj la saĝecon de la majstroj de la diversaj pensoskoloj dum la periodo de la antaŭ-Qin-dinastia periodo ĝis la fruaj jaroj de Han-dinastio, precipe tiun de Laŭzi kaj Ĝuāngzi. Mi ĉiam havas la opinion, ke ilia saĝeco apartenas ne nur al la ĉinoj, sed ankaŭ al la tuta homaro, kaj iliaj libroj devus havi sian Esperantan tradukon. Jen kial mi aŭdace entreprenis la tradukadon de tiu ĉi valorega libro malgraŭ granda malfacileco.

Dum mi esperantigis tiun ĉi libron, multaj problemoj leviĝis. La unua el ili estas la diferenco inter la strukturo de la ĉina klasika lingvo kaj tiu de Esperanto; la dua estas la diferenco inter la du kulturoj, nome la ĉina kulturo kaj la Okcidenta kulturo (mia opinio Esperanto kutime estas rigardata iagrade kiel lingvo de la Okcidenta kulturo); la tria estas la antikveco de la originalo, kiu fariĝis libroforma jam antaŭ pli ol 2,000 jaroj, kaj pro tio en la libro estas plenplena de kaprompaj arkaikaĵoj kaj dubaj vortoj kaj esprimoj; la kvara kaj la plej granda estas la malfacile-komprenebleco de la originala teksto. Tute sentroige oni povas diri, ke el ĉiuj ĉinaj klasikaĵoj *La Libro de Laŭzi* estas la plej malfacile legebla, ĉar, unuflanke, ĝi pritraktas tre profundajn filozofiajn problemojn kaj, aliflanke, ĝi estas skribita en stilo tre lakona kaj ambigua, kaj tial ĝi de ĉiam estas hermetika por ordinaraj legantoj kaj eĉ por nefakaj kleruloj, se ili ne konsultas fidindajn vortarojn kaj diversajn eldonojn de tiu ĉi verko kun sufiĉaj kompetentaj notoj kaj komentarioj.

Ĉar tiu ĉi verko estas altastile skribita en formo de poemo en prozo, tial estas preskaŭ tute neeble plene konservi ĝian enhavon kaj samtempe ĝian belan formon en la traduko. Laŭ mi, se la tradukanto donus same grandan atenton kaj al la formo kaj al la enhavo, kelkaj detaloj de la enhavo estus neeviteble perditaj. *La Libro de Laŭzi* estas ja verko pli filozofia ol beletra: ĝia granda valoro kuŝas ĉefe en ĝia profunda filozofia enhavo, sekve la tasko de la tradukanto devas

esti antaŭ ĉio komuniki la pensojn de la originalo. Tial, tradukante tiun ĉi libron mi sekvis la jenajn principojn: Unue, mi penis kiel eble plej plene komuniki la enhavon de la originalo en flua Esperanto kaj kiom eble konservi ĝian artan valoron kaj, se kelkokaze tia peno ne sukcesis, mi estis devigita oferi la formon al la enhavo. Due, kondiĉe ke la alilandaj legantoj povu kompreni, mi faris laŭvortan tradukon; en kelkaj okazoj, se miskompreno povus okazi, mi min turnis al la libera traduko. Ifoje samaj konceptoj aŭ esprimoj estis tradukitaj en malsamaj manieroj en malsamaj kuntekstoj, ekz. “senagado”, “nenia agado”, “ne agi” kaj “fari nenion” estis uzataj por la ĉinlingva esprimo “wuwei”. En la okazoj, kiam laŭfrazo traduko estis nesufiĉa por esprimi la signifon, mi uzis klarigojn. Trie, por faciligi al la legantoj la komprenon, mi metis resumeton supre de la traduko de la teksto de ĉiu ĉapitro kaj notojn pri malfacile-komprenaĵoj malsupre de ĝi.

Ekzistas tre multaj versioj de *La Libro de Laŭzi*, el kiuj la ĉefaj estas *La Sursilkaj Tekstoj de La Libro de Laŭzi* eligitaj el la Han-dinastia Tombo en Mawangdui de Changsha en Hunan-provinco, *La Libro de Laŭzi Komentariita de Heshang Gong* de la Orienta Han-dinastio (25—220 p.K.), kaj *Dao De Jing Prinotita de Wang Bi* de Wei-dinastio (220—265 p.K.). Mia traduko sin bazas ĉefe sur la tria, kiu miaopinie estas pli fidinda ol la aliaj, kun referenco al la dua.

Preparante tiun ĉi tradukon, mi konsultis diversajn eldonojn de la originalo kun notoj kaj komentarioj de moderna ĉina lingvo kaj multajn angla- kaj franclingvajn tradukojn, por pli precize kompreni la originalon kaj pli bone esprimi min en Esperanto, sed malgraŭ tio mi devas peti pardonon de la legantoj pro mia limigita kapablo, kiu neeviteble kaŭzis neĝustaĵojn kaj erarojn en mia traduko. Sed, se legantoj trovus tiun ĉi libron leginda, la merito ne estus mia: estas la granda saĝeco de la aŭtoro, kiu donas al la verko tian nerezisteblan ĉarmon.

La tradukinto

ĈAPITRO 1

(Laŭzi komencas sian libron metante unuafoje la nocion “Taŭo” kiel la kernon de sia filozofia sistemo kaj dirante al ni, ke la absoluta, eterna Taŭo ne povas esti difinita per vortoj. La Taŭo, kiel la universala principo, estas la origino de ĉiuj estaĵoj kaj trafenetas ĉiun homan agon kaj ĉiun mondan fenomenon. Por kompreni ĝin, oni devas uzi sian intuicion kaj sin turni al metafiziko.)

La Taŭo¹ esprimebla ne estas la Taŭo eterna;
La nomo donebla ne estas la nomo adekvata².
La neekzisto³ estas la origino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La ekzisto³ estas la patrino de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Tial, la esenco de la Taŭo estas ĉiam komprenata per sia senformeco,
Kaj la manifestiĝoj de la Taŭo estas ĉiam perceptataj per sia formo.
Tiuj ĉi du⁴ havas la saman originon kaj malsamajn nomojn.
Ili ambaŭ povas esti nomataj mistero,
Mistero el la misteroj, la pordo⁵ de ĉiuj mirindaĵoj.

¹ Mi preferas la formon “Taŭo” al “Tao”, kvankam la dua estas akceptita de Plena Ilustrita Vortaro de Espe-

ranto, ĉar la unua formo estas fonetike pli proksima al la ĉina vorto “dao”. Se mi prenis la formon “Tao”, laŭ la Esperanta gramatiko ĝia radiko devus esti “Ta-” kaj “-o” estus ĝia finaĵo, tio evidente ne estus preferinda.

² Ĉar la Taŭo estas la universala principo ampleksanta ĉiujn estaĵojn en la universo, tial ĝi, senfina kaj senlima, ne estas plene komprenebla por la homo, kies menso havas limigitecon, nek preceze priskribebla aŭ adekvate nomebla.

³ “La neekzisto” kaj “la ekzisto” ambaŭ estas uzataj ĉi tie por aludi la Taŭon, montrante la pason de la senformeco de la Taŭo al formohava substanco.

⁴ T.e. la senformeco de la Taŭo kaj la formo, en kiu la Taŭo manifestiĝas.

⁵ T.e. la perdo de la Mistera Femalo. Ĉi tie per vagina aperturo Laŭzi metafore aludas la Taŭon. Tio estas postsigno de la antikva kulto al la virina seksorgano kiel simbolo de fekundeco. (Vd. Ĉap. 6)

ĈAPITRO 2

(La unua duono de tiu ĉi ĉapitro elmetas la ideon, ke ĉiam troviĝas du kontraŭaj aspektoj en ĉiuj aferoj, kaj ke ĉiu el ili ne povas ekzisti sen la alia, ekz. belo kaj malbelo, bono kaj malbono, longo kaj mallongo, ktp. Ĉi tie oni povas vidi la grandan valorecon de la verko de Laŭzi. La dua duono klarigas la ideon de Laŭzi pri “senagado”. Laŭzi asertas, ke la homo devas submeti sin al la principo de la Saĝulo, nome: trakti aferojn per “senagado” kaj fari instruadon per silento.)

Kiam la mondo scias, ke la belo estas bela,
Tiam aperas la malbelo;
Kiam la mondo scias, ke la bono estas bona,
Tiam aperas la malbono.
Tial la io kaj la nenio interdependas en estiĝo,
La facileco kaj la malfacileco interdependas en sinkompletigo,
La longo kaj la mallongo interdependas en kontrasto,
La alto kaj la malalto interdependas en pozicio,
La sono kaj la voĉo interdependas en harmonio,
La antaŭo kaj la malantaŭo interdependas en sinsekvo.
Jen kial la Saĝulo¹ traktas aferojn per “senagado”²,
Kaj instruas per sia silento.
Li lasas ĉiujn estaĵojn mem kreski sen ilin ekestigi,
Nutras ilin sen pretendi esti ilia posedanto,
Akcelas ilin sen atribui al si la kontribuon.
Plenuminte ĉion ĉi tion, Li vekas nenies atenton al siaj faraĵoj,
Kaj ĝuste ĉar Li vekas nenies atenton al siaj faraĵoj,
Liaj laboroj ne estos perditaj.

¹ E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la “Saĝulo” estas la ideala perfektulo, la portanto de la Taŭo.

² Laŭ Laŭzi, la nocio pri “senagado” signifas “fari nenian agon kontraŭan al la naturo”, alivorte, lasi la aferojn sekvi sian naturan vojon de disvolviĝo kaj fari nenion nenecesan, nek agi senbride aŭ altrude. Por la detaloj, vidu la “Senagadon” de *Antaŭparolo*.

ĈAPITRO 3

(Laŭzi opinias, ke ju pli simplaj estas la mensoj de la popolo, des pli facile ili povas esti regataj, tial li oponas kontraŭ la honorado de kapabluloj kaj estas por la senigo de la popolo je ĉia ruzeco kaj je la deziro pri konkurado kaj ŝtelado)

Ne honoru la kapablulojn¹, por ke la popolo ne konkuru inter si.
Ne valorigu la rarajn varojn, por ke la popolo ne faru ŝteladon.
Ne elmontru la dezirindaĵojn, por ke la mensoj ne estu konfuzitaj.
Tial la Saĝulo² regas
Per la simpligo de la mensoj de siaj regatoj,
Per la plenigo de iliaj stomakoj,
Per la malfortigo de iliaj ambicioj,
Per la fortikigo de iliaj ostoj,
Kaj ĉiam tenas ilin en senscieco kaj sendezireco³,
Por ke tiuj, kiuj opinias sin inteligentaj, ne aŭdacu agaĉi.
Traktante aferojn per “senagado”⁴,
Ĉiu ja povas meti ĉion en ordon.

¹ Dum la Periodo de Militantaj Regnoj (475—221 a.K.), por kontentigi la deziron de la feŭda reganta klaso aboli la sistemon de la hereda regna oficisteco, la Leĝistoj kaj Moistoj proponis honoradon de kapabluloj, por ke nekapablaj aristokratoj povu esti degraditaj al nenobelego dum kapablaj nenobeloj povu fariĝi regnaj oficistoj.

² Vd. noton 1 de ĉap. 2.

³ Ĉi tie “senscieco” kaj “sendezireco” signifas respektive havi nenian ruzecon aŭ hipokritecon kaj havi nenian deziron pri konkurado kaj ŝtelado.

⁴ Vd. noton 2 de ĉap. 2.

ĈAPITRO 4

(En tiu ĉi ĉapitro, el alia angulo Laŭzi prezentas la Taŭon kiel ion senforman kaj nepalpeblan kaj tamen senfine efikantan. Laŭ li, la Taŭo estas la origino de la miradoj da konkretaj estaĵoj; ĝi estas eĉ pli praa ol la Sinjoro de la Ĉielo, kiu laŭkrede kreis la universon.)

La Taŭo estas malplena, kiel vazo,
Sed uzate ĝi neniam pleniĝas¹.
Senfunde profunda,
Ĝi estas kvazaŭ la prapatro de la miradoj da estaĵoj.
Ĝi malakrigas ĉion, kio estas akra;
Ĝi malkonfuzas ĉion, kio estas konfuza;
Ĝi malbriligas ĉion, kio estas brila;
Ĝi miksiĝas kun ĉio, kio estas polva².
Tute senforma,

Ĝi ŝajnas ne ekzisti kaj tamen ekzistas.
Mi ne scias, de kio ĝi naskiĝis,
Sed ŝajnas, ke ĝi ekestis jam antaŭ ol la Sinjoro de la Ĉielo³.

¹ La nepleniĝeco montras, ke la Taŭo estas tiel senlime granda, ke ĝia utilo aŭ funkcio neniam elĉerpiĝas. La malpleneco de la Taŭo ne estas la sama kiel “nenieco”, ĉar ĝi kaŝas sennombrajn semojn de kreo. Kvankam en ĝi troviĝas nenio, tamen ĝi entenas ĉion. Ĉu tio ŝajnas kontraŭdiro aŭ paradokso? Eble, sed tiu ĉi ideo estas konforma al la plej freŝa scienca penso pri la estiĝo de la universo, ekz. Pri la grand-eksplosa kosmologio, laŭ kiu teorio io efektive povas estiĝi el nenio.

² Laŭ taŭismo, la polvo estas la simbolo de la brukonfuza vanteco kaj banaleco de la ĉiutaga vivo.

³ Per tiu ĉi aserto Laŭzi fakte neas la kreadon de la universo fare de Dio.

ĈAPITRO 5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predikas pri la politika avantaĝo de “senagado”. Laŭ li oni devus preni indiferentan sintenadon kontraŭ la socio kaj lasi ĉion estiĝi kaj malaperi per si mem, nome sekvi la naturan vojon. Li trovas malutila fari tro da paroloj, t.e. tro da malplenaj moralinstruoj kaj burokrataj ordonoj, kaj admonas, ke oni tenu sin je la modereco.)

La Ĉielo kaj la Tero ne estas favoraj;
Ili rigardas ĉiujn estaĵojn egale kiel pajlohundojn¹.
La Saĝulo² ne estas favora;
Li rigardas ĉiujn homojn egale kiel pajlohundojn.
Inter la Ĉielo kaj la Tero,
Ĉu la spacego ne similas balgoblovilon?
Ĝi estas malplena, tamen ĝi ne elĉerpiĝas³;
Ju pli ĝi estas laborigata, des pli da blovoj ĝi donas.
Tro da paroloj rapide kondukas al bedaŭrinda fino,
Do estas preferinde teni sin je la modereco.

¹ La pajlohundo estis uzata de antikvuloj kiel oferaĵo al dioj. Oni uzis ĝin ne pro sia favoro al ĝi kaj forĵeti ĝin post la ofrado ne pro sia malfavoro, sed nur pro tio, ke ĝi jam perdis sian utilecon. Tiamaniere la Ĉielo kaj la Tero traktas ĉiujn estaĵojn egale, nek favore, nek malfavore, nome lasi ilin ĉiujn estiĝi kaj malaperi per si mem, laŭ la natura vojo de disvolviĝo.

² Vd. noton 1 de ĉap. 2.

³ Kvankam la spacego inter la Ĉielo kaj la Tero estas malplena, tamen en ĝi troviĝas sennombraj semoj de kreo, el kiuj povas naskiĝi ĉiaj estaĵoj, kaj tial la aserto de Laŭzi pri la “malpleneco” estas ideo ne negativa, sed pozitiva.

ĈAPITRO 6

(En tiu ĉi ĉapitro ni renkontas la esprimon “la Spirito de la Valo”. En la filozifio de Laŭzi, la “Valo” povas signifi vakuon aŭ malplenecon kaj “la Spirito de la Valo” estas alia nomo por la Taŭo de Laŭzi. La Taŭo estas la ĝenerala fonto de ĉiuj estaĵoj, kaj tial ĉiuj formohavaj estaĵoj, inkluzive la Ĉielon kaj la Teron, naskiĝas el la Taŭo. Ili ĉiuj povas iri al sia fino, sed la Taŭo estas senmorta kaj senfina.)

La Spirito de la Valo¹ neniam mortas.
Ĝi estas nomata la Mistera Femalo².
La pordo de la Mistera Femalo³
Estas la radiko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Ĝi senforme ekzistas,
Sed ĝia utilo neniam elĉerpiĝas.

¹ Iuj opinias, ke la “Valo” simbolas ineksan organon kaj sekve “la Spirito de la Valo” simbolas per fekundeco la Taŭon, kiu estas la origino de ĉiuj estaĵoj.

² La ĉina ideografiaĵo *pin* aludas reproduktan organon de ineksa animalo kaj “la Mistera Femalo” (ĉinlingve: *xuan-pin*) simbolas la Taŭon, kiu produktas ĉiujn estaĵojn. Laŭ Laŭzi la senĉesa ŝanĝiĝado de la substanco estas la fonto, el kiuj ĉiuj estaĵoj naskiĝas.

³ Ĉi tie per vagina aperturo Laŭzi metafore aludas la Taŭon. Tio estas postsigno de la antikva kulto al la virina seksorgano kiel simbolo de fekundeco.

ĈAPITRO 7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metas la ideon pri akiro de avantaĝoj per cedo. Laŭ li oni povas rikolti profiton tute ne konsiderante sin mem kaj farante nenion por si mem, t.e. atingi siajn celojn per malegoismo.)

Eterna estas la Ĉielo kaj eterna estas la Tero.
La kaŭzo, kial ili estas tiaj,
Kuŝas en tio, ke ili ne ekzistas por si mem,
Kaj pro tio ili povas daŭri por ĉiam.
Tial la Saĝulo¹ metas sin en la lastan lokon,
Sed efektive Li ĉiam staras plej antaŭe.
Havante nenian konsideron pri si mem, Li bone sin konservas.
Ĉu ne ĝuste pro sia sinforĝeso
Li povas perfekte plenumi siajn proprajn celojn?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8

(Venki malmolon per molo, retiriĝi por antaŭeniri kaj atingi sian celon per nekonkurado estas tri

karakterizaĵoj de la pensmaniero de Laŭzi kaj la paraktikado de lia penso. La ĉefa temo ĉi tie estas la sama kiel la antaŭa ĉapitro.)

La supera bono estas kiel akvo.
La akvo nutras ĉiujn estaĵojn kaj ne konkuras kontraŭ ili.
Ĝi loĝas en lokoj, kiujn la homoj evitas,
Kaj tial ĝi estas plej proksima al la Taŭo¹.
Do preferu loĝejon modestan,
Havu en la koro sentojn profundajn,
Estu intimaj al viaj amikoj,
Tenu ĉiam viajn promesojn,
Sekvu bonan ordon en regado,
Estu kapabla en traktado de aferoj,
Sciu uzi la okazon en agado.
Ĝuste pro nenia konkuro
Nenia miso estas farata.

¹ La akvo simbolas la Taŭon en multaj manieroj. Ĉi tie Laŭzi aludas ĝiajn ĉefajn kvalitojn. La akvo estas mola, kaj tamen ĝi kapablas venki tion, kio estas malmola. Ĝi serĉas ne superecon, sed nur la plej malaltajn lokojn kaj nutras ĉion, kio estas en ĝi aŭ kun ĝi. Kvankam ĉiuj vivaj estaĵoj ŝuldas sian vivon al ĝi, tamen ĝi havas nenan postulon al ili.

ĈAPITRO 9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montras la malavantaĝojn de nekontenteco kaj troeco kaj rekomendas modestecon kaj cedemon. Laŭ li, oni devas kontentigi sin per sufiĉeco kaj ne serĉi troajn riĉecon kaj honoron kaj, por longe ĝui trankvilecon kaj feliĉon, oni devas sekvi la leĝon de la Ĉielo, t.e. retiriĝi tuj post la plenumo de granda laboro, same kiel oni ĝustatempe demetas vazon jam ĝisrande plenan.)

Estas preferinde demeti vazon jam ĝisrande plenan,
Ol plu ĝin manteni kaj fari enverŝadon.
La klingo, kiu estas tro akre forĝita,
ne povas longe konservi sian akrecon.
Se la domo estas plenplena de oro kaj jado,
Ili ne povas esti tenataj en sekureco.
Esti fiera pri sia riĉeco kaj honoro
Signifas kaŭzi al si ruiniĝon.
Retiriĝi tuj post la plenumo de la granda laboro,
— Jen la leĝo de la Ĉielo.

ĈAPITRO 10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pritraktas la demandon pri la latentaj energio de la homa korpo kaj la pozicio de la homo en la universo. Tuj el la metodoj kulturaj la moralan karakteron per purigo de la menso kaj fortikigi la korpon per spirekzercado estas de ĉiam rigardataj de la taŭistoj kiel mistikaĵoj. Ĉi tie Laŭzi ankaŭ plu elvolvas sian politikan ideon pri “senagado”. Li opinias, ke ankaŭ la Naturo sekvas la “senagadon” kaj gardas sin per retiriĝo. Paraleligante la misteran naturan regnon kun la homa, li aplikas la “senagadon” kiel gvidan principon por la sociaj kaj politikaj demandoj.)

Ĉu vi, unuigante la animon kun la korpo,
Povas eviti ilian disiĝon?
Ĉu vi, koncentrate la vitalan forton kaj la spiradon,
Povas fariĝi tiel supla, kiel infaneto?
Ĉu vi, klarigante vian internan spegulon¹,
Povas purigi ĝin de ĉiaj makuloj?
Ĉu vi, regante la regnon kun amo al la popolo,
Povas teni vin je “senagado”?
Ĉu vi, malfermante kaj fermante la pordojn de la Ĉielo²
Povas ludi la rolon de la Femalo³?
Ĉu vi, perceptante kaj komprenante ĉion inter la kvar direktoj,
Povas esti libera de ĉiaj scioj?
Lasi ĉiujn estaĵojn kreski kaj reproduktiĝi,
Doni vivon al ĉiuj estaĵoj sen ilin posedi,
Meti ilin en movon sen atribui al si la meriton,
Kaj esti ilia suvereno sen ilin regi,
— Jen la profunda Virto.

¹ En la ĉina lingvo *xuan-lan* laŭvorte signifas misteran spegulon, per kiu Laŭzi metafore aludas la klaran plejprofundon de la homa koro.

² “La pordoj de la Ĉielo” aludas la aperturojn de tiaj sensoroj, kiel la oreloj, okuloj, nazo kaj buŝo; ili ricevis tian nomon pro tio, ke ili estas donitaj al la homo de la Ĉielo.

³ “Ludi la rolon de la Femalo” ĉi tie signifas fari sin milda kaj kvietema, mola kaj malforta, kiel la femalo.

ĈAPITRO 11

(Laŭzi opinias, ke la ekzisto ne povas apartigita disde la neekzisto kaj la neekzisto estas same grava kiel la ekzisto. La objekto estas formohava ekzisto, sed ĝia uzo dependas de la malpleneco, aŭ la neekzisto, interne de ĝi. Tio estas la dialektika unueco de la ekzisto kaj la neekzisto.)

Tridek spokoj konverĝas al la nabo;
Estas la malplena centro,
Kiu faras la ĉarradon uzebla.
Ni knedas argilon kaj faras el ĝi vazon;
Estas la malplena interno,

Kiu faras la vazon utiligebla.
Ni boras murojn kaj faras pordojn kaj fenestrojn;
Estas la malpleneco de la aperturoj,
Kiu faras la domon loĝebla.
Tial ni tiras avantaĝon el tio, kio ekzistas,
Kaj uzas la avantaĝon per tio, kio ne ekzistas.

ĈAPITRO 12

(La koloroj, sonoj, gustoj ktp., kiuj vekas nian deziron je materia ĝuo kaj perdigas al ni la sanan prudenton, estas la origino de ĉiaj sociaj malbonoj. La Saĝulo kontentigas sian stomakon nur por sin nutri, kaj ne siajn okulojn, por ne lasi sin tenti de malbonoj.)

La kvin koloroj¹ blindigas la okulon.
La kvin tonoj² surdigas la orelon.
La kvin gustoj³ sensentigas la palaton.
La ĉevalvetkuro kaj ĉasado frenezigas la menson.
La raraj valoraĵoj tentas al ŝtelado kaj rabado.
Tial la Saĝulo⁴ kontentigas nur la stomakon, ne la okulon.
Jen kial Li preferas tion ĉi, ol tion.

¹ “La kvin koloroj”, nome la ruĝo, flavo, bluo, blanko kaj nigro, ĉi tie signifas brilan buntecon.

² “La kvin tonoj”, nome la kvin notoj de la antikva ĉina kvintona gamo {do, re, mi, sol kaj la}, ĉi tie signifas tre agrablajn mizikajn sonojn.

³ “La kvin gustoj”, nome la dolĉeco, acideco, amareco, akragusteco kaj saleco, ĉi tie signifas bongustegajn frandaĵojn.

⁴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13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metas la ideon pri la graveco de la homa korpo. La kaŭzo, kial favoro kaj malfavoro konsternas la homon, kuŝas en tio, ke ne nur la perdo de favoro, sed ankaŭ la ricevo de ĝi, vundas la homan dignon, kio, laŭ Laŭzi, ambaŭokaze estas granda malfeliĉo. Ordinare oni rigardas pli grava la akiron de favoro aŭ honoro, ol sian korpon, sed Laŭzi konsilas al ni doni saman atenton al nia korpo, kiel al granda malfeliĉo. Nur tiu, kiu prizorgas kaj amas la aliajn, same kiel sin mem, povas preni sur sin gravegajn taskojn, ekz. la regadon de la mondo.)

Favoro kaj malfavoro kaŭzas konsternon.
Granda malfeliĉo estas same grava, kiel nia korpo.
Kion do signifas, ke favoro kaj malfavoro kaŭzas konsternon?
La favoro estas humiliga per si mem;
Ĝin ricevante kaj perdante

Oni same konsterniĝas, —
Jen kion signifas, ke favoro kaj malfavoro kaŭzas konsternpon.
Kion do signifas, ke granda malfeliĉo estas same grava, kiel nia korpo?
La kaŭzo, kial granda malfeliĉo nin trafas,
Kuŝas en tio, ke ni havas la korpon.
Se ni ne havus la korpon,
Kia malfeliĉo povus fali sur nin?
Tial nur al tiu, kiu zorgas pri la aliaj, same kiel pri si mem,
La mondo povas esti konfidita;
Kaj nur tiu, kiu amas la aliajn, same kiel sin mem,
Estas inda je la regado super ĝi.

ĈAPITRO 14

(Tiu ĉi ĉapitro montras, ke la Taŭo estas diferenca de la aliaj konkretaj aferoj per tio, ke ĝi estas ne-perceptebla kaj nekonebla, kaj tio estas la kaŭzo, kial la Taŭo estas asertita senforma kaj senbilda, sed malgraŭe la Taŭo estas la mastro de ĉiuj aktualaj konkretaj aferoj.)

Oni rigardas ĝin kaj ĝi ne estas vidata:
Ĝi estas nomata la Nevidebla.
Oni aŭskultas ĝin kaj ĝi ne estas aŭdata:
Ĝi estas nomata la Neaŭdebla.
Oni penas palpi ĝin kaj ĝi ne estas tuŝata:
Ĝi estas nomata la Nepalpebla.
Tiuj ĉi tri kvalitoj, kiuj ne estas precize difineblaj,
Faras ĝin integra tuto mistera.
Ĝia supro ne estas brila,
Ĝia subo ne estas malhela.
Senfina kaj senlima, ĝi estas apenaŭ nomebla
Kaj esence devenas de la neekzisto.
Tio estas nomata la senforma formo,
La senkorpa bildo;
Tio estas nomata la Nepalpebla kaj Neperceptebla.
Starante antaŭ ĝi, oni ne vidas ĝian vizaĝon;
Sekvante ĝin, oni ne vidas ĝian dorson.
Teni sin je la antikva Taŭo por mastri la nunajn aferojn,
Por povi koni la praan komencon,
—Tio estas nomata la leĝo de la Taŭo.

ĈAPITRO 15

(Ĉio, kion Laŭzi diras en tiu ĉi ĉapitro, estas laŭdoj al la homo, kiu atingis la Taŭon. Tia homo havas subtilan, misteran kaj grandaniman naturon; lia spirita regno estas multe super la komprenkapablo de la ordinaraj homoj; li estas singarda kaj skrupula, simpla kaj modesta. Kion ajn li faras, li ne strebas al absoluta perfekteco, kaj tiel li neniam sentas sin malkuraĝigita pro granda malsukceso. Li ŝajnas konservativa, sed en efektiveco li estas ĉiam favorata per sukcesoj.)

En la antikveco la Konanto de la Taŭo
Havis saĝon subtilan, misteran, penetreman,
Tro profundan por esti komprenata.
Kaj ĝuste ĉar Li estis super nia kompreno,
Mi povas priskribi Lin nur supraĵe.
Singarda, kiel homo vintre travadanta riveron,
Viglatenta, kiel homo sin gardanta kontraŭ danĝeroj ĉiuflanke,
Gravmiena kaj rezerviĝema, kiel vizitanta gasto,
Cedema, kiel degelanta glacio,
Simpla, kiel nesulptita lignobloko,
Modeste malferma, kiel valo vasta kaj kvietaj,
Ĉioamplaksa, kiel akvomaso malklara.
Kiu do povas kvietigi la malkvieton,
Ke la malklaro iom post iom klariĝu?
Kiu do povas, mem restante senmova longatempe,
Movi la aliajn al iompostioma vigliĝo?
Tiu, kiu tenas sin je tiu ĉi Taŭo, ne serĉas la dezirplenuon.
Kaj ĝuste ĉar Li ne serĉas la dezirplenumon,
Li povas konstante renovigi la malnovon.

ĈAPITRO 16

(Laŭzi rekomendas malplenigon de la menso kaj prenon de senpartia sintenado kontraŭ ŝanĝiĝado kaj disvolviĝado de ĉiuj estaĵoj. Laŭ li la ŝanĝiĝado, kiu estas nur moviĝado en cikloj, fine revenas al sia deirpunkto. Tio estas nomata reveno al la radiko. En la lasta analizo, tia moviĝado ne estas diferenca de senŝanĝeco, t.e. kvieteco. Ĉar la kvieteco estas la ĝenerala principo reganta ĉiajn ŝanĝiĝojn, ĝi estas identa kun la eterneco. Por sekvi la principon de kvieteco oni ne devas agi facilanime kaj senpripense. Aplikante tiun ĉi principon al la ĉiutaga vivo kaj politikaj aktivecoj, li opinias, ke la “senagado” estas panaceo kontraŭ ĉia riskema ago, kiu povus vekti danĝeron.)

Malplenigu vian menson ĝis ekstremeco;
Lasu vian koron resti en kvieteco.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formiĝas kaj konkure kreskas,
Dume mi observas iliajn ciklajn ripetiĝojn.
Same kiel vegetaĵoj, ili kreskas diversmaniere
Kaj revenas ĉiu al sia radiko.

Tiu ĉi reveno al siaj radikoj estas nomata “retrovo de la kvieteco”,
“La retrovo de la kvieteco” estas nomata “reveno al sia destino”,
“La reveno al sia destino” estas nomata “la leĝo eterna”:
Kono de “la leĝo eterna” estas nomata “iluminiĝo”;
Ignoro de ĝi kondukas al blindaj agoj kaj katastrofo.
Tiu, kiu konas “la leĝon eternan”, ampleksas ĉion;
Ampleksante ĉion, li estas senpartia;
Estante senpartia, li agas kiel reĝo;
Agante kiel reĝo, li estas en akordo kun la Naturo;
Estante en akordo kun la Naturo, li estas en akordo kun la Taŭo;
Estante en akordo kun la Taŭo, li estas ĉiamdaŭra
Kaj libera de ĉia danĝero dum sia tuta vivo.

ĈAPITRO 17

(Laŭzi kredas, ke la “senagado” estas la plej bona principo de regado kaj la plej bonaj rangantoj devas regi per “senagado”, tiel ke la popolo apenaŭ sentas ilian ekziston. Li kontraŭstaras al la regantoj arbitre donantaj ordonojn. Li pensas, ke eĉ se iaj politikaj sukcesoj estas atingitaj, ili ne devas esti atribuitaj al la regantoj, sed devas esti rigardataj kiel spontaneaĵoj.)

La plej bonaj regantoj estas tiuj, pri kies ekzisto la popolo apenaŭ scias.
La meze bonaj estas tiuj, kiujn la popolo amas kaj laŭdas.
La malpli bonaj estas tiuj, kiujn la popolo timas.
La malplej bonaj estas tiuj, kiujn la popolo malrespektas.
Tiuj, kiuj ne meritas la fidon de la popolo,
Ne povas esti fidataj de ĝi.
Senokupaj kaj senzorgaj, la plej bonaj regantoj malofte donas ordonojn.
Kiam iuj aferoj estas plenumitaj,
Ĉiuj popolanoj diras: “Ni sekvas la naturan vojon.”

ĈAPITRO 18

(En la okulo de Laŭzi, la moraleco kaj la perfekta virto, la inteligenteco kaj la saĝeco, la fila devo kaj la gepatra amo, la lojaleco de ministroj, ĉiuj estas nenormalaj simptomoj de malsaneca socio, kaj tiaj moralaj neniam naskiĝus en racia socio. Ĉi tie kuŝas la dialektika penso de Laŭzi pri la rilatoj inter tiuj ĉi paroj da kontraŭoj: la saĝeco kaj la hipokriteco, la fila devo kaj la gepatra amo unuflanke kaj kvereloj interne de la familio aliflanke, la ĥaosa stato de la regno kaj la lojaleco de ministroj, ktp.)

Kiam la Granda Taŭo estas forlasita,
Moraleco kaj perfekta virto leviĝas.
Kiam inteligenteco kaj saĝeco aperas,
Granda hipokriteco ilin sekvas.

Kiam harmonio ne plu regas en familio,
Fila devo kaj gepatra amo sin montras.
Kiam la lando falas en ĥaoson,
Homoj servas ĝin kiel lojalaj ministroj.

ĈAPITRO 19

(Laŭzi rekomendas revenon al la simpla stato de la naturo. Laŭ li, la plej efika maniero de la regado de regno estas modestigi la eksterajon, simpligi la menson, bridi la egoismon, malpliigi la dezirojn, kaj forĵeti la klerecon ktp.)

Forigu la saĝecon kaj rezignu la sagacon¹,
Kaj la popolo havos de tio centoble pli da bono.
Forigu la virton kaj rezignu la juston²,
Kaj la popolo revenos al fila devo kaj gepatra amo.
Forigu la ruzon kaj rezignu la profitecon,
Kaj malaperos ŝtelistoj kaj rabistoj.
Tiuj ĉi tri, kiel principoj, tamen ne sufiĉas,
Tial devas ekzisti ankoraŭ aliaj, sekvendaj por la popolo:
Modestigi la eksterajon kaj simpligi la menson,
Bridi la egoismon kaj malpliigi la dezirojn,
Forĵeti la klerecon³, por ke oni ne plu konu la malĝojon.

¹ Ĉi tie la “saĝeco” kaj la “sagaco” aludas la ruzecon kaj hipokritecon.

² La “virto” kaj la “justo” propre devus servi kiel edifaj rimedoj, sed ofte ili estas uzataj kiel maskoj por kovri hipokritajn kaj malbonajn agojn.

³ Same kiel noto 1 de tiu ĉi ĉapitro.

ĈAPITRO 20

(Laŭzi rigardis vulgare la ordinarajn homojn, kiuj vivis gaje kaj senzorge, dum li sentis sin stulta, malklera, senkapabla kaj mallerta. Kial do? Ĉar li, nutrata de la Taŭo, jam eniris en sublimigitan staton, en kiu lia sintenado al la vivo fariĝis diferenca de tiu de la ordinaruloj. Ĉi-sence dirite, la stulteco de Laŭzi estas ĝuste lia saĝeco, kiu ebligas al lia spirito penetri profunde en la vivon, dum la saĝeco de la ordinaruloj estas nur la manifestiĝo de la suprajeco kaj malprofundeco de ilia spirito.)

Kia estas la diferenco inter jes-respondado kaj riproĉo?
Kia estas la diferenco inter la bono kaj la malbono?
Tio, kion aliaj timas, ne povas ne esti timata.
Tiele estas de la pratempo kaj tiele restos eterne!
Ĉiuj aliaj homoj estas tiel gajaj kaj senzorgaj,
Kvazaŭ ili partoprenus en festenado

Aŭ ascendus belvidejon por ĝui printempan pejzaĝon,
Dum nur mi sola estas indiferenta, apatia,
Kvazaŭ mi estus bebo ridi ankoraŭ ne povanta,
Aŭ senhejmulo, kiu vagadus lace.
Ĉiuj aliaj homoj havas superfluaĵojn,
Nur mi sola kvazaŭ suferas je nesufiĉeco.
Ho, kia stultulo mi estas, kiu estas en plena malklereco!
Ĉiuj aliaj homoj estas klarmensaj,
Nur mi sola estas en spirita nebuleco.
Ĉiuj aliaj homoj estas sagacaj,
Nur mi sola havas obtuzan kapon.
Ĉiuj aliaj homoj estas kapablaj,
Nur mi sola estas mallerta.
Mi sola estas diferenca de ili ĉiuj,
Ĉar mi estas nutrata de la Patrino, la Taŭo.

ĈAPITRO 21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priskribas karakterizaĵojn de la Taŭo. Senforma kaj senbilda, la Taŭo estas nevidebla, sed ĝi efektive ekzistas kaj produktas miriadojn da estaĵoj.)

La enhavo de la granda Virto
Estas konforma nur al la Taŭo.
La io, kiu estas nomata Taŭo,
Havas nenian difinitan formon.
Tiel svaga kaj neperceptebla ĝi estas,
Tamen en ĝi la bildo aperas.
Tiel neperceptebla kaj svaga ĝi estas,
Tamen en ĝi troviĝas io efektiva.
Tiel profunda kaj obskura ĝi estas,
Tamen en ĝi estas tenata la subtila esenco.
La esenco estas tre konkreta,
Kaj en ĝi estas latentia io vera.
De la pratempo ĝis la nuno
Ĝia nomo ĉiam restas,
Per kiu oni ekzamenas la originon de ĉiuj estaĵoj.
Kiel do oni ekkonas la originon de ĉiuj estaĵoj?
Per la naturo de la Taŭo.

ĈAPITRO 22

(La unuaj ses frazoj estas antikvaj popoldiroj, kiuj venis el la tempo antaŭa al Laŭzi. En ili estas en-

tenata la jena dialektika penso: ekzamenante demandon, oni devas preni en konsideron kiel la aspekton pozitivan, tiel ankaŭ la negativan. Laŭ Laŭzi tio povas esti sekvata kiel principo en la observado de la socio. Per la popoldiroj Laŭzi konsilas al ni esti cedema kaj nekonkurema, ĉar per cedoj kaj nekonkurado oni povas atingi la rezultojn, kiujn aliaj kutime ne povas atingi. Ankaŭ tio estas la apliko de lia principo de retiriĝo por antaŭeniro.)

“Estu cedema, kaj vi konservos vin tuta;
Estu fleksebla, kaj vi restos rekta;
Estu malplena, kaj vi fariĝos plena;
Estu kaduka, kaj vi renoviĝos;
Prenu malmulton, kaj vi ricevos;
Havu multon, kaj vi konfuziĝos.”
Tial la Saĝulo¹ tenas sin je la Praa Unuo, la Taŭo,
Kaj uzas ĝin kiel la kriterion por juĝi ĉion sub la Ĉielo.
Estante neelmontriĝema, Li havas gloron brilan;
Ne konsiderante sin ĉiam prava, Li estas prudenta;
Ne farante fanfaronojn, Li estas merita;
Ne fierante pri si mem, Li estas eminenta.
Ĝuste ĉar li ne konkuras,
Neniu en la mondo povas konkuri kun li.
Kiel do povus esti malplena frazo la antikva popoldiro:
“Estu cedema, kaj vi konservos vin tuta”?
Tenante sin je la Taŭo, oni ja povas konservi sin bone.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23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pritraktas la principon de sia Taŭo kaj la manieron ĝin posedi. Se oni kredas je ĝi, oni ĝin akiras. Se ne, oni ĝin perdas. Li ankaŭ emfazas la gravecon de fido, kiam li finas tiun ĉi ĉapitron, dirante: “Nur kiam la reganto ne havas sufiĉan fidindecon, la popolo lin ne fidas.”)

Diri malmulton estas laŭ la Naturo.
La ventego ne daŭras unu tutan matenon,
Nek la pluvego daŭras unu tutan tagon.
Kiu do faras ilin tiaj?
La Ĉielo kaj la Tero.
Se la forto eĉ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ne povas longe daŭri,
Kiel do povus tiele daŭri tiu de la homo?
Tial tiu, kiu sin tenas je la Taŭo, identiĝas kun la Taŭo;
Tiu, kiu sin tenas je la Virto, identiĝas kun la Virto¹;
Tiu, kiu sin pretigas al la perdo de ili, identiĝas kun la perdo.
Tiu, kiu identiĝas kun la Taŭo,
Estas volonte akceptata de la Taŭo;

Tiu, kiu identiĝas kun la Virto,
Estas volonte akceptata de la Virto;
Tiu, kiu identiĝas kun la perdo,
Estas volonte akceptata de la perdo.
Nur kiam la reganto ne havas sufiĉan fidecon,
La popolo lin ne fidis.

¹ Ĉi tie kuŝas sencoturno: en la antikva ĉina lingvo “De” povas signifi samtempe “akiron” aŭ “ricevon” kaj “virton”.

ĈAPITRO 24

(En tiu ĉi ĉapitro aperas dialektikaj vidpunktoj e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kaj lia ideo, ke oni devas re-tiriĝi por antaŭeniri, plu montriĝas ĉi tie. Laŭzi opinias, ke la ideo estas konforma al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Kiu, kiu leviĝas sur la piedfingroj, ne firme staras;
Tiu, kiu faras tro grandajn paŝojn, ne iras longan vojon;
Tiu, kiu estas elmontriĝema, ne havas gloron brilan;
Tiu, kiu konsideras sin ĉiam prava, ne estas prudenta;
Tiu, kiu fanfaronas, ne estas merita;
Tiu, kiu fieras pri si mem, ne estas eminenta.
Juĝate laŭ la Taŭo,
Tiaj agmanieroj estas nenio alia ol manĝrestaĵoj aŭ verukoj,
Kiujn ĉiu abomenas.
Tial la homo, kiu posedas la Taŭon, ilin evitas.

ĈAOITRO 25

(Tio ĉi estas unu el la plej gravaj ĉapitroj de la filozofia verko de Laŭzi. Ĝi priskribas la Taŭon kiel ion estiĝintan jam antaŭ ol la Ĉielo kaj la Tero kaj ĉiuj aliaj ekzistaĵoj. La Taŭo estas transcenda, ĉar ĝi estas trans la homaj sensoj. Ĝi estas movopova kaj ĉiam moviĝas. En la universo ekzistas kvar grandaj estaĵoj, t.e. la Homo, la Tero, la Ĉielo kaj la Taŭo. Kompreneble, la Taŭo estas la plej alta inter la kvar, kaj el ĝi naskiĝis la tri aliaj.)

Ekzistis io intermiksiĝa kaj nedisigeble tuteca,
Kio estiĝis antaŭ ol la Ĉielo kaj la Tero.
Sensona kaj senforma,
Ĝi dependas de nenio kaj neniam sin ŝanĝas,
Ĝi cirkle iradas ĉie kaj neniam haltas.
Ĝi povas esti rigardata kiel la Patrino de ĉio sub la Ĉielo.
Mi ne scias ĝian nomon,
Kaj mi nomas ĝin Taŭo

Kaj neadekvate kvalifikas ĝin per “granda”.
Ĝi estas senfine granda kaj iradas konstante,
Iradi konstante signifas atingi foren,
Atingi foren signifas reveni al la origino.
Tial la Taŭo estas la granda,
La Ĉielo estas granda,
La Tero estas granda,
Kaj ankaŭ la Homo estas granda.
En la universo estas kvar grandaj estaĵoj,
Kaj la Homo estas unu el ili.
La Hom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Tero,
La Ter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Ĉielo,
La Ĉielo sekvas la leĝojn de la Taŭo,
Kaj la Taŭo sekvas la leĝojn de sia propra naturo.

ĈAPITRO 26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pritraktas la kontraŭdirojn inter pezo kaj malpezo, senmoveco kaj movo. En la kontraŭeco inter pezo kaj malpezo, aŭ senmoveco kaj movo, Laŭzi opinias, ke la unua, nome la pezo aŭ la senmoveco, estas la ĉefa aspekto. Vidante la luksemon kaj diboĉadon de tiamaj regantoj, Laŭzi kritike metis tian demandon kun profunda doloro: “Kiel do povas esti, ke la reganto de dek mil militĉaroj malgrandigas sian gravecon sub la Ĉielo?” Laŭ li, la reganto de granda regno devus scii sian gravecon kaj eviti leĝerecon en sia regado, kiu rezultigus la ruiniĝon de la regno.)

La pezo estas la radiko de la malpezo,
La senmoveco estas la mastro de la movo.
Tial la Saĝulo¹, vojaĝante la tutan tagon,
Neniam forlasas sian pakajĉaron².
Ĝuante luksan kaj komfortan vivon,
Li ne dronas en ĝi.
Kiel do povas esti, ke la reganto de regno de dek mil militĉaroj³
Malgrandigas sian gravecon sub la Ĉielo?
La malpezeco neeviteble kondukas al la perdo de la radiko,
La leĝera movo neeviteble rezultigas la perdon de la mastreco.

¹ Vd. noton 1 de ĉap.2.

² Tiu ĉi frazo metafore signifas, ke la Saĝulo neniam agas leĝere aŭ frivole.

³ Kvankam en la tempo de Laŭzi ĉaroj estis grandkvante uzataj en militoj, tamen nur granda regno povis posedi dek mil militĉarojn. Ĉi tie Laŭzi aludas per tio la reganton de granda regno.

ĈAPITRO 27

(La unua parto de tiu ĉi ĉapitro pritraktas kelkajn manovrojn de la regado per “senagado”; la dua konsilas ekzameni ĉiun aferon sub ĝiaj du aspektoj kaj ne sub unu sola. Se oni povas observi aferojn tiamaniere, la utilaĵo kaj la senutilaĵo, aŭ la bonulo kaj la malbonulo, ambaŭ povas havi sian ekzistencialon.)

Tiu, kiu estas lerta en vojaĝado, postlasas neniajn radsulkojn, nek piedsignojn¹;
Tiu, kiu estas lerta en parolado, diras nenion, kio povus esti trovita erara;
Tiu, kiu estas lerta en kalkulado, ne uzas kalkulmarkojn;
Tiu, kiu estas lerta en fermado, bezonas neniajn riglilojn por ne malfermebligi tion, kio estas fermita de li;
Tiu, kiu estas lerta en ligado, bezonas neniajn ŝnurojn, por ne malligebligi tion, kio estas ligita de li.
Tial la Saĝulo² estas ĉiam lerta en savado de homoj,
Kaj pro tio neniu estas senutila, forĵetinda;
Li estas ĉiam lerta en savado ankaŭ de objektoj,
Kaj pro tio nenio estas senutila, forĵetinda.
Tio estas nomata la kaŝita saĝeco.
Tial la bonulo estas la instruisto de la malbonulo,
Kaj la malbonulo estas la materialo, el kiu la bonulo lernas.
Tiu, kiu ne honoras sian instruiston,
Nek rigardas tian matierialon valora,
Estas multe menskonfuzita, kvankam li pensas sin mem saĝa —
Jen la subtila sekreto.

¹ Vojaĝo neeviteble postlasas radsulkojn aŭ piedsignojn; por postlasi neniajn radsulkojn aŭ piedsignojn, oni do devas ne vojaĝi. Tial ĉi tie “... estas lerta en vojaĝo” signifas “fari nenan vojaĝon aŭ iri sekvante alies piedsignojn”; tio estas uzata de Laŭzi por aludi “senagadon”.

²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28

(Laŭzi opinias, ke oni devas teni sin je la principo resti malforta kaj gardi sin per cedo kaj retiriĝo kiel en la ĉiutaga vivo, tiel ankaŭ en la politikaj aktivecoj, kio laŭ li certe kondukos al sukcesoj.)

Tiu, kiu konas la masklecon,
Kaj tamen gardas la femalecon,
Estas preta fariĝi la ravino¹ de la mondo.
Estante la ravino de la mondo,
Li neniam estas apartigita disde la konstanta Virto
Kaj revenas al la simpla stato, kiel novnaskito.
Tiu, kiu konas la blankecon²,
Kaj tamen gardas la nigrecon,

Estas preta fariĝi la ilo de la mondo.
Estante la ilo de la mondo,
Li ĉiam restas ĉe la konstanta Virto
Kaj revenas al la origina senfineco.
Tiu, kiu konas la gloron
Kaj tamen gardas la humiliĝon,
Estas preta fariĝi la valo de la mondo.
Estante la valo de la mondo,
Li posedas sufiĉe da eterna Virto
Kaj revenas al la simpleco (*pu*)³.
Kiam la simpleco (*pu*) estas disrompita, ĝi turniĝas en ilojn.
Uzante la disrompitan simplecon,
La Saĝulo⁴ fariĝas la estro de regado.
Tial la perfekta regado ne naskiĝas el artefariteco⁵.

¹ la ravino, same kiel la valo ĉi-malsupre, kiu signifas en la filozofio de Laŭzi malaltecon kaj malplenecon, simbolas nekonkuradon kaj humilecon.

² Ĉi tie la blankeco simbolas saĝecon aŭ klarecon, dum la nigreco malsaĝecon aŭ malklerecon.

³ La ĉina vorto *pu* signifas pecon da ligno, kiu ne estas skulptita. Ĝi estas preferata metaforo uzata de Laŭzi por aludi la originan staton de pleja simpleco, kiu estas egala al la Taŭo (Vd. ĉap. 15: “Simpla, kiel neskulptita lignobloko”).

⁴ Vd. noton 1 de ĉap. 2.

⁵ Tio signifas, ke la perfekta regado devas sekvi la leĝojn de la naturo kaj esti konforma al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ĈAPITRO 29

(Tiu ĉi ĉapitro montras la politikan penson de Laŭzi pri “senagado”. Li opinias, ke la homa penado signifas preskaŭ nenion antaŭ la objektiva mondo, kaj tial la homo havas neniun alian elekton krom lasi la aferojn sekvi sian naturan vojon de disvolviĝo kaj sekve devas fari nenion, kio estas super lia povo, nek preni ekstremajn rimedojn.)

Tiu, kiu deziras ekregi la mondon kaj atingi iajn rezultojn,
Laŭ mi certe ne sukcesos.
La homa mondo, kiu estas io sankta,
Ja ne povas esti arbitre traktata.
Tiu, kiu arbitras al ĝi, ĝin detruas;
Tiu, kiu penas ĝin teni, ĝin perdas.
Tial el ĉiuj estaĵoj de la mondo
Iuj iras antaŭe dum aliaj sekvas,
Iuj varme spiras dum aliaj malvarme blovas,
Iuj estas fortaj dum aliaj estas malfortaj,
Iuj estas sekuraj dum aliaj estas en danĝero.

Tial la Saĝulo evitas la ekstrecon, la troecon kaj la ekscesecon.

ĈAPITRO 30

(Tiu ĉi ĉapitro montras la kontraŭmilitan penson de Laŭzi. Laŭ li, la milito estas detrua kaj kruela, sekve ĉiel evitenda, kaj tial, se minacate de atako oni estas devigita fari militon, oni tiam devas sin-garde trakti ĝin kaj ĉesigi ĝin tuj post gajno de la batalo. Plie, oni ankaŭ ne devas paradi per forto, nek aroganti pro sia venko, ĉar la milito ja estas farita malgraŭvole.)

Tiu, kiu helpas la reganton en la maniero de la Taŭo,
Konsilas al li regi la mondon ne per forto.
La uzo de forto baldaŭ ricevas repagon:
Tie, kie la armeoj restis, abunde kreskas dornaj arbetoj,
Kaj grandaj militoj estas ĉiam sekvataj de malsatego.
Tial la saĝa generalo kontentigas sin per sia unua sukceso kaj ĉesas,
Ne kuraĝante plu ekspluati sian venkon.
Atinginte sukceson, li ne fanfaronas pri ĝi,
Atinginte sukceson, li ne sin gloras per ĝi,
Atinginte sukceson, li ne arogantas pro ĝi,
Atinginte sukceson, li prenas ĝin kiel ion faritan malgraŭvole,
Atinginte sukceson, li ne paradas per sia forto.
La estaĵoj, atinginte sian plejfortecon, devas kreski maljunaj¹,
Kio estas kontraŭ la Taŭo.
Kaj ĉio, kio estas kontraŭ la Taŭo, senescepte iras al sia baldaŭa pereco.

¹ Tial, laŭ Laŭzi, oni preferu esti en malforteco kaj moleco.

ĈAPITRO 31

(Tiu ĉi ĉapitro estas la daŭrigo de la antaŭa ĉapitro, kiu traktas la kontraŭmilitan temon. En ĝia teksto troviĝas kelkaj frazoj interpolitaj kaj konfuzitaj, kiuj ŝajnis jam tiaj dum Han-dinastio. Iuj komentariistoj opinias, ke la frazoj ekde “En feliĉaj okazoj” ĝis “tiun de funebraĵoj” estas origine komento pri la frazoj “la nobla generalo, en paca tempo, honoras la maldekstron, / Sed en militaj okazoj li honoras la dekstron.”)

La armiloj estas instrumentoj sinistraj,
Kiujn ĉiu abomenas kaj evitas,
Tial tiuj, kiuj posedas la Taŭon, ĉiam estas for de ili.
La nobla generalo, en paca tempo, honoras la maldekstron,
Sed en militaj okazoj li honoras la dekstron.
Ĉar la armiloj estas instrumentoj sinistraj,
Ili ne estas la instrumentoj de la nobla generalo.

Kiam li havas nenian elekton kaj devas ilin uzi,
Por li plej bone estas uzi ilin kun indiferenteco kaj deteniĝemo.
Eĉ kiam li gajnas venkon, li ne devas rigardi sin laŭdinda.
Se li laŭdas sian venkon,
Li estas la homo trovanta plezuron en hommortigo.
Tiu, kiu trovas plezuron en hommortigo,
Sukcesos en nenio sub la Ĉielo.
En feliĉaj okazoj la maldekstro estas honorata,
En funebraj okazoj la dekstro estas honorata.
La malsupera generalo staras maldekstre,
La supera generalo staras dekstre.
Tio signifas, ke la aranĝo de militaj aferoj sekvas tiun de funebraĵoj.
La milito buĉas multegon da homoj,
Tial oni devas iri kun malĝojo al la batalejo.
Eĉ se la batalo estas gajnita, la venko devas esti solenata laŭ funebraj ritoj.

ĈAPITRO 32

(Tiu ĉi ĉapitro plu elvolvas la politikan ideon pri “senagado”. Ĝi konsilas al ni ne fari troaĵojn kaj teni niajn agojn inter la limoj de dececo.)

La Taŭno estas eterna, sennoma kaj simpla.
Kvankam ŝajne malgranda, ĝi povas esti subigita al nenio sub la Ĉielo.
Se la reĝoj kaj la princoj alkonformigus sin al ĝi,
Ĉiuj estaĵoj nature submetus sin al ili.
La harmonio de la Ĉielo kaj de la Tero
Descendigas dolĉan roson¹ al la homoj,
Kaj senordone la popolo egale ĝin ricevas.
Kiam naskiĝis la estaĵoj, tiam aperis iliaj nomoj;
Ĉar ili jam ricevis siajn nomojn,
Oni devas scii la limojn kaj la mezurojn en sia agado.
Sciante la limojn kaj la mezurojn, oni povas eviti ĉian danĝeron.
Ĉio sub la Ĉielo revenos al la Taŭno,
Same kiel la riveroj fluas al la maro.

¹ Laŭ la kredo de antikvuloj, “dolĉa roso” falas al la homoj nur tiam, kiam la mondo estas en plena paco.

ĈAPITRO 33

(Tiu ĉi ĉapitro traktas serion da ideoj, kiuj celas moralan sinkulturadon per introspekto. Laŭzi emfazas, ke oni devas esti sufiĉe saĝa por bone koni sin mem kaj havi la volon venki siajn malfortaĵojn.)

Tiu, kiu bone konas aliajn, estas saĝa;
Tiu, kiu bone konas sin mem, posedas la lumon.
Tiu, kiu konkeras aliajn, estas forta;
Tiu, kiu konkeras sin mem, estas potenca.
Tiu, kiu estas kontenta, estas riĉa;
Tiu, kiu agas kun persistemo, havas volon;
Tiu, kiu ne perdas sian radikon, estas longedaŭra;
Tiu, kiu mortas kaj tamen ne malaperas, ĝuas longan vivon.

ĈAPITRO 34

(La Taŭo estas ĉieesta. Nur dank' al la Taŭo povas ekzisti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La Taŭo estas bagatela kaj humila, ĉar ĝi servas ĉiujn estaĵojn; ĝi estas ankaŭ granda kaj admirinda, ĉar ĉio sekvas ĝin spontanee. En la lasta analizo, la Taŭo estas granda, kvankam ĝi neniam pretendas esti tia.)

La granda Taŭo estas kiel rivero inundanta:
Ĝi povas iri dekstren, ĝi povas iri maldekstren.
Ĉiuj estaĵoj ŝuldas al ĝi sian ekziston sen ricevi ian ajn rifuzon de ĝi.
Kiam ĝia laboro estas plenumita, ĝi ne atribuas al si la meriton;
Ĝi nutras ĉiujn estaĵojn, sed ĝi ne pretendas esti ilia mastro;
(Ĉiam sen sia deziro,)¹
Ĝi povas esti nomata malgranda.
Ĉiuj estaĵoj revenas al ĝi, sed ĝi ne pretendas esti ilia mastro;
Ĝi povas esti nomata granda.
Ĉar ĝi neniam pretendas esti granda,
Ĝi povas atingi sian grandecon.

¹ La krampoj estas aldonitaj por montri, ke tiuj ĉi vortoj eble estis poste enmetitaj de aliaj.

ĈAPITRO 35

(Ĉiuj estaĵoj dependas de la Taŭo. Malsimile al la aliaj formohavaj estaĵoj, ĝi estas nevidebla kaj neaŭdebla, tamen ĝi feliĉigas la homojn en ilia vivo kaj igas ilin ĝui pacon kaj sanon.)

Firme tenu vin je la granda bildo (la Taŭo),
Kaj ĉiuj sub la Ĉielo al vi iros
Sen timo pri ĉia damaĝo
Kaj kun ĝuo de komforto, paco kaj sano.
Muziko kaj frandaĵoj
Povas haltigi pasantojn,
Sed la Taŭo, se eldirite,
Ŝajnas sengusta kaj enuiga.

Rigardate, ĝi estas nevidebla,
Aŭskultate, ĝi estas neaŭdebla,
Uzate, ĝi estas neelĉerpebla.

ĈAPITRO 36

(Ĉi tie Laŭzi esprimas sian dialektikan penson pritraktante la rilatojn inter forteco kaj malforteco, renverso kaj starigo, ktp. por indiki ilian transformiĝon unu en la alian. Li esprimas ankaŭ siajn ideojn pri politikaj taktikoj. Li reduktas tion ĉi al la koncepto “la mola kaj malforta venkas la malmolan kaj fortan” kiel principo, kiun li rekomendas uzi kiel en militoj, tiel ankaŭ en politikaj aktivecoj.)

Se vi volas kuntiri ion,
Vi devas unue etendi ĝin portempe;
Se vi volas malfortigi ion,
Vi devas unue fortigi ĝin portempe;
Se vi volas renversi ion,
Vi devas unue starigi ĝin portempe;
Se vi volas preni al vi ion,
Vi devas unue doni ĝin portempe.
Tio estas nomata subtila sagaco,—
Jen kial la mola kaj malforta venkas la malmolan kaj fortan.
La fiŝo ne povas forlasi la profundan akvon,
Kaj la plej akraj armiloj de la regno
Ne povas esti montrataj al homoj.

ĈAPITRO 37

(Politike Laŭzi kontraŭstaras al pozitivaj agoj. Tenante sin je la principo de “farado de nenio kaj nenio restanta nefarita”, li deziras, ke oni havu nenian ambicion, nek entreprenemon, kaj tiam la tuta socio nature konservos sian stabilecon kaj pacon.)

La Taŭo ĉiam estas en “senagado”,
Kaj tamen ekzistas por ĝi nenio, kio restus nefarita..
Se la reĝoj kaj la princoj alkonformigus sin al ĝi,
Ĉiuj estaĵoj spontanee submetus sin al ili.
Sed se, malgraŭ sia submetiĝo, ili ekhavas dezirojn.
Mi bridus ilin per la sennoma simpleco¹.
Bridate per la sennoma simpleco,
Ili estus liberaj de ĉiaj deziroj.
Liberaj de ĉiaj deziroj, ili kvietiĝus,
Kaj tiam la mondo nature trovus sian stabilan ordon.

¹ La simpleco egalas la Taŭon (Vd. noton 3 de ĉap. 28). Ĉar la Taŭo estas sennoma (Vd. la unuan linion de ĉap. 32), tial ankaŭ la simpleco estas sennoma.

ĈAPITRO 38

(Tiu ĉi ĉapitro plu klarigas la principon de “farado de nenio kaj nenio restanta nefarita”. Laŭ Laŭzi ĉia ago, se ĝi estas konforma al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estas konforma al la Taŭo kaj sekve al la Virto. Kontraŭe, se oni intence agadas por montri ĉie, ke li estas kun la Virto, tia konduto ne konformas al la Taŭo kaj sekve li malsukcesas konservi la Virton.

Laŭzi opinias ankaŭ, ke la socia nestabileco rezultas el la difekto al la Taŭo. Li esprimas per laŭdoj ankaŭ sian sopiron al la simpleco kaj senornameco.)

La supera virto ne montras sin en formala virto,
Kaj tiel ĝi posedas la virtecon;
La malsupera virto rigide alkroĉiĝas al formala virto,
Kaj tiel ĝi perdas la virtecon.
La supera virto ne agas por sin montri kaj ne bezonas intence tiel agi;
La malsupera virto agas por sin montri kaj bezonas intence tiel agi.
La supera humaneco agas por sin montri kaj senintence tiel agas;
La supera justeco agas por sin montri kaj intence tiel agas.
La supera deco¹ agas por sin montri,
Kaj kiam ĝi trovas nenian respondon, ĝi nudigas siajn brakojn kaj faras trudon.
Tial, post kiam la Taŭo estas perdita, leviĝas la Virto;
Post kiam la Virto estas perdita, leviĝas la humaneco;
Post kiam la humaneco estas perdita, leviĝas la justeco;
Post kiam la justeco estas perdita, leviĝas la deco;
Tio, kio estas nomata deco,
Estas efektive la manko de lojaleco kaj sincereco kaj la komenco de malordo.
Tio, kio estas nomata antaŭvido,
Estas efektive la ornamo² de la Taŭo kaj la origino de malklero.
Jen kial la granda homo sin apogas prefere sur tio, kio estas solida,
Ol sur tio, kio estas malsolida.
Li sin apogas prefere sur tio, kio estas simpla,
Ol sur tio, kio estas ornama.
Jen kial li forĵetas la lastan kaj akceptas la unuan.

¹ Ĉi tie la esprimo “supera deco” legiĝas *li* en la ĉina originalo, kiu signifas ne nur “riton” aŭ “ceremonion”, sed ankaŭ “etiketon” aŭ “decregulojn”.

² La ĉina vorto *hua* signifas proprasence “floron” kaj figurasence “ornamon”.

ĈAPITRO 39

(Tiu ĉi ĉapitro komenciĝas per la mencio pri la universaleco kaj graveco de la Taŭo, el kiu devenas la Ĉielo, la Tero, la spiritoj, la valoj, la regantoj kaj ĉiuj aliaj estaĵoj. Ĝi daŭrigas per la aserto, ke se la Taŭo estos perdita aŭ malobeata, ĉiuj estaĵoj, de la Ĉielo kaj la tero ĝis la reĝoj kaj la princoj, ne plu ekzistos.

La titoloj *gu* (orfo), *gua* (soleculo) kaj *bugu* (senindulo), per kiuj la regantoj nomas sin en la antikveco, ja ne estas flataj vortoj, sed per tiaj malestimigaj vortoj ili povis fari siajn majestecon kaj noblecon evidentaĵoj. Laŭzi opinias ankaŭ, ke oni ne devas esti ĉe la plejantaŭo, nek ĉe la plejmalantaŭo, por povi esti libera de ĉia danĝero.)

Jen la atingintoj de la principo de la Unuo¹ ekde la pratempo:

La Ĉielo, atinginte la Unuon, fariĝis klara;

La Tero, atinginte la Unuon, fariĝis firma;

La spiritoj, atinginte la Unuon, fariĝis diaj;

La valoj, atinginte la Unuon, fariĝis plenaj;

Ĉiuj estaĵoj, atinginte la Unuon, grandkvante reproduktiĝis;

La reĝoj kaj la princoj, atinginte la Unuon, fariĝis la estroj direktantaj sian popolon:

Ĉio ĉi tio, al kio ili strebis, estis plenumita per la Unuo.

Se la Ĉielo ne fariĝus klara, ĝi baldaŭ fenduĝus;

Se la Tero ne fariĝus firma, ĝi baldaŭ skuiĝus;

Se la spiritoj ne fariĝus diaj, ili baldaŭ formalaperus;

Se la valoj ne fariĝus plenaj, ili baldaŭ elĉerpiĝus;

Se ĉiuj estaĵoj ne grandkvante reproduktiĝus, ili baldaŭ formortus.

Se la reĝoj kaj la princoj ne konservus siajn majestecon kaj noblecon, ili baldaŭ perdus ĉiu sian regnon.

Tial la nobleco prenas la humilecon kiel sian radikon,

Kaj la alto prenas la malalton kiel sian bazon.

Jen kial la reĝoj kaj la princoj nomas sin orfoj, soleculoj aŭ seninduloj.

Ĉu do tio ne indikas, ke ili rigardas la humilecon kiel la radikon de la nobleco?

Ĉu do ne estas tiel?

Tial serĉi tro da honoro signifas tute perdi la honoron.

Oni do prefere estu humila kiel la roko, ol nobla kiel la jado.

¹ La "Unuo" estas alia nomo de la Taŭo.

ĈAPITRO 40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elmetas gravan dialektikan principon dirante, ke "Reveno estas la movo de la Taŭo". Tio signifas, ke la Taŭo moviĝas aŭ ŝanĝiĝas al sia malo kaj ĝiaj moviĝoj estas en cikloj. Laŭzi asertas ankaŭ, ke la funkcio de la Taŭo estas malforteco, kiu povas venki fortecon. Krome, Laŭzi refoje mencias kaj malimplicite klarigas sian ideon pri tio, ke ĉiuj estaĵoj en la universo estas la produktoj de la neekzisto.)

Reveno estas la movo de la Taŭo,
Malforteco estas la funkcio de la Taŭo.
Ĉiuj estaĵoj sub la Ĉielo estas la produktoj de la ekzisto,
Kaj la ekzisto mem estas la produkto de la neekzisto.

ĈAPITRO 41

(El la vidpunkto pri kontraŭdiroj Laŭzi citas kelkajn antikvajn popoldirojn por atesti, ke liaj ideoj pri retiriĝo, malforteco kaj nekonkurado plene konformas al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kiu estas en “senagado”.)

Aŭdante pri la Taŭo, la supera klerulo diligente praktikas ĝin.
Aŭdante pri la Taŭo, la meza klerulo duone kredas ĝin.
Aŭdante pri la Taŭo, la malsupera klerulo ridegas pri ĝi.
Se tiu ĉi ne ridegus, tio ja estus kontraŭ la Taŭo!
Tial malnova proverbo diras:
“La Taŭo, kiu estas brila, ŝajnas esti malhela;
La Taŭo, kiu antaŭeniras, ŝajnas retroiri;
La Taŭo, kiu estas ebena, ŝajnas esti malebena;
La supera Virto ŝajnas esti valo humila;
La plej granda honoro ŝajnas esti malhonoru;
La plej granda Virto ŝajnas esti nesufiĉa;
La vigla Virto ŝajnas esti inerta;
La simpla pureco ŝajnas esti ŝanĝiĝema;
La plej granda kvadrato havas nenian angulon¹;
La plej valora vazo ĉiam estas laste finfarita²;
La plej granda muziko havas apenaŭan sonon³;
La plej granda bildo estas senforma⁴.”
La Taŭo estas kaŝita kaj sennoma,
Sed estas nur la Taŭo, kiu iniciatas ĉiujn estaĵojn kaj kondukas ilin al kompletiĝo.

¹ Per tiu ĉi paradokso Laŭzi aludas la senlimecon de la universo, t.e. de la Taŭo.

² Tiu ĉi frazo nun povas metafore signifi ankaŭ, ke la grandaj talentoj maturiĝas malrapide.

³ Per tiu ĉi paradokso Laŭzi aludas la neaŭdeblecon de la Taŭo. (Vd. ĉap. 14)

⁴ Per tiu ĉi paradokso Laŭzi aludas la nevideblan ĥaosan staton de la Taŭo antaŭ la apero de ĉiuj estaĵoj. (Vd. ĉap. 14)

ĈAPITRO 42

(La unua parto de tiu ĉi ĉapitro diras, ke la Taŭo estas la ĝenerala fonto de ĉiuj estaĵoj, kaj la dua parto diras, ke resti malforta kaj retiriĝi estas unu el la plej gravaj principoj en la traktado de aferoj, principo, kiun Laŭzi opinias konforma al la taŭo.)

La Taŭo naskas la Unuon (ion unuecan),
 La Unuo naskas la Duon (du kontraŭajn aspektojn),
 La Duo naskas la Trion (alion),
 La Trio produktas miriadojn da estaĵoj.
 La miriadoj da estaĵoj entenas en si la *jīn*-on kaj la *jāng*-on kiel du kontraŭajn fortojn¹,
 Kiuj estas unuecigitaj en harmonion per nevidebla spiro².
 Oni timas esti “orfo”, “soleculo” aŭ “senindulo”,
 Kaj tamen la reĝoj kaj la dukoj volonte nomas sin mem tiaj.
 Tial ĉiuj aferoj povas pligrandiĝi, se oni intence ilin reduktas,
 Kaj ili povas reduktiĝi, se oni intence ilin pligrandigas.
 Tion, kion oni instruas unu al alia, ankaŭ mi instruas:
 “La violentulo certe mortos violentan morton,”
 Mi faros tiun ĉi fakton la bazo de mia instruado.

¹ En la ĉina filozofio la *jīn*-o prezentas la duonon de la dueco en la universo. La *jīn*-o estas la femala forto, asociita kun la ĉielo, la mallumo, la virina sekso, la negativeco ktp. La *jīn*-o estas kompletigita de la *jāng*-o, la maskla forto, asociita kun la tero, la suno, la lumo, la vira sekso, la pozitiveco ktp. Ĉi tie per la *jīn*-o kaj *jāng*-o estas simbolata la fakto, ke ĉiu estaĵo estas miksaĵo el *jīn*-o kaj *jāng*-o, t.e. el mallumo kaj lumo, malforteco kaj forteco, akvo kaj fajro, malvarmo kaj varmo ktp. En la ĉiutaga vivo la *jīn*-o estas priskribita kutime kiel virineca, fleksebla, cedema, flua, kvieta, mola, malforta ktp., dum la *jāng*-o kiel vireca, rigida, malcedema, decidema, malkveta, malmola, forta ktp.

² Estas tre malfacile trovi Esperantan ekvivalenton por la ĉina filozofia termino *qī*. Ĝi povas signifi “materio”, “energion”, “spiron” kaj “vitalan spiron”. En malsamaj kunteksto de ĉina filozofio ĝi estas malsame interpretita. Ĉi tie ni tradukas ĝin per “spiro”, kvankam ĝi ne estas plene kontentiga.

ĈAPITRO 43

(Ĉi tie Laŭzi refoje asertas, ke la mola kaj malforta venkas la malmolan kaj fortan, kaj predikas la avantaĝon de sia “senagado”. Li proponas, ke por akiri tian avantaĝon oni devas fari cedojn.)

Tio, kio estas la plej mola sub la Ĉielo¹,
 Povas galopi tra tio, kio estas la plej malmola²;
 La nevidebla forto povas trapenetri tion, en kio estas nenia fendeto;
 Jen per tio mi ekkonas la avantaĝon de la “senagado”.
 La senparola instruado kaj la efiko de la “senagado” estas senkomparaj sub la Ĉielo.

¹ T.e. la akvo.

² Ekz. la roko.

ĈAPITRO 44

(Laŭzi predikas la valorigon de la vivo kaj zorgan memkonservadon, rekomendante ne transpasi la

moderecon kaj scii esti kontenta kaj konservativa. Li rigardas tiujn ĉi ideojn kiel sekurigajn rimedojn, per kiuj oni povas liberigi sin de ĉia danĝero.)

Kiu estas la pli kara, la gloro aŭ la vivo?
Kiu estas la pli valora, la vivo aŭ la riĉaĵo?
Kiu estas la pli malutila, la akiro aŭ la perdo?
Tial la troa avaro devas kaŭzi grandegajn elspezojn;
La tro abunda provizo devas suferi seriozan perdon.
Tiu, kiu estas kontenta, renkontas nenian malhonoron;
Tiu, kiu scias halti en bona momento, renkontas nenian danĝeron;
Kaj tial li povas resti por ĉiam en sekureco.

ĈAPITRO 45

(Laŭzi pensas, ke ekzistas multaj aferoj, kiuj ŝajnas malsamaj ol tiaj, kiaj ili efektive estas, kaj ofte malaj al sia realo. Por atingi sukceson politike, oni devas resti en klara kvieteco, t.e. sekvi la principon de “senagado”).

Tio, kio estas plej perfekta, ŝajnas nekompleta,
Sed ĝia utileco estas nereduktebla.
Tio, kio estas plej plena, ŝajnas malplena,
Sed ĝia utileco estas neelĉerpebla.
Tio, kio estas plej rekta, ŝajnas kurba;
Tiu, kiu estas plej lerta, ŝajnas mallerta;
Tiu, kiu estas plej elokventa, ŝajnas balbutema.
Rapida moviĝo venkas malvarmon,
Kvieta ripozo venkas varmon.
Tiu, kiu restas en klara kvieteco, povas esti la ekzemplodona ĉefo sub la Ĉielo.

ĈAPITRO 46

(Laŭzi forte kontraŭstaras al la milito, opiniante, ke estas pli bone eviti ĝin, ol uzi armitajn fortojn. Li atribuas la militon al la homa nesatigebla avideco. Se oni nur estus kontenta pri sia situacio kaj avidus nenion, milito neniam okazus.)

Kiam la mondo estas regata laŭ la Taŭo,
La militĉevaloj estas uzataj en terkulturado.
Kiam la mondo estas regata kontraŭ la Taŭo,
Eĉ gravedaj ĉevalinoj estas uzataj sur batalkampoj.
Nenia malfeliĉo estas pli granda ol la malkontenteco,
Nenia kulpo estas pli granda ol la nesatigebla avido.
Tial tiu, kiu estas kontenta pri sia kontenteco,
Ĉiam estas kontentigita.

ĈAPITRO 47

(Laŭzi neas la valoron de la funkcio de praktikaj spertoj en la konado de la mondo kaj rekomendas kontempladon, t.e. enrigardon en sian menson. Laŭ li la fundo de la homa menso estas kvazaŭ klara spegulo, kiel menciite en ĉap. 10, spegulo, en kiu la ekstera mondo estas reflektita, tial per kontemplado oni povas scii ĉion sub la Ĉielo kaj ekkompreni la Taŭon.)

Sen eliri el sia domo, oni povas scii ĉion sub la Ĉielo.
Sen rigardi tra la fenestro, oni povas vidi la Taŭon de la Ĉielo¹.
Ju pli malproksimen oni iras²,
Des malpli multe oni scias.
Tial la Saĝulo scias sen spertado,
Komprenas sen vidado,
Kaj faras plenumadon sen agado.

¹ “La Taŭo de la Ĉielo” aludas la leĝon, kiu regas la movojn de la suno, la luno kaj la steloj.

² T.e. for de la Taŭo. Ĉar la Taŭo estas ĝuste en la homa koro, tial estas neeble serĉi ĝin ekster la homa korpo.

ĈAPITRO 48

(Tiu ĉi ĉapitro plu traktas pri la “senagado”. Por atingi la “senagadon”, oni devas perdi kaj reperdi siajn dezirojn ĝis kvieteco kaj malpleneco de sia koro, kaj nur tiam oni povos identigi sin kun la Taŭo, kaj sekve nenio restos al li nefarita. Laŭ li, tio estas aplikebla kiel principo ankaŭ al la regado super la mondo.)

Farante lernadon, oni akiras ion novan en ĉiu tago,
Sekvante la Taŭon, oni perdus ion en ĉiu tago.
Perdo kaj ankoraŭ perdo,
Ĝis oni atingas “senagadon”.
Kvankam nenio agado, tamen nenio restas nefarita.
Regante super la mondo, oni devas ĉiam esti en “senagado”.
Se oni devigas sin fari ion,
Oni ne taŭgas por la regado super la mondo.

ĈAPITRO 49

(La Saĝulo ĉi tie menciita estas la reganto idealigita de Laŭzi. En la okuloj de Laŭzi tia reganto multe fidus siajn regatojn, kaj inverse. Sub lia regado, la popolo vivus feliĉan vivon. Por efektivigi tian idealon, estas plej grave, ke oni sekvu la principon de “senagado” kaj tenu la ordinaran popolon

en simplanimeco.)

La Saĝulo ne havas sian propran konstantan volon,
Li rigardas la volon de la popolo kiel la sian.
Mi estas bona kontraŭ tiuj, kiuj estas bonaj;
Mi estas bona ankaŭ kontraŭ tiuj, kiuj ne estas bonaj;
Kaj tiel la boneco estas atingita.
Mi fidas tiujn, kiuj estas fidindaj;
Mi fidas ankaŭ tiujn, kiuj ne estas fidindaj;
Kaj tiel la fido estas atingita.
La Saĝulo, kiu loĝas sub la Ĉielo,
Tenas la tutan popolon sub la Ĉielo en harmonia simpleco,
(Dume la tuta popolo koncentriĝas nur sur siaj propraj okuloj kaj oreloj.)¹
La Saĝulo ĉiam traktas ilin ĉiujn kiel infanetojn simplanimajn.

¹ En iuj eldonoj tiuj ĉi vortoj ne estas troveblaj.

ĈAPITRO 50

(Laŭzi opinias, ke ĉie embuskas danĝeroj kaj la homa vivo estas ĉiam minacata de ili. Tial li konsilas al ni esti tre singardaj en ĉiu okazo por eviti ĉian danĝeron. Laŭ li la plej efika kaj sekura metodo konservi la vivon estas sekvi la principon de “senagado”.)

Naskite, oni devas morti.
Tri dekonoj el la homoj ĝuas longan vivon,
Dum tri dekonoj mortas tro fruan morton.
Tiuj, kiuj devus vivi longe kaj tamen mortas frue,
Ankaŭ estas tri dekonoj.
Kial do?
Ĉar tiuj ĉi lastaj estas tro avidaj je la vivo.
Mi aŭdis, ke tiu, kiu scias bone konservi sian vivon,
Ne renkontas rinocerojn aŭ tigrojn vojaĝante per tera vojo,
Nek li estas vundita aŭ mortigita en militaj bataloj.
La rinocero ne povas piki lin per la korno,
La tigo ne povas disŝiri lin per la ungegoj,
La armilo ne povas puŝi sian klingon en lian korpon.
Kial do?
Ĉar la morto trovas nenian lokon por eniri en lian vivon.

ĈAPITRO 51

(Tiu ĉi ĉapitro elvolvas la ideon, ke la Taŭo estas la suvereno super ĉiuj estaĵoj. La Taŭo estigas kaj nutras ĉiujn estaĵojn per “senagado”, kaj ĉiuj estaĵoj kreskas dank’ al la Taŭo. Kaj tamen, la Taŭo tute ne atribuas al si la meriton. Laŭzi nomas tion ĉi “la profunda Virto”.)

La Taŭo donas vivon al ĉiuj estaĵoj,
Kaj la Virto ilin nutras.
La materio donas al ili formon laŭ ilia speco,
Kaj la cirkonstancoj ilin perfektigas.
Tial ĉiuj estaĵoj senescepte kultas la Taŭon kaj adoras la Virton.
La kulto al la Taŭo kaj la adoro al la Virto,
Ne truditaj per ordono, estas manifestiĝoj de la naturo.
Tial la Taŭo donas vivon al ĉiuj estaĵoj,
Kaj la Virto nutras ilin,
Kreskigas ilin kaj disvolvas ilin,
Fruktigas ilin kaj maturigas ilin,
Flegas ilin kaj protektas ilin.
Doni vivon al ili sen ilin posedi,
Meti ilin en movon sen atribui al si la meriton,
Kaj esti ilia suvereno sen ilin regi,
—Ĉio ĉi estas nomata la profunda Virto.

ĈAPITRO 52

(Tiu ĉi ĉapitro pritraktas la fundamenton de ĉiuj estaĵoj — la Patrino aŭ la Taŭon. Laŭ Laŭzi, se oni nur sekvas la principon de la Taŭo, neniu el ili povas renkonti danĝeron dum sia tuta vivo. La principo estas: serĉi nenian sciojn kun okuloj fermitaj kaj oreloj ŝtopitaj, sin okupi pri nenia entrepreno kaj okupi malfortan pozicion. Laŭzi prenas la retiriĝon kiel rimedon de sindefendo, kaj opinias, ke oni povas eviti ĉian malfeliĉegon per perceptado de subtilaĵoj kaj per gardado de siaj moleco kaj malforteco).

Ĉiuj estaĵoj en la universo havas sian originon en io,
Kio povas esti rigardata kiel ilia Patrino¹.
Tiu, kiu konas la Patrino,
Povas koni ŝiajn infanojn²;
Kaj tiu, kiu konas la infanojn,
Povas firme alkroĉiĝi al la Patrino
Kaj tiel renkonti nenan danĝeron dum la tuta vivo.
Ŝtopante la aperturojn kaj fermante la pordojn³,
Oni povas eviti ĉian malsanon dum la tuta vivo.
Malfermante la aperturon kaj sin okupante pri pli da aferoj,
Oni estas nesavebla ĝis sia lasta tago.
Tiu, kiu povas percepti subtilaĵojn, estas sagaca;

Kaj tiu, kiu gardas siajn molecon kaj malfortecon, estas potenca.
Uzu do vian entenatan lumon,
Revenu al via sagaceco,
Kaj vi estos libera de ĉia malfeliĉego —
Jen la praktikado de la eterna Taŭo.

¹ T.e. la Taŭo (Vd. Ĉap. 1, 20, 25).

² T.e. ĉiuj estaĵoj.

³ Ĉi tie la “aperturoj” kaj la “pordoj” aludas tiajn sensorganojn, kiel la oreloj, okuloj, nazo kaj buŝo (Кр. “la pordoj de la Ĉielo” en la ĉapitro 10)

ĈAPITRO 53

(Ĉi tie Laŭzi satiras la siatempajn tenantojn de la regpotenco. Li atakas ilin pro ilia ekspluatado de la popolo, nomante ilin ĉefoj de rabistoj, kaj kondamnas iliajn agojn kiel kontraŭajn al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Se mi ekhavos iom da prudento,
Mi iros laŭ la granda vojo¹,
Kaj tiam mi timos nenion alian krom preni la oblikvan vojon.
La granda vojo estas tre ebena,
Sed oni preferas la pli mallongan vojeton².
La palaco estas tre hela kaj luksa,
Dum la kampoj estas nekulturataj kaj herbaĉokovritaj,
Kaj la grenejoj estas malplenaj kaj vakaj.
Tiuj, kiuj sin vestas per elegantaj koloraj vestoj,
Portas grandvalorajn akrajn glavojn,
Supersatigas sin per delikataj nutraĵoj kaj trinkaĵoj,
Kaj posedas abundon da riĉaĵoj,
Ja povas esti nomataj ĉefoj de rabistoj.
Ho, kiel kontraŭa al la Taŭo tio estas!

¹ La granda vojo metafore aludas la Taŭon.

² La mallonga vojeto metafore aludas ĉian doktrinon nekonforman al la Taŭo.

ĈAPITRO 54

(Tiu ĉi ĉapitro estas pri la avantaĝo, kiun alportas al la homoj la plivastigo de la apliko de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Li deziras, ke la principo estu aplikata en la najbaraĵo, en la regno kaj eĉ en la tuta mondo.)

Tio, kio estas bone starigita, ne ŝanceliĝas;

Tio, kio estas firme tenata, ne elglitas;
Kaj tiel la oferado al la prapatroj daŭros seninterrompe de generacio al generacio.
Apliku la principon al vi mem, kaj via Virto estos vera;
Apliku ĝin al via familio, kaj via Virto estos pli ol sufiĉa;
Apliku ĝin al via najbararo, kaj via Virto estos honorata;
Apliku ĝin al via regno, kaj via Virto estos tre abunda;
Apliku ĝin al la tuta mondo, kaj via Virto estos universala.
Tial ni devas juĝi personon laŭ lia Virto,
Juĝi familion laŭ ĝia Virto,
Juĝi najbararon laŭ ĝia Virto,
Juĝi regnon laŭ ĝia Virto,
Juĝi la mondon laŭ ĝia Virto.
Kiel do mi konas la staton de la homa mondo?
Per la metodo supredirita.

ĈAPITRO 55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komparas tiun, kiu posedas la profundan Virton, kun la novnaskito simplanima. La novnaskito estas plena de vitala forto kaj havas perfektan harmonion en sia korpo, tial Laŭzi rekomendas, ke tiu, kiu volas posedi la Taŭon, penu reveni al la stato de la novnaskito. Laŭ Laŭzi, tio estas konforma al la kriterio de la Taŭo kaj, restante malforta, mola kaj simplanima, oni povas eviti katastrofojn, alie oni baldaŭ pereos pro sia malobservo de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La profundeco de la entenata Virto
Devas esti komparata kun la infaneto novnaskita,
Kiun la venenaj insektoj ne pikas,
Kiun la sovaĝaj bestoj ne atakas,
Kiun la robobirdoj ne unĝovundas;
Kies ostoj estas malfortikaj kaj kies tendenoj estas molaj, sed kies manetoj havas fortan kunpremon;
Kiu scias ankoraŭ nenion pri la koito de masklo kaj femalo, sed kies seksa membro povas spontanee erektiĝi, ĉar en li la vitala forto estas je sia kulmino;
Kiu plorkrias tuttage sen raŭkiĝo, ĉar en li la harmonio¹ estas en sia perfekteco.
La konado de tia harmonio estas nomata “la leĝo eterna”,
La konado de “la leĝo eterna” estas nomata “iluminiĝo”.
La deziro je la vivoĝuo estas nomata katastrofo,
Kaj la submeto de la vitala forto al la deziro estas nomata parado per sia forto.
La estaĵoj, atinginte la plejfortecon, devas kreski maljunaj,
Kio estas kontraŭ la Taŭo.
Kaj ĉio, kio estas kontraŭ la Taŭo, senescepte iras al sia baldaŭa pereco.

¹ T.e. la harmonio de, aŭ la natura ekvilibro inter, la diversaj vivfaktoroj en la korpo.

ĈAPITRO 56

(Tiu ĉi ĉapitro estas pri la metodo de sinkulturado por posedi la Taŭon kaj pri la rezulto de tia sinkulturado. La unua parto de la ĉapitro, de “Ŝtopi la aperturon” ĝis “kio estas polva”, pritraktas la metodon, kaj la dua, de “Tial la persono” ĝis la fino, rakontas pri ĝia rezulto. Tia rezulto estas “la perfekta harmonio”, t.e. la identiĝo kun la Taŭo, kaj tiu, kiu povas esti nomata la persono kun “la perfekta harmonio”, indas la plej altan estimon de la tuta popolo.)

Tiu, kiu scias, ne parolas,
Kaj tiu, kiu parolas, ne scias.
Ŝtopi la aperturojn,
Malfermi la pordojn¹,
Malakrigi ĉion, kio estas akra,
Malkonfuzi ĉion, kio estas konfuzaj,
Malbriligi ĉion, kio estas brila,
Miksiĝi kun ĉio, kio estas polva², —
Ĉio ĉi tio povas esti nomata “la perfekta harmonio”³.
Tial la persono (kiu atingis la perfektan harmonio)
Ne povas esti intime traktata,
Nek povas esti fremdigita,
Nek povas esti profitigita,
Nek povas esti malprofitigita,
Nek povas esti nobligita,
Nek povas esti humiligita.
Jen kial li estas estimata de la popolo sub la Ĉielo.

¹ Vd. noton 3 de ĉap. 52.

² Vd. noton 2 de ĉap. 4.

³ “La perfekta harmonio” ĉi tie signifas la Taŭon.

ĈAPITRO 57

(Ĉi tie Laŭzi predikas sian “senagadon” kiel politikan penson. Laŭ li la regado de la regno, kiu estas diferenca de la kondukado de la milito, devas esti farata en normala maniero, nome per “senagado”, kaj tial li proponas “fari nenion”, “ami kvietecon”, “ne agi” kaj “havi neniajn dezirojn”, por ke la popolo spontanee submetiĝu, sin korektu, riĉiĝu kaj restu en primitiva simpleco.)

La regno devas esti regata en normala maniero,
La milito devas esti kondukata per eksterkutima taktiko,
Kaj ĉio sub la Ĉielo devas esti direktata per “senagado”.
Kiel do mi povas scii, ke estas tiele?
Per la jeno:
Sub la Ĉielo, ju pli da malpermesoj estas faritaj,
Des pli malriĉa la popolo fariĝas;

Ju pli da armiloj la popolo havas,
Des pli la regno dronas en malordo.
Ju pli inĝeniaj kaj lertaj estas la homoj,
Des pli da strangaĵoj estas inventitaj.
Ju pli multaj estas la leĝoj kaj la dekretoj,
Des pli da rabistoj kaj ŝtelistoj troviĝas.
Tial la Saĝulo¹ diris:
“Mi faras nenion, kaj la popolo spontanee submetiĝas,
Mi amas kvietecon, kaj la popolo spontanee sin korektas,
Mi ne agas, kaj la popolo nature riĉiĝas,
Mi havas neniajn dezirojn, kaj la popolo nature restas en natura simpleco.”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58

(En tiu ĉi ĉapitro montriĝas dialektikaj vidpunktoj de Laŭzi. Laŭ li, ju pli severa estas la politika regado, des pli da ribeloj leviĝas el la popolo, kaj ju pli tolerema estas la regado, des pli malmultaj estas la rezistoj. Aferoj ofte iras kontraŭ homaj subjektivaj deziroj. Feliĉo iafaje alportas malfeliĉon, kaj malfeliĉo feliĉon. Laŭzi opinias ke, ĉar la bona povas fariĝi malbona kaj la malbona povas fariĝi bona, la homo ne povas antaŭvidi la rezultojn de ĉiuj okazaĵoj en la mondo kaj sekve ne povas regisian propran sorton.

Kion do fari vizaĝe al sia nekonebla sorto? Laŭzi proponas, ke oni devas fari nenian troaĵon kaj scii halti en la bona momento en ĉiu afero, por eviti, ke la aferoj iru al sia malo. Laŭzi kredas ankaŭ, ke la homo ne kapablas regi la transformiĝon de la kontraŭoj.)

Kiam la regno estas regata kun toleremo,
La popolo estas honesta kaj lojala.
Kiam la regno estas regata kun rigoreco,
La popolo estas ruza kaj malica.
Ho malfeliĉo! La feliĉo sin apogas sur ĝi;
Ho feliĉo! La malfeliĉo sin kaŝas en ĝi.
Kiu do povus antaŭvidi la lastajn rezultojn?
Ja ekzistas nenia mastro de la universo.
La normala povas ajnatempe fariĝi nenormala,
La bona povas ajnatempe fariĝi malbona.
La konfuziteco de la popolo daŭras jam tre longe.
Tial, la Saĝulo¹ estas kvazaŭ kvadrata sen anguloj²,
Kaj havas kvazaŭ eĝojn, kiuj tranĉvundus neniun.
Li estas rektanima, sed tute ne agresas,
Li donas lumon, sed ĝi ne estas blindiga.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² Ĉi tie per “kvadrata sen anguloj”, kiuj povus vundi homojn, Laŭzi metafore aludas, ke la Saĝulo ne estas rigida en sia konduto. (Kp. “La plej granda kvadrato havas nenian angulon” en ĉap. 41)

ĈAPITRO 59

(Ĉi tie Laŭzi proponas “avarecon” kiel principon en la regado de la popolo kaj en la servado al la Ĉielo. Ĝeneraldire, ĝi signifas konservi forton kaj fari nenion, kio ne estas farenda. Laŭzi opinias, ke tiu ĉi principo devas esti sekvata kiel en la tenado de longviveco, tiel ankaŭ en la regado de la regno.)

Por la regado de la homoj kaj la servado al la Ĉielo¹,
Ekzistas nenio pli bona, ol la principo de “avareco”.
Nur tenante sin je la principo de “avareco”,
Oni povas esti senhasta kaj pretigi sin frue.
Esti senhasta kaj pretigi sin frue signifas akumuli la Virton de “avareco”.
Dank’ al la akumulo de la Virto, oni povas triumfe venki ĉiajn obstaklojn.
La potenco, kiu povas venki ĉiajn obstaklojn, estas nemezurebla.
Kun la nemezurebla potenco oni povas regi regnon.
Havante la fundamenton de regado, oni povas daŭrigi la suverenecon tre longe.
Tio estas nomata “la profunda kaj firma plantado de la radikoj”,
— en la maniero ĝui longan vivon kaj atingi eternan ekzistadon.

¹ Kvankam la ĉina vorto *shi-tian* estas laŭvorte tradukita kiel “la servado al la Ĉielo”, tamen ĝi povas signifi ankaŭ “la gardadon de tio, per kio oni estas dotita de la Ĉielo”, nome “la kulturadon de siaj korpo kaj morala karaktero”.

ĈAPITRO 60

(Laŭzi opinias, ke la regno devas esti regata per “senagado”. Sekvante la principon de “senagado”, la reganto povas malebligi al malutilaj fortoj (ekz. fantomoj) malordigi la socion. Se la reganto faras agojn, li povas doni al malbonaj fortoj la okazon fari malutilon al la regno. Laŭ Laŭzi, la Saĝulo, kiu estas plej lerta en la observado de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povas akordigi la interkontraŭantajn partiojn, kaj sekve li estas laŭdata ne nur de la partio pozitiva, nome la homoj, sed ankaŭ de la negativa, nome la fantomoj, pro sia Virto.)

La regado de granda regno estas kiel fritado de fiŝeto: kun zorgemo.
Se la mondo estas regata laŭ la Taŭo,
La fantomoj ne povas fari malutilon.
Tio ĉi estas ne tial, ke ili ne povas hanti,
Sed tial, ke ilia hantado ne povas esti malutila al la homoj;
Ne tial, ke ilia hantado ne povas esti malutila al la homoj,
Sed tial, ke la Saĝulo¹ tute ne faras malutilon al la homoj.

Ĉar la homoj kaj la fantomoj ne faras malutilon unuj al la aliaj,
Tial ili ambaŭ laŭdas la Virton de la Saĝulo.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61

(En tiu ĉi ĉapitro Lauzi metas sian opinion pri la rilatoj inter regnoj. Laŭ li, por konservi la pacon inter la regnoj, ĉiuj regnoj, grandaj kaj malgrandaj, pricipie la grandaj, devas humiliĝi sin unu al la aliaj.)

La granda regno devas esti kvazaŭ ĉe la malsupra baseno de rivero, al kiu fluas ĉiuj riveretoj;
Ĝi devas esti tia loko, al kiu konverĝas ĉio sub la Ĉielo,
Kaj rigardi sin kiel la femalon sub la Ĉielo.
La femalo ĉiam venkas la masklon per kvieteco,
Ĉar ĝi estas kvietema kaj kuŝas pli malalte.
Jen kial granda regno, metante sin sub malgrandajn regnojn, igas la malgrandajn apogi sin sur ĝi.
Malgrandaj regnoj povas, metante sin sub grandan regnon, akiras ties fidon.
Tial iafoje granda regno igas malgrandajn apogi sin sur ĝi per humiliĝo,
Kaj iafoje malgrandaj regnoj akiras la fidon de granda nur per humiliĝo.
Tio, kion la granda regno deziras, estas gvidi la malgrandajn,
Kaj tio, kion la malgrandaj regnoj deziras, estas servi la grandan.
Do ĉiu el la du partioj ricevas tion, kion ĝi deziras,
Sed la granda regno devas lerni antaŭ ĉio sin humiliĝi.

ĈAPITRO 62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denove predikas la avantaĝon kaj utilecon de sia Taŭo, kiu estas nemankigebla kiel al bonuloj, tiel ankaŭ al malbonuloj. Se la Taŭo estas uzata kiel donaco, ĝi estas multe pli valora ol jadodisko kaj jungitaro el kvar ĉevaloj, ĉar dank' al la Taŭo oni povas akiri ĉion, kion oni serĉas, esti pardonita pri siaj pekoj, kaj atingi ĉiujn siajn celojn.)

La Taŭo, kiel la profunda kaŝejo de ĉiaj estaĵoj,
Estas la trezoro de bonuloj,
Kaj ĝi devas esti konservata ankaŭ de malbonuloj.
Per belaj paroloj oni povas akiri respekton de aliaj,
Kaj per bonaj agoj oni povas doni al aliaj sekvindan ekzemplon.
Kiel do la Taŭo povus esti forĵetita de homoj, eĉ en iliaj malbonaj agoj?
Tial, kiam la Filo de la Ĉielo¹ surtroniĝas aŭ la tri ĉefaj ministroj instaliĝas,
Pli bone estus prezenti senceremonie la Taŭon kiel donacon,
Ol donace sendi jadodiskon², sekvatan per jungitaro el kvar ĉevaloj³.
Kial do la Taŭo estas tiel alte ŝatata ekde la antikveco?

Ĉu ne povas esti dirite, ke per ĝi oni povas ricevi tion, kion oni serĉas,
Kaj esti pardonita pri siaj pekoj?
Jen kial ĝi estas alte ŝatata de ĉiuj sub la Ĉielo.

¹ En la antikveco la reĝo aŭ la imperiestro estis titolata “la Filo de la Ĉielo”.

² Jadodisko estis uzata kiel tre valora donaco en la antikveco.

³ Kaleŝo kun jungitaro el kvar ĉevaloj estis uzata nur de la reĝo aŭ ministro en la antikveco.

ĈAPITRO 63

(La unua duono de tiu ĉi ĉapitro pritraktas la kompromisan ideon pri “senagado” kaj repago de bono pro malbono. La dua duono pritraktas la reciprokan transformiĝon de facileco kaj malfacileco, kaj de grandeco kaj malgrandeco. Laŭzi proponas, ke oni devas vidi aferojn kiel el la flanko pozitiva, tiel ankaŭ el la negativa. Se oni vidas aferojn nur el la facila flanko kaj tute ne el la malfacila, oni neeviteble renkontos malfacilaĵojn. Kaj se oni prenas la malfacilaĵojn en seriozan konsideron, oni povos ilin eviti.)

Rigardu “senagadon” kiel agon,
Senaferecon kiel aferon,
Sengustecon kiel guston.
Kiel ajn malamikaj kontraŭ mi aliaj estas,
Mi ĉiam repagas al ili per “Virto”.
Preparu vin kontraŭ io malfacila dum ĝi estas facila.
Ekplenumu grandan taskon dum ĝi estas malgranda.
Ĉiuj malfacilaĵoj sub la Ĉielo
Senescepte estiĝas el la stato, en kiu ili estas facilaj;
Ĉiuj grandaj taskoj sub la Ĉielo
Estiĝas el la stato, en kiu ili estas malgrandaj.
Tial la Saĝulo¹ neniam faras grandajn aferojn,
Kaj ĝuste pro tio Li povas plenumi grandajn aferojn.
Tiu, kiu facilanime promesas, ne meritas fidon;
Tiu, kiu trovas ĉion facila, renkontas malfacilaĵojn.
Jen kial la Saĝulo, kvankam tre saĝa, donas grandan atenton al la malfacilaĵoj,
Kaj pro tio Li povas eviti ĉiajn malfacilaĵojn.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64

(Tiu ĉi ĉapitro elmetas ideojn de Laŭzi pri ŝanĝiĝo kaj disvolviĝo. Laŭzi opinias, ke tio, kio estas granda, disvolviĝas el tio, kio estas malgranda, kaj ke, antaŭ ol io ajn aperas, estas senescepte procezo. Por eviti, ke io ŝanĝiĝu en sian malon, estas necese, ke oni prenenu antaŭmalhelpajn rimedojn. Oni devas ankaŭ neniiĝi ion malbonan antaŭ ol ĝi estiĝus aŭ kreskus granda.)

La stabileco de aferoj estas facile tenebla tiam, kiam ili estas stabilaj;
Tio, kio montras ankoraŭ nenian signon de ŝanĝiĝo, estas facile priplanebla;
Tio, kio estas fragila, estas facile rompebla;
Tio, kio estas tre malgranda, estas facile dispecetigebla.
Traktu la aferojn, antaŭ ol ili estiĝus;
Kaj ordigu la aferojn, antaŭ ol ili konfuziĝus.
Grangea arbo, kiun oni apenaŭ povas ĉirkaŭi per la du brakoj, kreskas el malgranda arbido.
Alta teraso, kiu havas naŭ etaĝojn, leviĝas el malgranda teramaso.
Vojaĝo de mil lioj komenciĝas per la unua paŝo.
Tiu, kiu faras agojn, fuŝas aferojn;
Kaj tiu, kiu tenas objektojn, suferas perdojn.
Tial la Saĝulo¹ fuŝas nenion, ĉar Li estas en “senagado”;
Li perdus nenion, ĉar Li tenas nenion.
Oni ofte malsukcesas tiam, kiam sukceso estas jam proksima.
Se oni estas tiel atentema en la fino kiel en la komenco, oni ne ruinigas sian aferon.
Tial la deziro de la Saĝulo estas havi nenian deziron,
Kaj Li ne valorigas rarajn varojn.
La lernado de la Saĝulo estas lerni nenion, por ripari la homajn oftajn kulpojn.
Tiamaniere Li helpas la naturan disvolviĝon de ĉiuj estaĵoj kaj sin detenas de agoj.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65

(Tiu ĉi ĉapitro proponas, ke oni ne devas regi la regnon per “saĝeco”. Laŭ Laŭzi, regi la regnon per saĝeco estas por la regno katastrofo; kontraŭe, regi la regnon ne per saĝeco kaj lasi la popolon en senklereco estas por la regno feliĉo. Tio faras la impreson, ke Laŭzi kvazaŭ estas por la politiko de obskurantismo, sed efektive ne estas tiel. En la ĉapitro 18 Laŭzi skribas: “Kiam inteligenteco kaj saĝeco aperas, / Granda hipokriteco ilin sekvas.” Tio montras, ke en efektiveco Laŭzi kontraŭstaras ne al saĝeco mem, sed al hipokriteco kaj artificeco. La ideala socio, laŭ Laŭzi, devus esti tia, en kia la reganto kaj liaj regatoj ne plu uzus “saĝecon” kaj ambaŭ revenus al simplanimeco, kiel priskribite en la lasta parto de la ĉapitro 57.)

De la antikveco tiuj, kiuj praktikas la Taŭon kun sukceso,
Ne klerigas la popolon per ĝi,
Sed kontraŭe per ĝi malklerigas ilin.
La kaŭzo, kial la popolo estas malfacile regata,
Estas, ke ili havas tro da saĝeco.

Tial regi la regnon per saĝeco estas por la regno katastrofo,
Kaj regi la regnon ne per saĝeco estas por la regno feliĉo.
Do koni la du manierojn (per saĝeco kaj ne per saĝeco) estas ankaŭ principo.
Ĉiam sekvi la principon estas nomata la mistera Virto.
La mistera Virto estas tre profunda kaj longedaŭra.
Ĝi estas kontraŭa al la naturo de konkretaj aferoj,
Tamen ĝi kondukas al la plej granda harmonio.

ĈAPITRO 66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esprimas siajn opiniojn pri la politiko de la regado de la popolo. Por regi super la popolo, oni devas montri sin modesta; por stari antaŭe de aliaj, oni devas loki sin malantaŭe de ili. Laŭ li per “nekonkurado” oni povas atingi la celon, al kiu oni strebas.)

La kaŭzo, kial la riveregoj kaj la maroj povas esti la reĝoj de ĉiuj riveretoj,
Kuŝas en tio, ke ili scias resti pli malalte.
Jen kial ili povas esti la reĝoj de ĉiuj riveretoj.
Tial la Saĝulo, por regi super la popolo,
Nepre devas montri sian humiliĝon per siaj paroloj;
Kaj por gvidi la popolon,
Li nepre devas loki sin malantaŭ ili.
Tial, la Saĝulo¹ estas super la popolo,
Sed la popolo ne sentas Lin ŝarĝo;
Li estas antaŭ la popolo,
Sed la popolo ne sentas lin malhelpo.
Tial ĉiuj sub la Ĉielo respektegas Lin kaj ne estas tedataj de Li.
Kaj ĝuste ĉar Li ne konkuras kontraŭ aliaj,
Neniu sub la Ĉielo povas konkuri kontraŭ Li.

¹ Vd. noton de ĉap. 2.

ĈAPITRO 67

(Tiu ĉi ĉapitro pritraktas la aplikadon de la principo de la Taŭo al la politiko kaj la milito. Laŭzi proponas la tiel nomatajn tri trezorojn, kiuj estas “toleremo”, “ŝparemo” kaj “ne kuraĝi esti antaŭe de ĉiuj sub la Ĉielo”, opiniante, ke la malobservo de tiuj ĉi tri pincipoj certe kondukas al plena malsukceso.)

Ĉiuj sub la Ĉielo diras, ke mia Taŭo estas granda,
Sed ĝi ne estas kiel io ajn konkreta.
Ĝuste ĉar ĝi estas granda,
Ĝi ne estas kiel io ajn konkreta.
Se ĝi estus kiel io konkreta,

Ĝi estus tre malgranda jam de longe.
Mi havas tri trezorojn, kiujn mi gardas en mi:
La unua estas “toleremo”,
La dua estas “ŝparemo”,
La tria estas “ne kuraĝi esti antaŭe de ĉiuj sub la Ĉielo”.
Kun toleremo oni povas esti brava,
Kun ŝparemo oni povas esti grandanima,
Kun la nekuraĝo esti antaŭe de ĉiuj sub la Ĉielo, oni povas esti la ĉefo de ĉiuj estaĵoj.
Nuntempe, penante esti brava sen toleremo,
Penante esti grandanima sen ŝparemo,
Kaj penante esti la unua sen cedemo,
Oni iras nur al la morto.
Kun toleremo oni povas venki en milito
Aŭ sin plifortigi en defendo.
Kiam la Ĉielo degnas savi iun,
Ĝi ŝirmas lin per toleremo.

ĈAPITRO 68

(En tiu ĉi ĉapitro, kiu pritraktas strategion kaj taktikon, Laŭzi proponas, ke la retiriĝo kaj defendo estu prenataj kiel principo, kaj ke estu dezirinde utiligi alies forton anstataŭ veni en vizaĝ-al-vizaĝan konflikton, por atingi la celon, al kiu oni strebas, per “nekonkurado”).

La plej bona generalo ne estas militema;
La plej bona batalanto ne ekscitiĝas de kolero;
La plej granda konkeranto venkas sian malamikon sen lukto;
La plej bona uzanto de homoj montras sin modesta al ili.
Tio estas nomata la Virto de nekonkuro;
Tio estas nomata la kapablo uzi alies forton;
Tio estas nomata la konformiĝo al la plej alta leĝo de la Ĉielo.

ĈAPITRO 69

(Tiu ĉi ĉapitro plu pritraktas la leĝojn kaj regulojn de batalo. En la milita areno, la politiko de Laŭzi estas retiriĝi por antaŭeniri, politiko, kiu estas esprimita en la propono preni la defensivon por gajni la venkon. Laŭzi pensas ankaŭ, ke la malamiko ne devas esti subtaksata kaj ke, kiam la du partioj estas egalfortaj, estas la indignigita, kiu havas pli da ŝanco por gajni la venkon.)

Granda strategiisto iam diris:
“Mi ne kuraĝas preni la ofensivon,
Sed preferas la defensivon;
Mi ne kuraĝas antaŭenmarŝi eĉ unu colon,

Sed preferas retiriĝi unu futon.”
Tio estas nomata:
Disaranĝo de neniam trupoj en batalordo,
Levo de neniam brakoj,
Alfrontado de neniam malamikoj,
Tenado de neniam armiloj.
Ekzistas nenia katastrofo pli granda ol la subtakso de la malamiko;
La subtakso de la malamiko preskaŭ perdis al mi miajn “tri trezorojn”.
Tial, kiam du egalfortaj kontraŭaj armeoj renkontiĝas,
Estas la indignigita, kiu gajnas la venkon.

ĈAPITRO 70

(Laŭzi plendas, ke oni ne komprenas lian verkon, nek praktikas liajn ideojn, kaj tial li povas fari nenion alian krom surhavi krudan veston kun altvalora jado kaŝita en la sino.)

Miaj vortoj estas tre facile kompreneblaj kaj tre facile praktikeblaj,
Sed neniu sub la Ĉielo povas ilin kompreni, nek praktiki.
La paroloj devas havi sian originon,
Kaj la agoj devas havi sian principon.
Ĝuste pro sia nesciado pri tio,
Oni ne povas min kompreni.
Tiuj, kiuj min komprenas, estas tre malmultaj,
Kaj tiuj, kiuj povas min sekvi, estas apenaŭ troveblaj.
Jen kial la Saĝulo¹ portas krudan eksteran veston kaj tamen havas altvaloran jaden en sia sino².

¹ Vd. noton de ĉap. 2.

² Tiu ĉi metaforo signifas havi talentojn, kiujn aliaj ne rekonas, kaj sekve teni ilin nur por si mem.

ĈAPITRO 71

(La temo de tiu ĉi ĉapitro estas memkono. Laŭ Laŭzi nur tiu, kiu rekonas siajn mankojn kiel mankojn, estas homo saĝa, kiu povas esti libera de siaj mankoj.)

Scii, kion oni ne scias, estas plej bone;
Ne scii kaj tamen ŝajni, ke oni scias, estas terura manko.
Nur tiu, kiu rekonas tian mankon kiel mankon,
Povas esti libera de tia manko.
La Saĝulo¹ estas libera de ĉiaj mankoj,
Ĉar Li rekonas la mankojn kiel mankojn.
Jen kial Li estas liberaj de ĉiaj mankoj.

¹ Vd. noton de ĉap. 2.

ĈAPITRO 72

(Laŭzi proponas trakti la popolon ne per subpremado, sed per liverado de vivrimedoj al ili. Li esperas, ke la regantoj prefere kondutos modeste, ol esti sinmontremaj.)

Kiam la popolo ne timas vian potencon,
Io pli potenca kaj terura baldaŭ okazos.
Ne malvastigu la loĝspacojn de la popolo,
Nek senigu ilin je iliaj vivrimedoj.
Nur ne subpremante la popolon,
Vi povas sentigi al ili nenian subpremon.
Tial la Saĝulo¹ konas sin mem kaj tamen ne estas sinmontrema,
Amas sin mem kaj tamen ne sin gravigas.
Jen kial Li preferas memkonon kaj memamon al sinmontremo kaj singravigo.

¹ Vd. noton 1 ĉap. 2.

ĈAPITRO 73

(Tiu ĉi ĉapitro predikas la sintenadon de Laŭzi kontraŭ la vivo kaj la antaŭdestinismo. Laŭ Laŭzi, ĉiuj aferoj estas antaŭdeciditaj de la Ĉielo, kaj la homo povas fari nenion alian, krom meti sin sub la disponon de la Ĉielo, strebante al nenio, farante nenion kaj dirante nenion. Tia senagado estas avantaĝa, dum agoj estigas malfavorajn rezultojn.)

Tiu, kies braveco kuŝas en aŭdaco, perdas la vivon;
Kaj tiu, kies braveco kuŝas en neaŭdaco, konservas la vivon.
El la du specoj de braveco, unu estas avantaĝa, la alia malutila.
Kiam la Ĉielo havas ian abomenon,
Kiu povus scii ĝian kaŭzon?
Tial eĉ la Saĝulo¹ trovas malfacila tion klarigi.
Estas la Taŭno de la Ĉielo,
Kiu ne batalas kaj tamen lerte gajnas venkon,
Kiu ne parolas kaj tamen lerte faras respondon,
Kiu, kvankam ne vokite, venas per si mem,
Kiu, kvankam malrapide, lerte planas.
Vasta estas la reto de la Ĉielo,
Kaj grandaj estas ĝiaj maŝoj, sed ĝi lasas nenion trairi.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74

(Tiu ĉi ĉapitro estas averto por la regantoj, kiuj tiranas la popolon per mortigoj. La regantoj, kiuj faras mortigojn anstataŭ la ekzekutisto, neeviteble venos al tre malbona fino, tial Laŭzi proponas ne trakti la popolon nur per forto, ĉar la mortigado ne povas helpi atingi la celon regi la popolon.)

La popolo ne timas morton;
Kial do minaci ilin per ĝi?
Se la popolo timus morton
Kaj mi povus kapti kaj mortigi tiujn, kiuj faras malordon,
Kiu do kuraĝus plu fari malordon?
Troviĝas ĉiam ekzekutisto, kiu estas preta fari mortigojn.
Fari mortigojn anstataŭ la ekzekutisto
Estas kiel haki lignon anstataŭ lerta ĉarpentisto.
El tiuj, kiuj hakas lignon anstataŭ lertaj ĉarpentistoj,
Preskaŭ neniu evitas vundi siajn manojn.

ĈAPITRO 75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konsilas al la regantoj ne droni en sia luksa vivo sen zorgi pri la suferoj de la popolo. Li laŭdas la regantojn, kiuj iagrade moderigas la ekspluatadon, asertante, ke ili estas pli saĝaj ol tiuj, kiuj faras troan ekspluatadon.)

La popolo suferas malsategon,
Ĉar tro multaj el la impostoj estas forglutitaj de la regantoj.
Jen la sola kaŭzo, kial la popolo suferas malsategon.
La popolo estas malfacile regebla,
Ĉar la regantoj tro amas fari agojn.
Jen la sola kaŭzo, kial la popolo estas malfacile regebla.
La popolo riskas sian vivon,
Ĉar la regantoj tro zorgas pri sia vivo.
Jen la sola kaŭzo, kial la popolo estas devigita riski sian vivon.
Tiuj, kiuj ne ŝatas sian vivon,
Estas pli saĝaj ol tiuj, kiuj tro ŝatas sian vivon¹.

¹ La regantoj, kiuj tro ŝatas sian vivon, neeviteble plipezigas la impostojn kaj tiel mizerigas la popolon.

ĈAPITRO 76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konkludas al ĝenerala principo, ke la mola kaj malforta estas la plej potenca, dum la malmola kaj forta estas la plej rompiĝema kaj proksima al la morto.)

Naskiĝinte, la homo havas korpon molan kaj malfortan,
Mortinte, li havas korpon malmolan kaj rigidan.
Ĉiuj estaĵoj, herboj kaj arboj, estas supraj dum sia vivanteco,
Sed ili fariĝas sekaj kaj rompiĝemaj post sia morto.
Tial la malmola kaj forta apartenas al la morto,
Dum la mola kaj malforta apartenas al la vivo.
Jen kial la armeo, fariĝinte potenca, frakasiĝos,
Kaj la arbo, kreskinte forta, rompiĝos.
Do la malmola kaj forta okupas la malsuperan pozicion,
Kaj la mola kaj malforta okupas la superan pozicion.

ĈAPITRO 77

(Tiu ĉi ĉapitro komparas la Taŭnon de la Ĉielo kun la socio. Laŭ Laŭzi, la Taŭno de la Ĉielo estas la plej justa, dum la socio ne estas tiel justa, kiel la Taŭno de la Ĉielo, kaj el tio rezultas socia malkvieto. Laŭzi rimarkis, ke socia krizo minacas okazi en lia tempo, kaj li proponas sian solvon — “senagadon”, neatribuon de merito al si mem kaj neparadon per siaj saĝeco kaj kapablo.)

Ĉu la Taŭno de la Ĉielo ne estas kiel pafarko,
Kiun oni streĉas por celado?
Kiam ĝi estas alta, oni devas ĝin iom malaltigi,
Kiam ĝi estas malalta, oni devas ĝin iom plialtigi.
Kiam ĝi estas tro streĉita, oni devas ĝin iom malstreĉi,
Kaj kiam ĝi estas nesufiĉe streĉita, oni devas ĝin iom pli forte streĉi.
La Taŭno de la Ĉielo estas
Malpliigi la eksceson por pliiigi la nesufiĉon.
Sed la Taŭno de la homoj estas male —
Ĝi forprenas de tiuj, kiuj ne havas sufiĉon, por doni al tiuj, kiuj havas superabundon.
Kiu do povas doni el la pli-ol-sufiĉo al la mondo?
Nur tiu, kiu posedas la Taŭnon.
Tial la Saĝulo¹ akcelas ĉiujn estaĵojn sen atribui al si la kontribuon;
Plenumante tion ĉi, Li vekas nenies atenton al sia faritaĵo,
Nek volas paradi per siaj saĝeco kaj kapablo.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78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denove laŭdas la karakteron de la akvo. La akvo ŝajnas mola kaj malforta, sed nenio malmola kaj forta povas ĝin venki. El tio Laŭzi konkludas, ke moleco, malforteco kaj humileco kaŭzas ne perdon, kiel ŝajnas, sed efektive gajnon. Estante reĝo, oni devas, simile al la akvo, porti sur si la humiliĝon de la tuta regno. Tiamaniere li ŝajnas esti en la plej malalta loko, sed en efektiveco li konservas sian altan pozicion super la popolo.)

Nenio sub la Ĉielo estas pli mola kaj pli malforta, ol la akvo,
Sed, en atako al io malmola kaj forta, nenia forto estas komparebla kun ĝi,
Ĉar nenio povas ĝin anstataŭi.
La fakto, ke la malforta povas venki la fortan
Kaj la mola povas venki la malmolan,
Estas konata al ĉiuj sub la Ĉielo,
Sed neniu volas sekvi kaj praktiki tiun ĉi leĝon.
Tial la Saĝulo diris:
“Tiu, kiu portas sur si la humiliĝon de la tuta regno,
Povas esti ĝia suvereno.
Tiu, kiu portas sur si la katastrofon de la tuta regno,
Povas esti la reĝo de ĉiuj sub la Ĉielo.”
Pozitivaj vortoj ŝajnas negativaj¹.

¹ T.e. veraj paroloj iafoje ŝajnas paradoksaj.

ĈAPITRO 79

(Tiu ĉi ĉapitro rekomendas solvi disputojn inter la popolo per la principo de “senagado”. Laŭ li oni ne devas meti malamikecon inter sin, ĉar la rankoro, kiun postlasas la malamikeco, estas malfacile forigebla. Kiamaniere do oni povas havi nenan malamikecon inter si? La plej bona rimedo por tio estas aĝi kiel la nepostulema tenanto de la ŝuldatesta stumpo. Se oni tiel agas, oni ĉiam estas helpata de la Taŭo de la Ĉielo, kaj tia ago estos repagita per bono.)

Post kiam du partioj en granda malamikeco estas repacigitaj, devas resti ia rankoro.
Kiel do tio povas esti kalkulata kiel afero bona?
Tial la Saĝulo¹, kvankam tenante la stumpon de ŝuldatesto,
Ne postulas de la debitoro la pagon.
La homo kun la Virto estas nepostulema kiel la tenanto de la ŝuldatesta stumpo;
La homo sen la Virto estas kalkulema kiel la kolektanto de rentoj.
La Taŭo de la Ĉielo, kiu estas partia al neniu,
Ĉiam helpas la bonajn homojn.

¹ Vd. noton 1 de ĉap. 2.

ĈAPITRO 80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esprimas sian admiron pri la antikveco kaj sian sopiron al sia Utopio, en kiu la popolo povus feliĉe vivi materiale kaj morale. Laŭzi idealigas la antikvecon kun la celo kritiki sian propran epokon.)

Malgranda estu la regno, kaj malmultenombra la loĝantaro.
Eĉ se diversspecaj iloj estus disponeblaj, oni ilin ne uzu.
La popolo ne risku sian vivon, nek transloĝiĝu malproksimen.
Kvankam posedante ŝipojn kaj kaleŝojn,
Oni havu nenian bezonon veturi per ili.
Kvankam havante armilojn kaj armaĵojn,
Oni trovu nenian okazon ilin elmontri.
La popolo revenu al la epoko de la uzo de ŝnurnodoj por registri aferojn:
Tiam ili nutrus sin per bongustaj manĝaĵoj,
Vestus sin per belaj vestoj,
Loĝus en komfortaj domoj,
Kaj trovus siajn morojn ĝojplenaj.
Kvankam la homoj de najbaraj regnoj estus recipooke videblaj,
Kaj la krioj de iliaj kokoj kaj la bojoj de iliaj hundoj estus reciproke aŭdeblaj,
Tamen ili neniam vizitus unu alian ĝis ili mortus de maljuneco.

ĈAPITRO 81

(En tiu ĉi ĉapitro Laŭzi ĵetas kelkan lumon sur tiajn kontraŭdirajn aferojn, kiel ekz. sincereco kaj malsincereco, beleco kaj malbeleco, boneco kaj malboneco, atentigante pri la nekonsekvenco inter la ŝajno kaj la esenco de tiaj aferoj.)

La sincera parolo ne estas bela,
La bela parolo ne estas sincera.
La bona homo ne estas elokventa,
La elokventa homo ne estas bona.
Tiu, kiu multe scias, ne elmontras sian erudicion,
Tiu, kiu elmontras sian erudicion, ne multe scias.
La Saĝulo¹ rezervas al si nenion.
Ju pli Li helpas al aliaj, des pli multe Li posedas;
Ju pli multe Li donas al aliaj, des pli riĉa Li fariĝas.
La Taŭno de la Ĉielo estas utila al ĉio kaj malutila al nenio.
La Taŭno de la Saĝulo estas konkuri kontraŭ neniun en ĉio, kion Li faras.

¹ Vd. noton 1 de ĉap. 2.